

現代作家叢文

梅林文集



一九三十四年庚元。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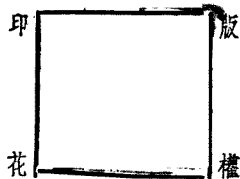
梅 林 文 集

現 代 作 家 文 叢 第 二 十 集



上 海 春 明 書 店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 現代作家文叢第十二集 •

梅林文集

初版一——一〇〇〇〇册
定價國幣

著 者 梅 林

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主 輯 者 梅 林

發 行 者 陳 冠 英
春明書店代表人

發 行 所 址：
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有限公司
分 店 址：
長沙南陽街中市

特約發行

南京 狀元境聚珍書局
廣州 光復中路二二八號東方書局

•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

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恐怕混同，要求改爲今名。考慮結果，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就決定了下來。

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其主要原因，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損害了作家的版權，影響了作家的版稅。其次，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不得作家同意，隨意竊編，隨意闕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惡劣，尤其餘事。但偏偏以「代表作」「傑作選」欺騙讀者。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爲保障作家權益，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同時代表作家版權，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

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有其歷史的原因。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的解決了。自然，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但事實會告訴他們，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

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應該親密地合作。因此，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前記

第一輯和第二輯是未曾收入專集過的散文、憶念、感想、隨筆之類的文字；第三輯則是採自嬰、瘋、狂、喬英、三個短篇集的小說。

在這冊文集裏的全部作品，讀者也許多少地可以看出，一個從事精神勞動的文藝工作者在抗日戰爭期間，有着怎樣的「愛」和「憎」，或從而多少地看到浮沉在抗戰急流中的一些小人物的面貌罷。

對於自己的作品，我不能說更多餘的贅話。僅只有以上幾句，是為「前記」。

梅林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記於上海

目次

前記

• 第一輯 •

故鄉	二
不安	五
白髮	七
遙念	九
散步	一二
文豪	一四
人物	一七
告別	一九
這樣美的	二二



第二輯

憶蕭紅.....二六
「靈山歌」的境界和品格.....三七
寒窗隨筆.....四四

• 第三輯 •

瘋狂.....五四
奇遇.....八五
地下火.....一一〇
三對夫婦.....一二八
陳可爲.....一四七
取締.....一六四

第

一

輯

故鄉

昨夜我夢見我回到了故鄉，但故鄉的面目我已經認不出來。

沿梅河的竹林，那縈繞着我的童年的夢的秀綠竹林，連根剷平；而村內平廣的稻田中間蜿蜒着一條蟒蛇樣的黃泥路，而且豎着木桿，貫連着電線。

全村雞犬不聞，聞無人聲。

「這是我的故鄉麼？」

我自語着，急速奔向我的家。

我的家——五代以前祖宗遺留下來的，磚砌的，堅固的三進院落，坍塌成爲廢墟，而且彷彿是經過火燒不久的；因爲粗長的棟樑焦黑如炭。

「這是我的家麼？」

我迴目四望，疑心這不是我的家，然而這又的確是我的家，那院心的一株枝幹半焦的木蘭樹，猶從磚堆隙挺出一枝碧葉。它的位置並沒有變動。

突然——那好像猛來的歡呼，我的背後發出幾聲犬吠。我旋轉身，一隻瘦弱的老黑狗撲上我的胸脯。牠舐着我的衣裳，我的手，歡悅地嘵嘵呻吟着。

「啊，是你麼，阿放麼？」

牠搖動尾巴，呻吟着，舐着我的手。

「老太太呢？阿放，二小姐呢？」

阿放只顧曉曉地呻吟，舐着我的手。

「你說呀，阿放！老太太呢？二小姐呢？」

我頓着腳，掃開牠攀在我胸脯上的腿，忘記牠是狗，不會說話。

但阿放似乎懂得我的意思，側着猶是興奮的頭兒，用潤溼的老眼凝視着我；於是伏在地下吠着，回轉身走向村後的山路。

我跟隨牠，走了許多似乎又熟悉又生疏的偏僻山路，而後在深山（似乎是銀峯山）裏的一簇農家的門前停留下來。

在門前的石級邊，坐着一個老年的婦人，我認得出是我的母親。

我奔向她：「娘！」低下頭：「娘！」

她顛巍巍的站起來，貧血的一雙手懸空摸索着。原來她已瞎了眼睛。

「喊娘的是誰？」

「阿芝呢。」我將兩手交給她：「阿芝回來了呢。」

「阿芝？」她摸着我的全身，於是從瞎眼裏湧出淚珠：「怎麼現在才回來？一走就八年！」

她哽咽着，用手捏去哀傷的鼻涕。

我流下了八年不曾流過的眼淚，「世界不好呀，娘。我不是有信麼？」

「信中什麼用？我要看你的人呀。」她埋怨着，繼續摸着我的全身：「現在我瞎了眼睛，看不見……」

她哭出聲來。孩氣地拭瞎眼邊的淚水。

阿放在我腳下擦來擦去，低低呻吟，好像在哭。我渾身如同針刺，祇得將話岔開：

「蘭妹呢？」

宛如受了雷震，娘踉蹌一下，幾乎跌倒。我扶她坐在石階上。久久她從牙齒縫裏迸出：

「蘭兒死了！」

「蘭妹死了！」我叫：「怎麼死的呀！」

娘磨動牙床，恨恨地：

「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從潮州打來，侮辱了她，她跳河……」

從娘的憤恨裏，我知道了我的磚砌的堅固老屋爲什麼燬塌；娘爲什麼孤苦地避住在這深山裏的親戚農家，喝着兩碗稀粥的經過；而這些悲痛憤恨的日子使娘瞎去了眼睛。

「你這不肖的！」娘忽然將憤恨擲向我：「現在才回來！現在才回來！」

然而她卻顫抖着雙手撫摸着我的全身，瞎眼裏滾滾湧出淚水：

「比以前長大了，大人了，要替蘭兒報仇……」

我大聲喊：

「我一定替蘭妹報仇！」

我投向娘的懷抱，但我感覺到如同投向深谷。醒來我的眼溼着，看向窗外，冷月斜掛在寒天。

不安

朋友M君走來對我反復的訴說：

爲什麼近來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

在朋友的歡樂聚談中，我感到惶惑；

在自己獨坐時，我如像沉落在夢魘中；

不是寂寞，不是悽愴，只是不安。

難道我在過着「非人的生活」麼？

我可以在絕對不吸一根一角半錢的劣等紙煙的禁律下，以腦汁以勞力換每天兩頓礦米飯。

難道爲了孩子的出生，在感覺着責任的重大麼？

我知道「天無絕人之路」的豁達觀是貧困時候的一種安貧治療法。

難道人們在對我滿嘴不帶感情的乾笑，或者小丑在鬼鬼祟祟的中傷我麼？

很簡單，那大可以看作一種滑稽的人間相，而付之一笑。

爲什麼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

國族前途的必然光明的信念並未動搖，我堅信燦爛的新中國就在明天。

而在和東洋軍閥艱苦戰鬥的今日，我並未放棄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崗位。

爲什麼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

是爲了不幸而爲「知識份子」在墜入自我煩擾的陷阱中麼？

我不也只是僅僅懂得二三千個方塊字和二十六個A B C D的「略識之無」的人？
呵，你告訴我，芝，我將怎樣自處？

我告訴他：

「你去死罷。」

M|君着驚的一跳：

「你對我鼓吹自殺主義麼？我還知道自殺是弱者；而我剛正二十七歲的青年！
我掉頭走開了。」

一九四〇，春，渝。

白髮

在糜爛的，煩囂的，歡笑的馬路旁邊，我遇見了老朋友李君。

我們在青島時就認識了的。我明白他的性情：爽朗，達觀，整潔，負責任。

他在一個交通機關的電報局服務，武漢撤退，他留在漢口法租界，同伙伴們提着小發報機，以一月三搬家的奇巧戰術，躲過敵偽羅網，替祖國服務。

去年五月間重慶第一次被炸後，他從漢口冒險來渝，丟盡所有，只帶了一條生命。

我們相見時，他照舊爽朗，達觀，整潔，一如往昔。

而今天相見，使我吃驚，他的頭髮已白了一半！爽朗雖在唇邊保留一二分，達觀已從他的蹙着的眉頭逝去。

我們站在糜爛的，煩囂的，歡笑的馬路旁邊，說着各人的生活。

他攢着眉頭說：

「我每月拿八十元，戰前的薪水。面子事，太太介紹進局子，拿四十元；吃軍米，兩個人，湊付事。可是，你說，抗戰什麼時候能勝利？」

「今年吧？黨國要人說，今年是勝利年的。」

「你一個月拿多少？」

「不如你。」

「但你好寫文章嘍。」

「文章寫不出。」

他的眉頭更加攢蹙起來，而我看着他的兩鬢的白髮。

一種衝動，使我陡然拍着他的肩膀，彷彿未經過大腦思索似的，對他喊：

「可是，朋友！忍耐呀！」

他像從夢中跳起來：

「那當然，那當然，嘿……」

他笑着，一面走開，一面回頭，揚手。

我看着他白髮，一縷辛楚從心底升起……

一九四〇，秋月，渝。

遙念

一

案頭兩枝插在赭色豆瓣罐裏的臘梅凋謝了。

是歲暮的日子，懷念舊友的日子。

翻開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記：

傍晚，成兄背了兩個包袱走來，他底多鬚鬚的臉孔，給江風吹得通紅。

他是從北碚漂烏篷船來的。

S|用一種風趣的語調對他說：

「淒風苦雨，漂烏篷船順流而下，恐怕吟詩不少罷？」

「心情不佳，心情不佳……」

成兄笑嘻嘻的說。他瞟着S|的新括過底光滑的臉部，案頭的臘梅，牆上的畫片，假意稱讚道：

「到底青年理論家，漂亮得很！」

山在一邊靜靜地說：

「新型紳士嘛。」

成兄爆發出愉快的大笑聲：

「新鮮得很！新型紳士，好新鮮的名詞嚇嚇……」
接着又說：

「城裏到底不同，有新鮮名詞創造，比如，新型紳士。鄉下就不然，油鹽柴米，整天發愁。嚇嚇……城裏有趣。」
適可而止，大家平靜下來。成兄在準備「小說中的人物描寫」要點，S低下頭繼續寫報告文學集子「戰鬥底圖繪」的序文。山讀着一篇小說原稿。

窗外下着冷雨，風嗚咽着；但房裏的空氣是溫暖的，穆靜的。

二

現在又是歲暮了，臘梅重開，又凋謝了。

而昨天，傳來可怕的消息：成兄死難了。

這是真的麼？我能相信麼？我不願意相信！

然而，熱情底愛國主義者的氣節是可想像的：

當殺人犯倭寇，在黑夜，從天空，從海上，突向海島轟擊，封鎖，登陸，惡毒底奴辱魔手即伸到眼前的那個時候……
成兄就在這樣的場合死難了麼？我能不相信麼？啊啊，我又能真的相信這悲壯的不幸麼？

從八日起，我們就各方奔走，發電到香港桂林，然而，沒有消息。

現在，傳來成兄死難惡耗了！

這是真的麼？真的麼？我們能相信麼？

我們焦急，我們哀痛！

而玄珠先生S泯之虹諸兄呢？

沒有消息！

哦，沒有消息！

他們，每一個都不能輕率地死的呀！不到一定落在仇敵底魔手的前一瞬，不到血鬪到最後，是不能輕率地死的呀！他們，每一個都是祖國底歌手，每一個都是人類靈魂底發聲者，每一個都是人類歷史的紀錄者！不能死的！

然而，沒有消息！

三

看向窗外，看向南天，雲層是陰低的，風是嗚咽的。

遙念着在血底海島上的友人們，遙念着他們底血的遭遇；遙念着他們珍重。

以對復活節的祝福，以對元旦的祝福；願人民底英勇武裝戰士與友邦底武裝戰士，將伸入海島的倭寇底罪惡魔迅速擊斷！

而隨着愉快底春天飛來愉快的消息！

我們焦灼而又徬徨地，期待着，遙念着……

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渝。

散步

窗外的陽光如此輝煌，而且溫柔的春風正在嫩黃的枝頭絮語着；時間是四五點鐘的下午，一個美好的將近傍晚的下午。我於是離開冷寂的屋子，走出去散步了。

我抱着雙臂慢慢的獨自一個人走着，我走到了巴蜀中學的廣場。已經放了晚學了，少年們早已走散，只剩下幾個在奔跑着，譁笑着，活潑得像小羊；而兩個似乎特別頑皮的少年，爬上了一株三四丈高的桑樹，用竹竿努力的打着枝頭桑葉。他們中的一個穿着紅絨的背心，映着春天的陽光，像一個火球。我羨慕他們那種專心一意採桑葉的工作了。他們爲了餵養心愛的小蠶，可以不怕危險地爬上三四丈高的桑樹。這是一種怎樣美好的氣魄呢？這是可以使懂得靈魂向上飛翔的意義的中年人拍手歡呼，從而體會出青春的生命力的雄闊的。

我微笑了，向他們大聲喊：

「小朋友，你們爬得真高呀！」

他們的鐘一樣的聲音回答我：

「我們還可以爬得更高的。桑樹有多高我們就爬多高。」

「但是當心呵，那太危險了。」

我剛一說完這句話就感覺到內疚了，這將恐嚇了他們，雖然這是出自很自然的善意。我感到羞慚和不安。好像自己不在不經意中基於淺薄的人道主義犯了一種自以爲善意其實是作惡的罪過一樣。如果他們聽了我的話腳筋一軟
跌下來呢？

「不會危險的。我們爬過幾次了，腳站得牢牢，一隻手緊抱住桑樹，跌不下來的。」他們如此平淡的回答我，語調非常自信。隨後又那末自豪的笑起來：「下面的桑葉給同學打光了，只有樹頂頭的還在。這只有我們纔能打得着，同學們別想。如果桑樹有天高，我就爬天高。嘿，我的驕兒比他們的長多啦……」

我不能再說第二句話，我帶着慚愧迅速的走開了。我怎樣能够再停留一分鐘呢，面對着高高爬在樹上的自信自豪而又愉快的少年們？我既不能參加爬樹分配一點他們的愉快，留在樹下旁觀說多餘的套話麼？

我走到一株大黃桷樹的下面了。黃桷樹的枝梢剛剛生出嫩葉，還是紅色的，帶着膏油的光澤。我似乎聽到它們在歡呼它們的生命力的旺盛。我對於這些紅色的嫩葉，即將成爲蓊鬱蔽天的嫩葉，感到了喜悅，感到了春的恩惠。我站在那裏，仰頭望着，由衷地笑了。

那一個魚塘枯涸了一半了，另一半水上佈滿了密集的綠萍，那是綠荳那末小的綠萍。魚羣不斷地喋喋着，顯得那麼寧靜。在魚塘的旁邊一座類似別墅的洋式建築，那門前的小花園，野薔薇正在含蕾，陪襯着巍峨的建築物和春意勃發的大樹，有一種安適的感覺。突然從那綠窗帘裏面飄出叮叮的鋼琴聲，同時一個女人的尖嗓子在唱着：「教我如何不想他。」我必須忠實說明，這使我厭惡。而且似乎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連帶地我感覺到自己的散步，也同樣是一種可厭惡的行徑。雖然我並不至於「連吃西瓜都想到戰鬥」的那樣可笑，但現在的這種厭惡感覺還是無法驅除的，我好像被抽了一鞭，迅速地走回來了。

我回來了，站在大門前，一個敞開胸脯的貧困的婦人帶着不滿一歲的孩子學步，她急於要自己的孩子長大。三個補篋匠挑着擔子疲倦的走過去了；兩個轎夫擡着空轎子打着呵欠懶懶地走過去了。我於是突然如此鮮明的感覺到，這悲苦的世界裏面的所有的貧困和疲倦，應該迅速地改變過來，應該像那採桑葉的少年的勇氣和自信將這個悲哀的舊世界擊碎，雖然現在正是春天，雖然現在陽光輝煌一如黃金。

一九四七，春。

文豪

我快要發瘋了，是的，簡直就要發瘋了；總是這樣沒有時間可以讓我又安靜靜的寫作。一個作家而沒有時間可以安靜地寫作，不發瘋是可能的麼？阿，比如今天晚上，當我正在繼續寫一部長篇的時候，忽然走進一個陌生的青年人。通了姓名，原來是我找的，並且記起了以前曾經給他寫過一封信。現在他是特地來找我談「如何寫作」這個大問題的。這可使我恐怖了。我既非文藝理論家，又非專門以「指導」青年「如何寫作」為榮耀的「專家」，怎麼能談這個幾乎比地球還大的問題呢？我祇能坐在他的對面，聽他一連串的發問。

「我怎樣纔能寫得好呢？我的感情很豐富，我很熱情，我的愛人的去世永遠使我悲痛……到底寫散文容易，寫詩容易，寫小說容易，寫戲劇容易呢？你看『塔裏的女人』寫得怎樣？『荒謬的英吉利海峽』好不好？還有『北極的風情畫』也很多人看的。現在我正看『戎馬戀』這部書值得看麼？我怎樣學習呢？怎樣寫纔有價值呢？……」

這真使我全身出汗，不知怎樣答覆，而且簡直無法答覆。我有點懷疑他到底有沒有思想，又懷疑他是否故意如此發問。一時弄不清楚。我想，即使跟他談文藝常識也是不可能的。我一句話說不出來，我沈默着。

但他又發問了：

「×先生，據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恨死了卑污的人類，恨不得把他們的奇臭的靈魂全部曝露出來；但是我現在做不到，真是苦悶極了。」

我煩躁起來，而且有點頭昏。但顯然，倘我堅持「沉默」則將引起他的反感。同時他繼續問下去老坐着不走呢？結果只得說了一點自以為對他還重要的關於思想方面的話，就是愛好文藝必須建立起思想系統；如果沒有正確思想作基礎，不把思想搞通，想從事文藝寫作，那是只有浪費時間浪費精力的。於是，我連帶談到怎樣判別是非，舉馬歇爾離華聲明爲例子；怎樣培養正義感，舉最近全國學生的反美遊行爲例子。但這些還必須有正確的思想作基礎，否則就不會判別是非，就不會有正義感，即有成問題。

他似乎有點領悟，於是又問：

「要培養思想看誰的作品較好呢？」

這使我爲難。中國作家的作品，我全部沒有看，除了我的幾個熟朋友的作品而外。但我不願意介紹我的朋友的作品給這位青年人。這是互相標榜的「文豪」們的事情。結果我介紹他先讀「大眾哲學」。

他足足坐了三點鐘才走。但我快要發瘋了。

二

重讀一下昨夜寫的日記，我感到羞愧了，我竟用那樣煩躁的心情紀錄了那一個來訪的青年人。我怎麼好那樣不尊重他的感情呢？而且如此辛辣的嘲笑他呢？即使沒有當面，而是寫在日記裏，也够使我羞愧和不安了。他的來訪完全是出自誠意，希望能從我的談話裏面得一點爲他所需要的東西，而我在日記裏嘲笑他了，爲了他問了過多的沒有質量的話。這是一種過失，以後我必須注意。我可以理解，即使他的思想成問題，即使他的愛好文藝僅是爲了自己的「好名」，但唯其是這樣的一個青年人，我就應該更加誠懇的接待他，告訴他或者還不知道的關於學習上的方法，使他能够從這裏打開思想的門，學習的門，從而變成較有希望較有力量的爲人民工作的一個青年人。這是我的工作，我

的義務，不能有一點忽略的。所謂文化工作或文藝工作，不僅要用筆，而且要用嘴和對人的良好的態度的。縱使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應該保持這種態度，否則那就變成了騙人的自私自義者了。我不一定比他懂得更多，但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人家，也算盡了一分的責任，可以無愧可以心安了。而我卻用那樣煩躁的心情在日記裏而嘲笑了他。

想到這裏，我感到羞愧，不安，心情起伏如浪濤；一眼看到案頭未完成的長篇，我簡直快要發瘋了。

一九四七，春，暹。

人物

他是科長，一個頗具交際事務才幹的人，所以他穿得好，皮大衣，金戒指，派克筆，鏡，亮皮鞋，宛如外交官。他說話五句，三句哈哈，吃了飯，用手掌掩住嘴唇剔牙齒。氣派完全上流的。但他有一種惡習，慣愛將鼻管裏的濃涕倒咯一聲從嘴裏吐出來。這是衛生家認為最可怕的，比含痰不吐聽人說話更膩人的。我向他指出這種可以使他的女朋友掉頭而去的惡習，他就朗然笑起來，說道：

「這是很平常的。很多大人物都這樣吐法的。」於是說起笑話：「女人決不會因你濃涕倒咯從嘴裏吐出來掉頭而去，就是你滿身狐臭或有其他惡氣味都不打緊。只要你氣魄大，穿着豪闊。比如你身穿三五千元的皮大衣，你就彎下嘴唇傲慢得凶，女人們也會向你丟過來媚眼的。你老兄只注意小節目，不講大場面。」

這許是他的經驗談，不純粹是笑話的。我不必驚訝。我所詫異的是他對於「吐痰法」的解說和補充：

「其實吐痰是隨各人的習慣而定。用手帕掩着嘴鼻哼喀，固然甚妙，但一想到袋子裏有些滑膩膩的痰涕，卻實在不舒服。用手指捏鼻子用呢？鄉下土老兒式的，難看得很。只有連痰帶涕一齊從嘴裏吐出來最簡便。很多人採用這種『吐痰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只好睜起眼睛看定他的安詳的臉孔，不得不驚嘆了。

他講了「吐痰法」講「跟的哲學」。據他說人類歷史是一部「跟」的歷史，嘍囉跟大將，大將跟皇帝。於是成功失敗，此興彼衰，演着「史劇」。所謂學問，只要適用於跟才有用，否則去它的。他說，他之所以能穿三四千元的皮大衣，是跟出來的。他將一直跟到有四人轎的自備轎子，汽車，洋房，鏡太太云。

我跌入沉思裏了，我好像看到一個「要人」在成長。

一九四二春渝。

告別

我記得這樣早，在東方的天空剛有一抹朦朧的曙色的時候我就起來了。周遭十分寧寂，甚至沒有狗的吠聲和雞的啼聲；但窗外的黎明鳥在婉轉的歌唱着。我就是爲了它的歌唱而起得這樣早的。

我站在窗前，這是一個沒有玻璃的用粗木條釘製的木窗。春天的晨風冷峭而又溫柔地飄進來，使我更加清醒，並且甜蜜；然而卻也混合着孤獨和悲哀。現在，我的心境我的感覺是如此不調和的，有如一個人剛離去而後會不可期的孤獨者，又有如一個人長期搏鬥而無成就企圖再鬥的白髮鬪士。但這種冷深的心境和感覺還是爲了窗外歌唱的黎明鳥。

黎明鳥，從來不失約地每天剛一黎明就在我的窗外歌唱的黎明鳥，這八年來我並沒有看見過它一次，祇是每天比任何鳥類更早在我的窗外唱歌。它的歌喉近似百靈鳥，音階複雜曲折清脆。它是一支極美的天然的樂章。而對它於我則起着鼓勵和安慰的作用。當我由於夜晚工作過度第二天還在酣睡的時候，它準時地在我的耳邊這樣輕微的呼喚了：「起來，黎明了。朋友，你起來，工作的時間又開始了。」當我由於憤怒，憎恨，悲哀，因而澈夜失眠，還在混亂的精神狀態裏而咬牙切齒或者嘆息的時候，它的清風一樣的聲音響動了：「你在痛苦中，我知道。但是橫眉怒目和悲哀的嘆息不能解決痛苦。現在你最好先看看黎明的天宇，然後你就會變得更冷靜更明澈更堅強了。」

於是我不能不這樣深湛的愛着黎明鳥。

如果說，在漫長的八年戰爭歲月裏，我也曾經工作過；並且不會給極端殘酷的現實所壓倒，能够支持到現在，至少黎明鳥的那一份溫暖的友情是有着一部分的力量。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持續力怎樣產生從那裏產生，我知道自己

的工作持續力怎樣產生從那裏產生。那是爲了愛。凡爲我所愛的，都將對我發生力量，即使爲我所愛的是鳥類。

但是，不久的將來，我要和窗外的朋友，那被我在沉默中深愛着的黎明鳥告別了。這使我悲哀，並非爲了不會和它見過一次面，感覺着有一種惘然的悲哀。現在我還不至於有這種淺薄的「詩意」。而是爲了和它告別仍然永遠有着對於它的鮮明的記憶，並且從而使我聯想起八年來的那些悲慘憤恨熱愛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裏，我有如發狂，有如爆炸，有如墜入地獄。它們留給我的紀念是和年齡不相稱的白髮皺紋，心頭的深刻的烙印，以及那沉重到無可再沉重的悲哀。我曾經不止一次用決絕的心情驅逐那些不幸的記憶，而終於因爲對於黎明鳥的愛反而使那些不幸的記憶更加鮮明。這是我的悲哀，將使我在無淚的沉默中永恆地悲哀。而且更緊密地使我聯想到這個醜惡卑劣的城市，怎樣殘暴地逮捕那些水晶一樣純潔太陽一樣熱烈的青年投入陰溼的石洞並加上電刑一羣一羣地虐殺的事實，怎樣用千百種吸器吸喝貧困的人民的血液的貪饞事實，怎樣文過飾非散佈全世界少有的無恥事實。這個城市的醜惡無恥暴虐一如巨大無比的蜘蛛，它的唯一的職務在於張佈羅網捕吃生物。我詛咒它八年，現在我將告別黎明鳥，我的詛咒愈加頻繁，我將以我的深湛無底的悲哀永遠地詛咒這個城市。

我將告別黎明鳥而無法告別，我有着如此之深刻的記憶，如此之沉重的悲哀，如此之強烈的詛咒。它們將伴隨我以至暮年以至死亡。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最大的不幸。但是我知道，最強烈的憎恨發源於爲愛而生發的深刻的悲哀，最大的憤怒發源於爲愛而生愛的深刻的悲哀，最堅決的反抗行動發源於爲愛而生發的深刻的悲哀。因此，不用祝福，我就可以相信，那些曾經在這個醜惡的城市居留過，曾經熬煎過八年的悲慘歲月，留下有沉重的記憶和無法驅除的悲哀的人們，他們將如一座鬱憤的火山，爆發起無數憤怒的火柱，焚燬這醜惡的吸血歷史，焚燬這殘酷的吸血世界。我知道他們有這種力量的，而且這種力量的行動的日子即將到來。

我將告別黎明鳥而無法告別，我祇能在牠剛一歌唱的時候就起來，帶着孤獨和甜蜜和悲哀，諦聽它的歌如同諦

聽朋友的警告。哦，黎明鳥！感謝你的存在你的歌，你給予我記憶過去，把握現在，矚視將來，這三者聯系總力量的永恆沉重的悲哀。

一九四七，一，廿六日。滬

這樣美的

這樣美的！

有如雪朝曠野上空的太陽那樣美潔高遠而溫暖；

有如寒夜朔風呼吼中的冷月那樣明徹冰冷而莊嚴；

有如無垠的澎湃波濤之上呼嘯疾飛的海燕那樣勇敢而自信；

有如爲書寫新人類歷史，經歷了舊世界的所有惡毒待遇，而仍然大踏步勇鬪的鬚髮花白的老者對於後生的那樣摯愛和慈祥；

有如孩童追求夢想物的熱烈和執着。

這樣美的！

人的心境和情操，靈魂和言行，要這樣美的！作爲一個不侮辱「人類」的人必須這樣美的！然而，賦有這樣美的品格的真美者在那裏呢？

在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目前的中國社會裏面，有這樣美的真美者麼？即使所謂「人類精華」的知識界有這樣美的真美者麼？

有的。然而不多。

這是一個詩人，一個真正的詩人。

他生活過來，不爲人知的真正生活過來；他搏鬪過來，不爲人知的真正搏鬪過來；而現在，他仍然真正的生活着，無

畏的搏鬥着。

在跑碼頭與捧靈牌的熙熙攘攘中，和由這種熙熙攘攘而來的沾沾自喜聲中，他冷笑了，同時一筆點明：這是騙子。在亦官亦商亦「無作品的作家」的羣集，露出被美國煙草燻黑的牙齒，大喊藝術文化的自命不凡中，他冷笑了，同時一筆點明：這是騙子。

在破爛的廟堂前打躬作揖，卑微地連聲喝諾；或自己「不擇手段」地建築破爛廟堂而傲然自尊，他冷笑了，同時一筆點明：這是封建餘孽。

在互相標榜，但在背後彼此唧唧喳喳，造謠生事，惹是生非的風習中，他冷笑了，同時一筆點明：這是封建餘孽。在各自誇耀「有辦法」，在火山上追求享受，但又以「進步」的「藝術」「文化」名義自豪，他冷笑了，同時一筆點明：這是市儈。

他不妥協，不忌諱，任何時候舉起憎惡的投槍，那樣正確地向所有的「無物之物」投擲。而對於在數千年古老歷史的巨岩下受難掙扎死亡的不幸者，和在一切的暴君們及其爪牙的罪惡的黑手壓榨之下的勞苦人民，他有大悲哀，大憤怒，大抗爭，以他的每一天的思維，每一天的感覺，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的生命。這樣美的！

一個現代中國的普羅米修士！從覺醒的勞苦人民中間出生長大成熟的一個現代中國的普羅米修士！

一個照耀中國舊歷史照耀中國未來的可以向舊世界驕傲的現代中國的普羅米修士！

歌頌追隨這樣美的真正詩人！

歌頌追隨這樣美的真正的工作者！

歌頌追隨這樣美的屬於勞苦人民的中國普羅米修士！

一九四七，四，上海。

第

二

輯

憶蕭紅

兩個月以前，從蓬子兄那兒看到魯彥給他的信裏有這樣的一句：「聞蕭紅於香港落落時病死。」

在戰爭時期，一個人的死，原是很平常的，尤其是病死，這頗像秋風狂吹落葉，不大使人注意——戰爭是把人的情感磨折得僵化了。然而，倘死者是你的親人，朋友，你卻不會這樣無動於中，總還是要感到悲哀的。當時我辭別了蓬子兄，帶了一顆沉重的心走回家來。我祇能以「希望」安慰自己，就是希望這不幸的消息是訛傳的。及後陷港，友人相繼脫險歸來，直接證實了蕭紅的死訊，希望破滅，於是我爲不幸而失去的友人低垂下頭。

最近八九年來，在中國女作家中比較勤謹寫作的是蕭紅。她不斷的以作品和讀者對面，和歷史對面，並在中國文藝園地上開放着還算健康美麗的花朵。關於這一點，正直的讀者，大概是不會否認的。現在她死了，爲貧病所逼，死在恐怖的香港。這是中國文藝界的損失。而她的友人們更有着深沉的哀傷，因爲她正年青，正有爲。

一九三四年夏天，由於寂寞，我請假離開了煙臺——那曾經山僧似的靜靜地生活了三年的美麗的山東葡萄園，和碧藍的渤海濱，到更爲美麗的「東方瑞士」的青島去，參加友人劉君剛接辦過來的一個日報（青島晨報）的編輯工作。就在那個時候，我同三郎（蕭軍）悄吟（蕭紅）老李（舒羣）認識了。他們從東北逃亡出來不久，和我們一道工作。也許因爲我們都有着以文學爲事業的野心，並且都正在下死勁寫作着的緣故，在報館裏的同人中，我們相處的比別人更好，更投契。我是住在報館裏的，三郎和悄吟則另外租了一間房子。自己燒飯，日常我們一道去市場買菜，做俄國式的大菜湯，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鍋烙油餅。我們吃得很滿足。

三郎戴了一頂邊沿很窄的氈帽，前邊下垂，後邊翹起，短褲，草鞋，一件淡黃色的俄國式襯衫，加束了一條皮腰帶，樣

子頗像洋車夫；而悄吟用一塊天藍色的綢子攏下粗糙的帶子束在頭髮上，布旗袍，西式褲子，後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於是，我們徜徉在蔥鬱的大學山，棧橋，海濱公園，中山公園，水族館，唱着「太陽起來又落山哪！」而在午後則把自己拋在匯泉海水浴場的藍色大海裏，大驚小怪的四處游蕩着。悄吟在水到胸部的淺灘裏，一手捏着鼻子，閉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陣，擡起頭來，嗆嗽着大聲喊：

「是不是我已經洩得很遠了？」

「一點兒也沒有移動。」我說，「看，要像三郎那樣，球一樣滾動在水面上。」

悄吟看了一看正在用最大的努力游向水架去的三郎，搖頭批評道：

「他那種樣子也不行，毫無游泳法則，只憑蠻勁，拖泥帶水地瞎衝一陣而已……我還有我自己的作風。」

她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

我第一次看到悄吟的作品，是在我們的報紙副刊（三郎編）上發表的一篇小說進城。清麗纖細，然而下筆大膽，如同一首抑鬱的牧歌。由這篇小說作引子，我讀着她和三郎合著的自費出版的跋涉。這是散文小品素描一類的東西（後來收入「商市街」裏面。）屬於悄吟部份的，其筆觸清麗纖細大膽。我告訴她我底讀後感，她睜着清澈而潤澤的大眼睛說：

「啊，是這樣嗎？是不是女性氣味很濃？」

「相當地。」我說，「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女性有她獨特的視覺與感覺，除開發展性的思維而外，應該和男性不同的，並且應該儘可能發展女性底特點的，在她的作品裏。」

其時她和三郎都在寫長篇，他們工作得很有規律，每天按時工作按時休息，因之成績很好。十月間，悄吟的長篇死場全部完成；她朗誦一二節之後，我讀着她的原稿，筆觸還是清麗纖細大膽，好像一首牧歌。

「怎麼樣，阿張？」一天下午我將原稿交還她，她這樣問。

「感想還好。只是全部結構缺少有機的聯系。」

「我也這樣感覺的。但現在爲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讓它這樣罷。」

三郎從書架上抽出一冊硬紙封面的原稿冊，拍着它，並且翻動頁面，如同一個孩子似的，傲然說：

「哼！瞧我的呢。」

「那麼，拿來讀它呀。」

「但是不忙，還沒釐清呢。」他說着放回書架裏去了。

這是八月的鄉村，後來在文壇上投下一顆炸彈似的一部著作，同時也是確立蕭軍在文壇上底地位的一部著作。

報館發生了問題，同人大體星散。我同三郎悄悄一直將報紙維持到十一月尾。我們窮得可以，吃不成烙餅俄國式大菜湯了。將離開青島那一天，悄悄同我將報館裏的兩三付木板床帶木凳，載在一架獨輪車上去拍賣。我覺得有點難爲情，說：

「木床之類，我們還是不要吧。」

「怎麼不要？這至少可賣它十塊八塊錢。」悄悄睜着大眼睛說：「就是門窗能拆下也好賣的。——管它呢。」

她大搖大擺地跟在獨輪車後面，蹬着磨去一半後跟的破皮鞋。

十二月初，我們坐上一隻日本船（好像是共同丸）的貨艙裏，同鹹魚包粉條雜貨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

這是一九三四年末的事情。

我們到了人間的天堂同時又是人間地獄的上海。

我們住在一個廉價的公寓裏，然後分頭去找朋友和租房子。第二天我搬到一間少年時代的同學楊君的亭子間裏去了。地點在法租界環龍路的花園別墅。所謂亭子間是長二丈多寬約丈餘的小房子，只能放兩張帆布床和一張寫字臺，三個人座談就可以互相呼吸着從每個人嘴裏呼出來的炭酸氣。上海我是曾經短期居住過好幾次的，但每次都是住在寬暢的有白衣僕歐打鞠躬的大旅館裏。現在住着這相同火柴盒子的亭子間，我這個在北方海洋地帶生活慣了的人，好像一匹從廣垠的曠野被趕進牢籠裏的野狼一樣，煩躁而氣悶，覺得一天也住不下去。

我安置好了行李，第二天回到公寓去，三郎和悄吟已經在拉都路盡頭租到了房子，一早搬出去了。我一路問警察終究找到了他們。這是近似郊外的平民區域了，臨窗有着菜園和蓬寮。空氣到還清新。他們租的房子是新建的一排磚房子的樓上，有黑暗的樓梯和木窗。我探頭向窗外一看，一派綠色的菜園映進眼簾。我讚美道：

「你們這裏倒不錯啊，有美麗的花園呢。」

悄吟手裏拿了一塊抹布，左手向腰裏一掙，用着假裝的莊嚴聲調說：

「是不是還有點詩意？」

我看一看她的偽裝的臉色和傲視的清澈大眼睛，又看一看三郎的閉着的嘴唇，那邊沿幾根相同汗毛的黃鬍子在顫動着，終於三個人爆發出大笑聲。

「眼前沒有一些自然景色，」三郎說：「是很難寫作的。」

「那末你就對窗外的花園做詩罷。」

「這應該由先發現它底詩意的人去寫一首詩。」

「你別以為我不會寫詩！」悄吟站在三郎面前咆哮道：「過幾天我就寫兩首給你看看！」

「A，你好兇呀，」三郎側着頭忍住笑聲，「早晨吃過幾塊油餅的關係嗎？」

他們就是這樣有生氣的。

「我住的地方也不錯的，」我說：「是『花園別墅』，門外又是著名的法國公園。」

「恐怕你那花園別墅是黑暗的小房吧？」悄吟立即就說：「法國公園你也只能從籬笆外面看進去吧？」

我的可憐的撒謊很快就給她指破了，我只好變撒謊爲訴苦，對他們直說着花園別墅如何黑暗得像灶房，空氣如何發霉，想寫作是做夢，再住下去要發狂等等。

「你搬來這裏住！」三郎用軍人的口氣堅決說。

「這裏窗外還有詩意的花園！」悄吟指指窗外。

我說：

「不妙，三個人會整天開座談會的。」

「我們可以定下規則，軍隊一樣工作起來。」

「不妙，事實上一定整天開座談會的。」

「你有布爾喬亞臭氣習！」

悄吟這一槍擊得我不能再說第三個「不妙，」我受傷了。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后裔，僥倖受點不倫不類的現代教育，又由於在「戰鬪的河邊」溜了一轉，慘敗下來，生活在近似天上的美麗葡萄園裏好幾年，恐怕真也有所謂布爾喬亞臭氣習。但在我的心裏還是堅持着「不妙。」

房子的地板是很粗糙的，那是未經過細繩的粗木板拼綴起來的。一張木床，一張書桌，一張木椅，這是房東出借的。在牆壁上又掛起了那張黑炭畫的三郎的背影畫像，和另外一張一個穿長袍的人坐在高聳的建築物下面對月臺彈琴的八寸大照片。而在一個角落裏一袋麵粉誇張的蹲着，幾捆木柴和炭堆在一邊，同時平常悄吟愛用的木柄平底小

鍋也本份的坐在新購來的泥爐子上面了。

「好緊張，怎麼一個上午就將這些物件辦齊全了？」

三郎鼻子裏慣常的唔了一聲，說道：

「這些物件一天也不能少，辦齊了放心。那一袋麵和炭至少可支持半個多月。唔，現在袋子裏還有十二塊錢……」

所謂生活是戰鬪，從這裏看出來，僅有的幾個錢，在一個特定的時空間內是比富翁們的一萬萬元美金更有價值的。悄悄在掏麵粉，準備烙她拿手的蔥油餅。我看看那一袋誘惑的麵粉，有着從內心發出來的珍惜，就如同一個孩子珍惜糖菓一樣。我說：

「我們從青島喬遷到這個人間天堂的上海來，還沒喝一杯，我們到館子裏去。」

悄悄一面掏麵粉，一面回過頭來，皺着鼻子大聲揶揄道：

「你算啦吧！」那意思很明白，就是等於責備的：你發財嗎？

三郎鄭鄭重重的，像一個家長似的，沉着臉說：

「這是浪費！首先我們要把自己的戰壕紮穩。這是上海！」

這是對的。結果買了一斤牛肉熬青菜湯送烙餅；而烙餅，完全無懈可擊，天知道，有多麼香！

我們在各馬路欣賞風景，狹小的南京路，橫闊的西藏路，秀麗的霞飛路，大致的走了一回。但所有的娛樂場是沒有興趣走進去的。只在永安公司的樓下去看了一通，那些豪華的「環球百貨」，五色繽紛的陳列着，還有一點好看的。三郎指一指那高貴的巴黎香水，對悄悄，眯着眼睛說：

「你就買它三五瓶罷。」

「我一輩子也不會用那會臭味的水。」

我們靜下來寫作，悄吟和三郎工作得很有秩序，每天有一定的時間靜靜的執筆，同青島時一樣，上海這奇異的大都市，對他們是不會有誘惑的；而我卻完全相反，和上海通的楊君住在一道，無法安靜下來，總是被拉到各馬路上去閒遊。我疲倦而厭惡，走到三郎悄吟那裏去。他們雖然工作得很好，而作品的出路卻是沒有的，那一袋子麵粉一天一天的減低下去了。

「東西寄出去，連一點影子都沒有。」悄吟說：「甚至連回信。」

「聽說上海文壇就是這樣的，」我說：「但是那一袋子麵粉再低下去怎麼辦呢？」

「有辦法的，」三郎出力的摸了一下臉：「先到第一流的大菜館去，點最好的菜，儘量吃一通，然後抹抹嘴走出來。」

「你自己開的大菜館？」

三郎隨着一隻眼睛，安祥的說：

「拳頭用來作什麼的？揮了幾拳之後，就有機會坐着吃不用錢的飯的。」

我看悄吟，她是神經質的，大眼睛在閃動着，潤溼而激動，彷彿在想一件即將到來的事情。我對三郎發出笑聲：

「你這是電影裏的場面，不必學習。」

三郎背着手踱了幾步，用他素來頑強的聲調堅決的說：

「前途永遠是樂觀的！」

一時的陰影就在這樣的堅強自信中掃除得乾乾淨淨。

上海的文壇是可怕的，有如黑暗的地獄；但在這黑漆的圈子中，有一盞燈照耀着有才能然而被損害的青年作家，這就是魯迅先生。他是一面戰鬪的旗幟，一個正直的圓脚規，青年們，尤其青年文藝工作者，傾向他，愛慕他，走着艱辛的

路。在青島的時候，三郎悄悄就和這位老人開始了通信，並將作品寄給他。到了上海，繼續通信，直接談話，則因為那時情形特殊，暫時沒有機會。

生死場，八月的鄉村，雖還是原稿，但這是兩朵即要開放的花朵；「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有同樣的感覺和信任。一九三五年初，我接到了一個電報趕回煙臺去了。悄悄三郎則仍留在上海。在夏天，他們開始在中學生、文學、太白等刊物發表作品。而在秋天，悄悄以蕭紅的筆名在「奴隸社」出版了長篇生死場，三郎以田軍的筆名出版了長篇八月的鄉村。

從此他們的名字為讀者所熟悉。

七七抗戰那年——一九三七年冬天，我們在武漢會見了。那時他們住在武昌的小金龍巷，和錫金住在一起，佔有着洋式的一間房子。蕭紅的臉色似乎比以前白淨和豐滿些了。她用一種「西洋女性握手式」跟我握手：側着頭，微笑着，伸出軟垂的手。這好像是一點改變，在以前她和人家握手，是把她底右手「老粗式」的有力地伸出來的。後來會談起她底西洋女性握手式，她大聲的笑起來，說那是故意裝出來的。

到他們那裏去談天的人大抵是文藝工作者，有一次，一個長髮，臉色蒼白，背微駝，有着嘶啞聲帶，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的人走進來；他從瘦細的手上除下棕色的鷄皮手套，笑着對蕭紅說：

「我這手套還不錯罷？」

蕭紅試着帶上那手套，那末坦直的大聲說道：

「哎呀，端木的手真細呀。他的手套我帶正合適哩。」

蕭軍坐在一張木椅上，同樣坦直的笑著。

這位蒼白色的，穿一字肩西服的瘦弱人，就是端木蕻良。

不久他搬去小金龍巷住在錫金的房子裏，和兩蕭的房子毗隣，有內門可以通達；於是，在房門上釘着寫上他們三個人的名字的卡片了。

在武昌，我們常去蛇山散步，或者站在黃鶴樓附近看長江落日。有一天下午，我們一同去抱冰堂，在路上，蕭紅去買花生米，蕭軍沒有陪她，先走了幾十步。她買好花生米，一看竟沒有等她，立即車轉頭衝回向家的路。經過趕去解釋，這纔走回來。

一九三八年一月，蕭軍、蕭紅、艾青、田間、端木蕻良，去山西臨汾民大，四月間，我聽到兩蕭分開的消息，蕭軍去蘭州，蕭紅回到武漢來，同端木蕻良一道，住在武昌小金龍巷——從前兩蕭住的那間房子。

我不常去看她，對於那間房子我有着不必要的聯想，大半是她同端木蕻良來我那裏閑談，或者偶然地一同去蛇山散步。

「是因爲我對自己的生活處理不好麼？」有一次她自己看見我時，如此突兀的說。

「這是你自己個人的事。」

「那末，你爲什麼用那種眼色看我？」

「什麼眼色？」

「那種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

我默然。

「其實，我是不愛回顧的，」她說：「你是曉得的，人不能在一個方式裏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種單純的關係中生活；現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

七月間，武漢開始緊急，蕭紅的「病」越發沉重，我們相約一同去重慶，但在八月初旬將上船那天，蕭紅因了有直

達的船落後了，我同羅烽和未克實現充當某報戰地記者底願望的端木蕻良先到了重慶。

九月中旬，她才自己一個人冒着危險到重慶來。她說：

「我總是一個人走路，以前在東北，到了上海後去日本，從日本回來，現在的到重慶，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似的……」

她到來重慶後住在歌樂山養「病」；一九三九年春病愈即同端木蕻良住在北碚黃梅樹，第二年（一九四〇年）春天，在臨江門看見她，頗為神祕的對我說：

「多幾天，我要去香港。」

「你自己？」

「兩個人。你別告訴別人。」

過了幾天她乘機飛去香港了，同端木蕻良一道。

她底飛港頗引起一些熟人的猜疑，後來她來信說明飛港原因，不外想安靜的寫點比較長些的作品。抗戰以後她是只寫了點散文之類的，其次，也是爲了避開討厭的警報罷。但在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正是國際問題專家們拼命討論「日本南進乎？北進乎？」的時候，因之香港的空氣是瘴疾式的，每次空氣緊張，蕭紅即來信說正在購飛機藥回重慶，希望能給先找便房子。但緊張空氣一過，她又延宕下來，以長篇馬伯樂未完成和有病爲理由。

她到了香港將近兩年的樣子，寫了兩個長篇小說：一爲呼蘭河傳，一爲馬伯樂，但都不如她前年底作品富有生活實感和生活色澤；同時也彷彿失去了她自己原有的那種牧歌似的風格，但不足爲異，她自從和蕭軍離開後，除了保存幾分坦直的性格而外，無論在那方面都可以看出她底「可塑性」，容易受接近她底人的影響，甚至作品的風格。

港戰發生，她那麼無助和悲慘的病死在恐怖的戰火裏。

對於這位女作家底死，在後方除看到幾篇悼念她的文字而外，只有在某處開過追悼會。據來自桂林的友人談，桂林作家本打算爲蕭紅開個紀念會，但後來有人收到一張近似「走江湖式」的「蕭紅紀念委員會」的草稿，大有招搖撞騙嫌疑。大家觀到一番後灰心下來。

了。寫這張草稿的人是借死人招搖，並且故意的侮辱死者；而她的友人們則覺得，死者的悲哀到了這裏已經是極度

一九四二，春，渝。

「靈山歌」的境界和品格

「靈山歌」使我們感受到一種無可比擬的精神力量的召喚和逼進，「靈山歌」使我們感受到一種從靈魂到每一顆細胞都被撼搖的巨大的震動；這就如同我們置身在暴風雨、雷電、地震的那個遭際，本能地堅持要站穩還要向前不可的那種可怕而又驕傲的感受一樣。這是如此真實和親切，在它的徹骨的震動和無比的精神感召力裏面，包括了對舊世界舊制度的絕對的憎恨，熊熊燃燒的戰鬥之火的昂奮，並不孤獨的號聲與驕傲，以及對於無數的死難先烈們的難以克制的哀慟。於是，從這裏面，我們就這樣鮮明地燦照出「靈山歌」的火山似的激噴的大柱，鋼鐵似的逼人的冷光，聖者樣的絕對不屈的莊嚴。並且，從而清晰地聽到中國近代史的血底進軍號角，堅決無畏的時代底行進的脚步，無數的中國普洛米修士擎着火把向前的高歌，實踐的理想主義者的獻身的樂章。然後，其實是同時，我們看到了生在勞苦人民底血漿裏的已經成熟的鬪士和詩人的山嶽一樣壯麗的品格聳立在眼前。

二

是的，「靈山歌」是中國近代史的血底進軍號角，它的淒厲而堅決，使舊世界震驚的聲音，對於我們這一代是熟悉的，隨切齒隨悲憤隨奔馳而俱來一樣熟悉的，就像戰馬之與號聲。三十多年來，我們生活在這種血底號聲裏。先烈的血喚醒了悲苦的勞動人民，後來者的槍火更正確地購準暴虐的君王的寶座。以「靈山」為象徵，我們「懂得了我們

爲什麼奔赴那悲劇而毫無懼色，而永不退屈！以「靈山」作象徵，我們永遠記得「一個悲哀和一個聖蹟」永遠記得「一個號召和一個標記」永遠記得我們這一代人的死難者的姿影。所有這些永生的浮雕，對於我們，對於覺醒了的勞苦人民，是深刻的，沉重的。於是，那歷史的必然，那聖蹟，不屈的靈山，堅執大義血旗的靈山，擴大而爲大地的海洋，人民的海洋，淹沒一切暴君的海洋，中國人民就要完全勝利。中國近代史的血底進軍號角，正在每一個地隅，每一個被害被宰殺的人的心裏，更加響亮地吹奏着。

三

是的，「靈山歌」是現代中國普洛米修士的歌。這是無可懷疑的，它的存在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中國的爲大我爲愛而獻身的實踐者，大抵具有普洛米修士的樸素的性格。說他們是愚蠢的農民粗魯的工人麼？當他們睜開眼睛看世界認識自己在新歷史裏面所佔的重要位置的時候，他們就那末當然地具有了那聖者普洛米修士的樸素性格；說他們也有所謂知識份子麼？當他們敢於投入烘爐成爲時代底動力一部份的時候，所謂知識份子的神經衰弱企鵝式的「複雜」就一掃而光地具有了那聖者普洛米修士的樸素性格。不然他們能够遍地點燃火把麼？能够成爲海洋麼？能够背負創造新歷史的重載麼？三十多年來的遭受最殘忍的監禁磔刑宰殺直到現在的普洛米修士式的性格普遍形成並發揮威力不就是最好的說明麼？「靈山歌」以生命以血肉歌唱了這樸素的性格同氣概。

「靈山歌」爲不屈和憤怒，頑強和蔑視，渴求「生命的無限的投擊」和「高度的愉快的閃擊」而歌；爲「駕御暴風雨」爲「一個親切的觀念的忽然想到」爲「一個親切的震動和哀慟」而歌；爲如豹似的被禁錮的「孤獨」和「凝視」和「夜望」和「火」而歌。但是這一切是爲了到達「靈山」一樣的不屈，爲了渴求再度擁抱戰鬥。「靈山歌」就是如此樸素的，人性的地英雄的，爲現代中國的普洛米修士而歌，同時爲他們所歌唱。

四

是的，「靈山歌」是實踐的理想主義者的獻身的樂章。它底音階是平常而大方的，愉悅而勇敢的，豪放而忘我的。正如「雪的歌」的旋舞韻律，正如從「夜望」中所見的向東方走去的一「渾身血跡和光燦的年代」的腳步節拍。平實實，健康而美。決不同於那些發自個人的「正義感」，但不忘沽名釣譽的虛偽叫喊，使人毛髮森然，立即掩耳而逃。雪底獻身，雪底飄舞，雪底擁抱大地，雪底孕育春天，那情調，那風貌，那氣概，是怎樣的單純怎樣的勇敢啊！怎樣的愉悅怎樣的忘我啊！而當它迎接到給予萬物以幸福的太陽，又是怎樣的無聲無形地隱退啊！我們的那些已經成熟了的，實踐的理想主義者的鬪士，不也正在用生命譜這樣的獻身的樂章麼？那音階，那韻律，那氣概，不也正如「雪的歌」一樣單純勇敢，一樣健康而美麗麼？

五

然而，作為生命與現實搏擊而迸發的血花，作為鐵石交碰而發射的火星，作為血與淚交織的現代史詩，「靈山歌」又是慘麗得使人目眩，沉重得無可再沉重的。我們且看「震動」這一短章：

常常的，我的心會突然的震動！

那是愉快的時間的預感？

一個親切的觀念的忽然想到？

還是對那退遠了的人們的懷念？

哦，它不分明，

然而它猛烈；我的心，因此，一陣的哀憫。

山嶺秀麗，青黛，

田野開闊，明靜；

天空是怎樣悠然地袒露着怡悅的胸懷，

透過那浮光，

我看見空虛，

然而我更看見充實和遠美！

哦，空虛不過是我虛妄的夢的投影，

而充實教我心跳，

而遠美使我神馳，

我馳騁，

我狂跳，

我熱望，

我堅信——

明麗的景色，

遼闊的光網，

更都使我清醒，寧靜！

然而可更有心力的萌生，
又使我不斷地顫動，哀憫？

我們再看「凝視」

你究竟是誰呢，這樣光彩，這樣晶瑩？

或者就是你，希望還是你呢，光榮？

就是你自己麼，永遠美光弈弈的生命？

那麼，你並沒有離開我，

你們都並沒有離開我！

唉！怎樣的虔敬的驕傲，

更是怎樣的驕傲的虔敬！

好像大風刮過保育的大野，

是你對着我呵！

好像農夫彎着腰，

扶起被風吹倒的作物，

是我對着你呵。

那麼，你並沒有離開我，

你們都並沒有離開我……

這血河的急漩的慘麗，這震破地壳的沉重，從生命與歷史與時代死命絞紐中產生，從最熾烈最決絕的內在鬪爭中產生，從靈魂的殷紅的血滴，從鋼鐵的頑強，從火山的熾烈，從無數的白髮，從無數的皺紋裏產生，從「靈山」相似的崇高的品格產生。並且，唯有具有「靈山」的崇高品格和鬪鬥精神的詩人，纔能那樣慘麗的沉重的歌唱「靈山」，配歌唱「靈山」。

六

這就是「靈山歌」的境界和品格，這就是「靈山歌」的深度和強度；而它的感覺世界的廣闊和銳利和具體（即在獄中吧，那鐵窗與槍刺能够禁鋼植根於鬪戰的血土裏的思想力的翱翔麼？）以及和內容和情緒結着血緣渾然一體的形式，就那末恰如其度地完成了它的史詩的命題，也許「靈山歌」不為一般「概念加材料」再加點個人的「熱情」而狂喊的詩人所理解和把握的罷。然而，當然，這卻正是它的驕傲。然而，當然，那些為大我為大愛而獻身的實踐者，戰鬥者，和受了「靈山」那聖蹟所感召的無數的後來者，自會以他們的灼熱的胸懷帶着鐵青的臉孔，堅實的擁抱它，並騰起雷樣海嘯樣的共鳴的。

「靈山歌」詩集。雪峯作。作家書屋版。

一九四七。六月六日深夜。

寒窗隨筆

一 讀「在病院中」

讀了玲的小說「在病院中」，覺得如此樸素，幾達到「爐火純青」境界。女主人翁陸萍是一個有着好的氣質和善良性格的青年，熱愛生活，忠於職務，有高尚的熱情和利他主義的理想；但唯其如此，她在工作崗位上幾乎倒下去了。有幾位在她看來完全不適合那新的生活環境，然而卻站在指導地位的人物，使她感到苦惱。在一次施手術的工作中，她給受火盆烤的土洞裏面的空氣壓倒了，躺了下來。而從此彷彿有人懷疑她，在散佈着關於她的流言。她消極了，打算另調換工作環境；但結果經過一位糊糊塗塗被鏟去兩條腿的人物的勸導，她清算了自己的不健康的情緒。

「同志，現在已算好的了。來看我身上虱子很少。早前我爲這雙腳住在醫院裏，幾乎整個人把我喂了虱子呢。你說院長不好，可是你知道他過去是什麼人，是不識字的莊稼人呀！指導員不過是個看牛娃娃，他在軍隊裏長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們都不行，要換人，換誰？我告訴你，他們上邊的人也就是這一套。你的知識比他們強，你比他們更能負責，可是油鹽柴米，全是事務，你能做麼？這個作風要改，對，可是那末容易麼……你是一個好人，有好的氣質，你一來我從你臉上就看出來了。可是你沒有策略，你太年輕。不要急，慢慢來，有什麼事儘管來談談。告告狀也好，總有一點用處。」他呵呵的笑着，望着發愕的她。

「你是誰？你怎麼什麼都清楚？我要早認識你就好了。」

「誰都清楚的，你去問問伙伙吧。誰告訴我這些話的呢？誰把你的事告訴我的呢？這些人都很明白的，你應該多問

他們談談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幾個人身上，否則你會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種劇烈的自我的鬭爭環境裏，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

表面看來，這最後的說教似乎有點公式，故意的放上一條光明的尾巴；然而，倘這篇小說沒有這最後的緊要的一轉，則將完全沒有意義，甚至將引起相反的效果。因為在主人翁陸萍的知識份子的眼光看來，醫院裏的各種現象是如此不合理，同時給她的感覺是如此不愉快，甚至是窒息的。對於這種不健康的情緒的清算是必需的；不過問題在於如何通過人物底血肉和靈魂而活生生的表現出來罷。

「在病院中」關於這一點，作者是處理得相當好的。

二 唯美舉例

在文藝社的會客室裏，一幅巨大的女性裸體油畫掛在牆壁上。這是一個酣睡在雲端裏由幾個有翅膀的小天使扶掖着的女神，肌肉的豐滿，線條的優美，色調的勻整，完全顯示出唯美派的藝術構造和匠心。那美麗的臀部和隆突的乳峯以及閉目酣睡的媚態，是如此的鎮懾着人底靈魂的。由於這一幅畫，於是幾個熟人談起藝術的階層性，H說：這幅以女性作為藝術題材的作品，是不是也包含有階層性？而主張階層性的人們是否也愛好這種唯美的圖繪？M說：資本主義社會的藝術大抵是以女人，死，愛情，以及自然，作為主要題材的。從這一主要傾向，當然地也就包含了階層性，即資產社會的腐爛和淫樂。比如眼前這幅女人裸體畫就是。但這種唯美繪圖是否為無產階級的人們所愛好呢？恐怕也許愛好罷？因為他們同樣是人，有本能，有慾望，不過有時間性，即在鬭爭過程中，是要拋棄這種藝術傾向的。這也許是所謂「功利主義」的一種解釋。至於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時代，是否需要唯美的藝術那是將來的事了。P笑着說：據我看，在那個未來時代一定會大大的提倡唯美的；因此，這幅女性裸體唯美畫要永遠掛下去的。

P1是一位唯美派的畫家呢。

三 迷人和殘酷的筆觸

在遭遇到過多的偽善者的臉孔和眼睛，在遭遇到過多的自命不凡的臉孔和眼睛，因而感覺着內心極端寂寞的時候，讀書是最足以忘懷的。

於是，我讀着俄國柴斯杜益夫斯基的「被侮辱與損害的」兩天兩夜工夫我把它讀完了。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地主華爾可夫斯基親王是一位見錢就抓，性格卑劣到世間少有，但外表是「笑面虎」的無賴。他爲了貪財誘拐一位善良的小姐捲逃她底父親的財富跟他到外國去了。然後，當他完全掌握了她的財富的時候，他拋棄了她，（就像拋棄破舊的手套一樣）並且作惡的留給她一個隆突的肚子；於是悲劇展開，那位可憐的善良女人生了一個小女孩，在十三年的長時期中，母女過着行乞的生活，並且到死得不到她底也已窮困得行乞的父親的饒恕。而此時那位貴族社會的皇代表，獵財者，無賴漢，華爾可夫斯基親王呢？他早已滿載而歸到彼得堡，在以他騙來的錢財和一位死去丈夫富有的年輕寡婦某伯爵夫人糾纏着，笑嘻嘻的擎着風情的酒杯，正在計畫着第三次的獵財；而同時拆散他的第一個妻子生的兒子的愛侶——小地主的女兒納特莎——並且用各種詭計使他的沒有性格的兒子跟伯爵夫人的繼女加特亞進行婚約（因爲加特亞有三百多萬的財產。）這位華爾可夫斯基親王，貴族社會的代表，獵財專家，以他的優越社會地位，處處佔上風佔勝利。他可以隨隨便便的侮辱人的身心與靈魂，並以他的白淨的圓臉孔笑嘻嘻地騙取女人的錢財。他算是勝利了。但他卻給他所遺棄的小孤女涅麗永世憎恨，直到她不幸夭亡的時候都不寬恕他。

故事是如此悲慘的，真是所謂不忍卒讀。如果你也有一顆善良的正直的心，當你讀它的時候，你會不自覺的有些

眼澤的，而所有被侮辱與損害的人又是怎樣的善良呵，怎樣的可愛呵，你真想擁抱他們，尤其是那個不幸夭亡的天真活潑卻又性格倔強的小孤女涅麗。

朵斯杜益夫斯基底細膩心理分析的筆觸是迷人的，同時是殘酷的。

一九四五，三，九日渝。

四 正確與廢話

記得在契訶夫的作品裏看到過一位專講「正確話」的可尊敬的人物，他每天板着臉孔用教訓的語調對人家講着諸如此類的話：「蘋果樹開花是要結菓子的，」「暑天走路是要出汗的，」「當時看了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感想，只是淡淡的覺得契訶夫這位寫實主義大師將這種人物寫進他的作品裏面去是多餘的，是筆墨的浪費。但是過後一想卻不禁有些悲哀起來了。」

「蘋果樹開花是要結菓子的，」「暑天走路是要出汗的，」「自然十分正確，正像一加一等二一樣。然而這卻正是廢話；因為它是盡人皆知的起碼常識。用板着臉孔的教訓口吻對人家儘講着諸如此類的廢話，那不但是滑稽，而且簡直是可悲了。」

這是契訶夫筆下的十九世紀末葉的俄羅斯人，用一般的話說，這是外國人，好像與我們中國人無關，而年代到底離我們太遠了。現在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按照進化論，應該沒有專門講廢話的可憐人物了。因此，當我們在什麼紀念日的會場裏看見一些硬着頸子儼然說着「今天是××紀念日，」或「我們抗戰八年了」的可尊敬人物，是不能和契訶夫筆下的人物相提並論的，反之，是應該肅然起敬的。因為我們是「在抗戰期間，」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塗在茶壺上臉盆上甚至是化妝品上以資警惕的「抗戰期間。」

所以我們應該向死去了的契訶夫驕傲，在我們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是沒有像他筆下的那種專門以講廢話自豪的可憐人物的。

一九四五，六月渝。

五 創作難

梅雨一天，氣候轉涼，穿夾衣尙覺冷淒。理應心安，事實不然，反徬徨了一天。

想寫點什麼，磨墨舖紙，相對半天，一個字沒有。

非爲無材料，只爲心情惡劣，靈感被放逐。

所謂靈感，決非憑空而來的幻影；而是建築於事實上的那種飽滿的情緒的燃燒。

我有這種情緒麼？然而，今天被放逐。

縱然有如許之多的材料儲藏於心腦中，情緒不飽滿，結果還是一個字沒有。

倘硬寫，我想，這不外如同壓榨石塊，沒有肉沒有血的僵死東西罷。

所謂「創作」是怎樣困難的一種工程，然而不從事這種勞作者，不能明瞭其中苦境。

人們嚷嚷然責難着：「抗戰五年了，可以達到國際水準的作品在那裏？作家那裏去了呀？」

這不單是責難，而且是刻毒。我說。

站在創作圈外的人（即使「批評家」罷，）好像以爲有菜根，有粗飯，有開水，有土製煙草，就可以揮出「偉大」

的作品來這末簡單的。

不是爲創作家辯護，不是滿足於現有的文藝成果；只是說一點精神勞動不像體力勞動，可以機械勉強從事，只是說一點創作底困難處。

爲什麼你情緒不飽滿不燃燒連一封信都寫得不像樣，即使你吃得飽飽的？

二十九，七夜渝。

六 暴風雨

天氣委實暴熱，連風都是燙人的。

這是預兆着有一場暴風雨將要來臨。

果然，在深黑的午夜，雷開始轟動，電閃劃破天壁，暴風夾帶着豪雨橫掃着大地。

馬路上，那傾斜的路基，奔瀉着山洪似的急流，附近的木頭房子似乎在顫抖。

我站在木窗前，眺望着，於是，想到北方的暴風雨，家鄉的暴風雨，捲沒日本軍閥的全國抗戰的民族暴風雨。

一下電閃，全房雪亮，我猛然一跳，感到目眩心悸。

我沒有勇氣正視這雪亮的電刀豪邁的暴風雨麼？

一九四〇，春，渝。

七 懷念何凝

C先生從白沙來重慶，晚上在T的房間裏開談。

從橫衝直撞的希特拉，談到「自欺欺人專家」張伯倫；從日本軍閥的「常識以下」的造謠，談到我們的抗戰前

途；然後終歸談到文學，談到國內外文學作家的生活及其作品。

C先生是致力於蘇聯文學的翻譯者，他所譯的作品爲中國文藝青年所愛讀。在中國文學上有過不朽業績的魯迅、何凝兩先生均是他的師友。

對於何凝C先生是很爲欽佩的。他認爲何凝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是一個文藝理論的權威者，同時又是一個對各方面都有獨出理解和創造的全能者。

「何凝對馬列主義有着深遠的研究，而將馬列主義及其藝術論靈活運用到文藝理論上，在中國，許是沒有人可以超過了他的。別人只是引用馬列主義的藝術論來證明自己所持的理解，甚至是移植性的公式引證；而何凝卻以植根於中國社會的自己的理解來引證馬列主義。他所翻譯的俄國作品，看起來如同中國化的創作；即使很難用中文譯出的語言，他也可以運用他的特出的才能恰到好處的譯出來；對原文亦極爲忠實。我曾經將他所譯的作品對照過原文。在翻譯俄國作品上，我得他的幫助不少……」

C先生以一種懷念友人的沉重語調說着，引起聽者一種感情的抑逼。在短短的二十餘年生活上，我相當的受過何凝的思想的影響。他底天才的光輝照耀着中國的「睜開了眼睛看世界」的青年們的前路。

魯迅是何凝的友人，他的豐富的作品，似乎只有何凝才可能批判地理解到最微細的部份。「魯迅雜感選集」那篇序文是怎樣有力 and 深刻和細膩；那是將魯迅的雜感的先知性戰鬪性，從中國社會根基上剖示出來的刀子。然而何凝已死難七年了。

爲了紀念這一個天才者，魯迅將何凝所有著譯集印成兩冊「海上述林」。這兩冊沉重的紀念品，其精美和貴重，在在可以看出魯迅沉重哀悼的心來。

這是一部中國近代文藝成果的寶貴遺產。

懷念着這一個不論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有着巨大勞績終以身殉的巨人。

一九四〇，五，七夜。

第
三
輯

瘋狂

我病了，是此地夏季的流行病，非常討厭的痢疾。我知道，這是三天前從挑擔的小販那裏買來幾個桃子，過於性急，用牙齒啃皮吃下去的結果。我很恨自己嘴饞，並且懊悔自己太過驕誇。我爲什麼不聽那個陌生人的忠告，一定要把桃子吃下去呢？

那個陌生人——知道他是誰？我算是碰到他兩次了，兩次都那麼公然的干涉我的自由。我討厭他就像討厭蚊子。光景他是一個專門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討好的人物。但是我爲什麼又有這種可笑的笑點呢？我一面討厭他愛管閒事，一面又覺得他並不像那些近以流氓一類的一物，就是那些善於嬉玩女性抱一杯水主義的女性敵人。他的眼睛多麼正直誠懇。

我這弱點，在現在病的時候，更加重了對我的壓力，我竟覺得那個陌生人有點可愛了。

我第一次碰到他是四天前的一个晚上。小王的小同鄉趙明得到兩張世界文豪高爾基紀念晚會的入場卷，我同小王一同去了。雨天剛過，人們坐在露天青梧桐下的板凳上。我同小王坐在對面石階上的凳子的第一排。這是最好的位子，剛好正對主席台和放映電影的布幕。我們靠近門窗坐着，當開映電影時，人們從院子裏站到石階上來了，完全把我的視線擋住，而一些比較輕浮的直向我擠挨過來，就像他們乘公共汽車直向女性擠挨過去那樣，連轉身都不能了。我一轉身向他們推開去，站起來並且伸長頸子幕向布幕，於是就從我左側後面一個人突然發出干涉的聲音：

「請站在前面的坐下罷，我們只能看見你的背脊骨了！」

我回頭向後左側掃射了一眼，迎着附近放映機的光線，一個穿淡白西服，廿八九歲的人，在對我睜着發光的眼睛。這是怎樣的使人生氣，我立即教訓他：

「站在我前面的人擋住了我的視線，難道我就不能站起來麼？你不能那樣隨便亂說人！」

也許我的樣子太難看罷，他正視我一眼，就避開我的怒目，彎下身子移前幾步拉了一下站在我面前的人說：

「朋友，對不起，請你蹲下去罷，你這樣的站着後面的人看不見的。」

木椿似的擋住我的視線的人蹲下去了，我於是也坐下，但我的位子給一個搶便宜的男子佔去了。我蹬着脚正在發作，坐在後左側的人又去勸他，用着相當純正的北方話說：

「你那位子是人家的。請來這兒罷，我的位子讓給你……」

他的勸告完全收到了效果，搶佔我的位子的人走開了。他那種做法，從好的方面看，也許就是所謂「見義勇爲」，或者也許就是所謂「注意公共秩序」罷。

但在我的心裏卻有着這樣的聲音：

「哼！又碰到一個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

在中國，特別在目前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這樣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多得像夏天的蒼蠅，差不多到處都可以碰到。我個人就不知道碰見過多少，至少二三十個以上。這種存心極壞的人物，倘使你對他稍爲表示一點好顏色，那末，你就上當了，慢慢他會跟你搭訕起來，甚至悄悄的將頭伸到你的耳邊，小偷那麼細聲問：「請問你小姐貴姓？」

對於這種人物，最好用一種莊嚴正肅的態度不要理睬，或者毫不客氣的給他當場搶白。我一向用這種態度，那天晚上，自然也沒有例外。

第二次呢？又碰到他那麼突如其來的干涉我的自由。

這是大前天，初夏的悶雨下了一整天，鬱熱而煩躁，傍晚時分悶雨停止了，涼風開始從江邊散步過來，藍天上有着水彩色的璀璨圖畫，空氣清爽而暢朗，人舒適得像剛洗過冷水浴。我同小王走出牢籠似的「慈善房子」，走上附近的石坡路去買桃子。在那路旁邊一座磚房子的大門口，站着一個穿白襯衫的人——誰知道是那一個？我們從路過的小販的筐子裏買到一塊錢香桃。小王吃了一個，我用牙齒啃桃子皮，正打算吃下去，那站在大門口的人突然說起話來：

「不對，你那樣的吃桃子要生病的。」

聽口音似乎有些熟，我定眼一看，原來就是在晚會裏干涉我站起來的那個人。怎麼又在這裏碰到他？並且又給他突突兀兀的干涉了一次。這是怎樣的氣人啊！我照老法子，沈下臉給他一個釘子：

「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你什麼事？」

他並不生氣，反而用一種家長似的口調，嚴正的向我們教訓了：

「請原諒，小姐們，我的意思是，小販挑擔子到處走，知道那桃子有多麼髒？你用牙齒啃去桃子皮就算衛生了嗎？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

這玩笑不是開得太出奇麼？憑什麼他有權利用這種聲調教訓我們？就憑他那陌生人的地位麼？這簡直豈有此理呀。我正要大大的發作，而小王卻大笑起來，挽着我的手臂就走。自然我不甘心。我大聲的對小王說：「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他什麼事？」又故意加上一句：「他也不知道新出的香桃有多麼甜脆！」算是給他一個側擊；然後我發狠的接連吃了兩個香桃，同小王走回去了。

「那個人固然太冒失，」小王說：「但他的話是對的。」

「你小心，那樣假公濟私的人物是最可怕的！」

我警告小王，但她只是閃着清秀的眼睛發笑，小孩子一樣。

現在我病了，而且這病是由吃桃子而起的。我想起那個陌生人的忠告，雖似的直刺入我心臟，同時感到一種悲哀和甜蜜的混合的情緒在內心波動。「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這樣有內容的話，適時的，當我一時的不注意，將髒桃子亂向嘴裏塞的時候，有誰向我說過麼？在動亂的年代，我東西南北的奔走了將近五年，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種話，也從來沒有人注意過我的健康。而他，一個陌生人，在偶然場合，看見我用牙齒啃桃子皮就大為不忍，那麼突兀的說出這樣關切的話；即使這些話是出自他的日常衛生觀點，或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獻殷勤的罷，總之，這種情緒是美麗的。這只有慈愛的父母親愛的戀人才能具有的。他，一個陌生人，我即使暴死在路旁邊又關他什麼事呢？然而，我知道他的話是對我說的，確確實實對我說的，決不會對小王，而且，在紀念晚會裏我向他瞪眼睛時，他明明畏忌我的視線，他那時所有的動作明明是爲着我。是的，明明爲着我，那個陌生人。

「小王，把鏡子拿給我。」

小王在低着頭寫信，不大理會我，只用一種推辭的話對着她面前的桌子說：

「在病的時候，最好不照鏡子。」

光景她在給她的戀人趙明寫信。這使我嫉憤。我叫：

「瞎說！快把鏡子給我。你寫信寫癡了麼？」

小王不大情願的站起來，急急的交給我一面鏡子，又急急的坐回去寫信。

我照着鏡子。我看到我的眼睛有着火燒似的紅影，並且周圍繞着晶瑩的水分，宛如清晨露水中的黑葡萄。臉頰上的紅暈退去了，蒼白而帶青黃。嘴唇，我自覺帶驕傲性的嫩薄菱形的嘴唇，灰白如魚肚。三天的痢疾就如此可怕的傷害了我的健康。倘在家鄉，這時候正是我的母親——啊啊，母親！現在你在北平平安麼？——撫着我的頭髮，慈和的俯在我

臉頰上，細聲說：「養一、二天就痊愈了，媽照顧着你。」這是怎麼的幸福啊。而現在，我流落在幾千里以外的遠方，病了，孤單的躺在小竹床上，有誰來照顧我呢？小王？現在她就白癡似的給她的戀人趙明寫着熱情的信，完全忘記我的存在了，剛才叫她鏡子不是也不情願麼？臉孔老得像家婆的劉英，她正爲自己的職業在樓下嘆氣；李芳，那個活像野雞的少婦，正在四處混錢，修飾她的羽毛哩，我連想都不想到她；院裏的幹事的小姐們麼，還不是都在心頭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或者在半瘋的心境下，過着沒有色彩，沒有意義，甚至使她們自己也厭惡的「混」的日子，而那一位管理我們的老大婆，只有用沒有感情的聲調對我說：「你吃一點藥」麼？

我是寂寞而悲哀的，長窗外的青梧桐的葉子，從東南晒的陽光投進來走樓角的黑影，好像是一些戲弄的魔手，惡意的逐漸向我伸過來。屋脊上的斑鳩在發出厭人的咕咕之聲，牠們的聲音是這樣的枯燥，簡直是鳥類中最厭人的一種鳥聲。而一隻雛雀站在窗外的樹枝上，竭力的哀啼着。我一翻身，在牆壁上又看到李芳的一些顏色鮮豔的旗袍，順眼看到她的竹床，凌亂的散佈着襪子內衫短褲。我不敢聽，不敢看，在我的目前，是一張可怕的生活圖畫。我閉上眼睛，煩躁的吞食着自己的淒涼，悲哀，鬱憤。我想，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需要收到一封比較親密的信：「清，你快樂麼？」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他」坐在我的床邊，那麼關心的注視我，說：「你安安靜靜的休息，明天病就好了呢。」我是不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我不能欺騙自己，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人啊。

我又想起那個陌生人的正直面影來了。

「小王，我寫一封信，請你送給他好麼？」

「誰？寫信送給他？」

小王吃了一驚，突然放下筆，跑近我的床前：

「你在做夢罷？」她睜着驚疑的眼睛說：「寫信送給他？他是誰在這裏嗎？」她忽然跳起來，拍着手掌：「原來我的

潮姐兒也有祕密呀！

「小鬼！什麼祕密？這是正正當當的。你知道，我二十四歲了。」

「嘖嘖！臉皮城牆一樣厚，」我二十四歲了！虧得你好意思說出來嘖嘖！」

小王一邊跳，一邊拍掌，扭動着她那陰士林布衣服下的圓胖的結實肢體，像在那裏跳新疆舞。她的小圓臉紅得像蘋果。她是美麗得有如一隻鸚鵡的，一個相當神經質並且相當玩皮的二十二歲的女性。忽然她停止跳動，走近我，嗷聲問：

「沒有這回事罷？到這裏來，我們常在一起，從來沒有看見你收過一封信，也沒有去看過什麼人，並且你不是說過，男子們的花頭你是領教過的麼？怎麼現在又忽然有一個他了？」

「現在情形不同，就忽然有一個他了。」
「是誰？你不能告訴我？」

我好不好將這時候的一剎那的感覺告訴她呢？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一種想像，一種衝動，沒有的事情。即使有點影子罷，然而那也是連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我又怎麼能夠說得出來呢？但這反正是解救寂寞的閑談，就順便，瞎談一陣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那個說我們不要吃桃子的人。」

「啊！我的上帝！」

小王雙臂伸向屋頂，裝出外國女演員的極度激動的表情，一匹小羊似的叫喊着。她的兩條細小的髮辮，擺動得像在狂風中的繩子，眼睛睜得雪亮，宛如黑夜裏的星火。很明白，她在極度的快樂中。我受了感染，也不聲的笑起來。

「但是，且慢。」小王平靜下來，正正經經向我追問：「那末，你們早就認識了？裝着那陌生的樣子，叫我們摸瞎麼？現

在說開了，你寫信叫他來看你呀，我馬上給你送去！」

說：這小鬼把打發無聊的閑談當作真事了，這必須加以否認，否則，傳揚開去，倒是一個很大的笑話。於是我也正經的

「別扯遠了。誰認識他？不過忽然想到我的病是吃桃子起的，曾有一個路人偶然說了我幾句，因而聯想起來罷。誰認識他？你別誤會。」

「多麼可惜！我們的清姐兒一見鍾情，而人家卻不知道！多麼可惜！」

「小王你再說，我可依不了。」

小王反而生氣了，一隻小牛犢似的衝到我身前，忘記了我的病，出力的揉着我的胸部，使我癢得發出笑聲來，而她從牙齒縫裏迸出恨恨之聲：

「抗戰五年了，我們從十多歲變成廿多歲。我們四處走動着，到處都是陌生的臉孔。做這件事，他們說不對，做那件事，他們開你的玩笑。現在住在這裏的『慈善房子』裏，乞丐似的被賑濟着。」她站起來，撇着嘴唇，睜着怒視的眼睛：「我們的生活是寂寞，煩躁，窮困，悲憤，我們不能有一個較親密的人挽着手走路麼？」她一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在這裏就只有你沒有伴侶呀，連那個管我們的灰頭髮老太婆也有一個。就只有你，尼姑似的，生了病也沒有鬼來看你。你活該蒙着被窩去叫媽。你看，我呀！」她跨出大脚步，走到她床頭拿出一疊信，「這是阿明半個月之內給我的信。我讀着這些信，比讀報上什麼大新聞更有味。可是，哼！你有麼？你這尼姑！」

小王從氣憤轉成嘲笑，又從嘲笑轉成氣憤，語句不聯貫的向我攻擊，彷彿我就是他的敵人。我知道，倘使有人跟她抬槓，或否認她的「戀愛至上」，她可以跟人家打架的。現在她兇得像一匹野貓。我看着她那激動的紅暈臉色，我的心起着辛酸的痛楚，我細聲對她說：

「你當心，小王。現在你有點神經病了。」

我感到頭昏，側身向牆，兩粒溫熱的淚珠滾出我的眼睛。現在我的精神是不是也有點反常？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聽到劉英從樓下回來，坐在她自己的竹床上，幽靈似的低低嘆息着。她也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她比我先進院一個月，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笑過一次，只是低低的嘆息着她那一句帶絕望意味的口頭禪。她的臉孔乾枯得可怕，雖才二十五歲，卻已有中年婦人的澀暗的皺紋；而且她的眼睛有點闕視，這就使她在這動亂年代成爲一個最孤獨的人；但她的性情並不怪僻，具有良善的性格和小學教員的溫柔的心情。抗戰以後，她是一直從安徽老家做小學教員做到這裏來的。現在她企圖能在一個機關裏做錄事。她的字寫得很挺秀。但這小希望也好像很渺茫，住院將近兩個月還沒有被介紹出去。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又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了一聲。這使小王不高興了，她正在試着壓下剛才的激動，重新坐在桌前給趙明寫信。「我的大姐，別這樣整天唉聲嘆氣罷。」這樣下去怎麼行，「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不就行了麼？」

「就是哪。」劉英愁苦的瞬着闕視眼說：「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你又來了！」小王跳了起來。

但在這個時候，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高跟鞋聲，李芳一珠白蓉芙花似的搖了進來。她丟下了一瓶橘精酒和一包東西，就開始像踢足球似的老遠向她的床下摔出脚上的高跟鞋，赤着腳站在地板上。她的豔麗的臉頰上沁着汗珠，她扯下她的西式白綢短外套，解開襟扣子，露出胸部和乳襟。她這些動作，光景也有些病態。她螻蛄似的在地板上移動着，興奮地解開那包東西。

「去他的來，我們來痛快的喝一杯。」她痛苦的咽着口水，「這是冠生園的廣東香腸，滴舌子，鷄蓉包子。」她找了三個杯子，各各斟滿，她自己先喝了半杯，「你們來喝呀，小王，劉大姐。」她臉轉向我：「唔，你在生病，不能吃，但不妨喝一杯橘精酒可以殺死病菌。」

小王猶豫的看了李芳一眼，立即下了決心似的拿起杯子。劉英也謙謙遜遜的拿了一隻包子。而我拒絕了李芳發明的可以殺死病菌的橘精酒。平日我是不大滿意她的「混錢」行爲的。就只最近一個星期有過三個男子來看她，對我們說這是她的同鄉；但他們的不同服裝和南腔北調的方言，證明是她新認識的朋友。她住在這裏是當作旅館的，而且她認爲這西式的別墅似的「慈善房子」比旅館更清淨，便宜，一個月才一百元，空襲不必擔心，防空洞就在對面山坡下。這裏的所有規則，她全部不管。她只是常常出去混錢修飾自己的羽毛。而今天她的興奮，顯然是在外面受了刺激的反應。我看她母牛喝水似的喝橘精酒，臉頰紅豔得如同一朵盛開的笑容。她咬扯着一條香腸，鮮紅的嘴唇嬌媚的顫動着，從端正的小鼻子裏發出一連串的媚笑聲。

「嘿，嘿，我們乾一杯。去他的。我們乾一杯。嘿，嘿……」

她媚笑着，潤澤得相同露水的美麗眼睛流盼着，她搖搖幌幌的找小王碰杯；但小王開始避開了，拒絕說：

「我剛才跟你乾過一杯了。現在我不能再喝了。」

她又搖幌到劉英面前，依舊媚笑着：

「來，劉大姐，我們乾一杯。我們是最親愛的……」

劉英愁苦的說：

「你知道我是向來不會喝酒的呀，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李芳失去了所有的嬌態，把酒杯狠狠的擡在地板上，潑婦似的吼叫起來：

「連你也欺侮我麼？什麼東西！我一個高貴美麗的女人，你這乾枯的老家婆也配跟我一起喝酒麼？你也不去照照鏡子！」

她潑罵着，用另一隻杯子乾了一杯；然後扯去她的湖水色綢旗袍，僅穿着乳襟和三角短褲，全身顯露出來，一條肥白的苗條的蛇似的，在房子裏四處扭動着，潑罵着：

「這世界，那一個是好東西？全是些下流胚子，只會欺侮人。我永遠給你們欺侮麼？永遠給你們玩弄麼？我要報仇，報仇呀！去你的，你們那些混蛋！」她忽然又媚笑起來，嬌聲嬌氣的細聲說：「只有我是一個好人，一個美麗聰明的女人。你們看，我的身體多麼豐滿，我的大乳房，過愛人和肥胖的小孩呀。瞧，我還會跳舞呢。」

她擦着地板跳華爾茲舞，又舞動手臂和大腿，說是探戈舞。於是她開始大聲的號哭：

「我的偉呀，你和孩子克朗死得好慘呀，日本鬼子的飛機把你們炸得看不見骨頭。啊啊，我的偉，我的克朗，你們死了，剩下我一個，我沒有了家，我到那裏去呢？我到處受人欺侮，受人玩弄，我活不下去了啊！我要報仇，打死日本鬼子，打死那些欺侮我的混蛋！」

她咬着牙齒，抓住一個杯子，出力向小王摔過去，這使我驚坐起來。而小王驚喊了一聲，閃過來坐在我的床邊，臉紅紅的喘急氣。顯然她又恐怖又憤怒。

管理我們的那位灰頭髮老太婆，被驚動走上樓來。後面圍了十多位幹事小姐，和一羣同住的院友。她們搖頭，皺眉，嘆息。而老太婆用乾燥的聲音對李芳說：

「你這樣鬧怎麼行？這裏總也有點規矩！」

李芳的憤怒集中在老太婆身上了。她揮着裸臂潑辣的暴罵着：

「什麼規矩，到處都在欺侮我，炸死我的丈夫孩子，這裏的小宿舍也不讓我笑，不讓我哭，不讓我叫麼？你的什麼規矩！」

矩，你有什麼勢力？日本鬼子的勢力，流氓們的勢力麼？你告訴我，你的什麼規矩？你打算不讓我住下去麼？你放心，我不會少你一個錢，不久有人用自備轎子把我擡出去的……哼！你也欺侮我，不讓我哭。啊啊！我的偉大的克朗啊，我的痛苦，誰能替我……」

我對管理我們的老太婆說：

「秦先生，你就讓她安靜罷，她完全喝醉了。」

老太婆接受了我的勸告，搖着頭走下樓去了，所有幹事小姐和院友也走散了。李芳已由劉英扶上她的竹床，在軟弱的哭泣着，並且嘔吐着。

我感到下部沈重，我叫小王扶我走到外面晒台上的木板房去。她的眼睛潤溼，終於流下了眼淚。剛才李芳醉後的瘋狂表演，使她感到悲哀；而我聽着劉英在房子裏幽靈似的歎息聲：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雖然向來倔強，不太愛流淚，在這個時候，也感到自己的心在痛楚的哭泣。

二

一個星期以後，我的痢疾痊愈了。我感覺到恢復健康的愉快。我對自己說，以後再不能用牙齒啃桃子皮吃桃子了。並且要注意日常衛生。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我想到那個陌生人，真奇異，這一點小小的印象，對我竟如此的深刻。

是傍晚，杜鵑在對面山坡小林子裏啼喚着。牠的哀悽的聲音，已不能威脅我。只覺得聒絮得討厭。我看着劉英在收拾行李，她的澀暗的臉上顯出不常有的笑容。她實現了她的希望，被介紹到一個機關去當抄寫。明天上班，現在她先搬

去。她和我們告別，良善的嘆息着，像一個出嫁的姑娘，帶着眼淚幽靜的說：

「再見，姊妹們。天南地北聚在一起真不容易……」

李芳用一種交際家的聲調對她說：

「別難過，劉大姐。希望你從此有錢，並且結婚，幸幸福福的過日子。」

「那裏敢有這大希望呢？」劉英睜着鬪視眼悽楚的苦笑說。

小王給她握手，簡單的說一聲「再見」，又坐回去寫信。

我沉默着，這平淡的別離，對我沒有什麼感動。在這苦難的年代，不單「生離」是平常的事情，就是「死別」也極普通的。倘爲了平常的分別而流淚是感情的浪費，不值得的。但我對劉英有一種不幸的預感，她的鬪視眼和澀暗的中年人似的臉色，好像已經決定她在職業上也將永遠絕望，正同她在戀愛上的命運一樣。這不是我存有「以貌取人」的一般流俗偏見，主要的是現社會在怎樣殘酷地虐待着貌醜的女人。也許偶有桃色的雲，金色的希望，在類似劉英的眼前飄閃；但這是一種可怕的捉弄——推她走上興奮的山巔，然後踢她墜入深潭，遭受加倍的痛苦。我想，現在劉英笑着出去就業，也許不久就會依舊提着她的簡陋然而清潔的行李走回來罷。

我沉默着。

劉英提着行李幽靜的走了。

我自己的職業呢？我不著急，反而對它感到頭痛。現在無論那一種職業，儘管披着美麗或堂皇的外衣，都在那裏把女性當作點綴品，好像飯後招待客人的點心一樣，擺擺樣子，甚至機械的窳息她們。我個人，從七七抗戰，由北平逃到漢口，以一個十九歲大學一年級的女孩子，熱情地投入集體訓練的行列，在那裏認識了小王。於是在抗戰的後方不斷的流轉着；而在一個怕人的春夜裏，一位平日對我「另眼看待」的上級人物，突然跑近我的床前，泰山似的向我壓下來。

我拼命掙扎驚喊，連夜逃到別處去。做了幾次辦公桌上的點綴品，又痛苦的逃到這陌生的山城。現在提到職業，委實不大感興趣。但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想重新讀書，但在外奔跑了這幾年，所有課本知識都生疎了，尤其是數學英文，倘再入學，那恐怕只有從高中一年級重新讀起。這使我躊躇，而且在「社會大學」裏我已經學習了很多，課本知識也不能滿足我的。其次，我想做的事情似乎還很多，但都不能做。一種無形的牆圍繞着我，一種深重的氣壓窒息着我，使我的心境陷在半瘋狂的狀態中。我在等待着一個美麗的或者可怖的爆發。

小王寫好信，站起來，愉快的說：

「劉英一走，我也聽不到『這樣下去怎麼行呢？』了，真是高興！」

「暫慢高興。」我故意對她說：「劉英有職業了，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她假裝驚訝的露出白牙齒，搖着她手裏的信，「我做這個玩意兒不是滿開心麼？」

我瞭解她這種對自己的故意嘲笑的動作，如她自己所說，她是一個「苦悶的女性。」由於看到過多的人間醜相，以及遭受了過多的冷酷的打擊，將熱情從理想遠景上收回來，無可奈何地轉移到寫情書上面去的。

「恐怕不怎麼開心，能你老寫着那些信。」

「寫着好玩，今天過了，明天再說。」

「但你的趙明……」

「你的尼姑式的心境，不能瞭解有伴侶的人。」

她跑步走下樓去了。

她知道我不滿意趙明。那是一個有着低鼻子，白淨圓臉孔，小眼睛，油滑，自負聰明，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在一個機關裏當科員，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就非常之壞。他睜着鷄似的小眼睛，用一種嘶啞，雄鴨叫的聲音對我說：

「密斯清，同我們一塊去看『春宵風月』電影。」

自然我謝絕了他，而他卻用有極熱的老朋友的態度，學着四川話腔調說：

「去嘛，客氣啥子！」

他是庸俗得難以形容。我警告小王：

「這種人要當心。小同鄉也不能常接近。」

起初她似乎還聽從，用沉默考慮我的警告。後來她只是發笑。最後她一聽到我提起趙明，給我嘲笑以後，就走開了。我並不覺得奇異，正像小王不奇異她自己的行爲一樣。因爲，我知道，她是用一種自暴自棄的心境，在實行她的「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主義的。這心境連我都覺得可悲的。

「我就不愛寫什麼信，」李芳在試穿一件湖水色的綢旗袍，在地板上漫步着，「要麼，他來看我。要麼，我去看他。寫信，麻煩吵。」

她軟軟的拉長聲音說着流行的「綜合官話」，照照鏡子，又歪着頸頸看一看她自己的隆突臀部。

「我這件旗袍襯身罷，密斯清。」

「完全適合你的美好的身材的。」

「我麼，我是一個昂頭闊步的未婚小姐，」她撇着紅嘴唇半嘲弄的說：「正像那飛着的雲雀一樣自由呢。」

從她的喉間發出一串畫眉鳥叫似的笑聲。

我點頭贊同她對自己的嘲弄和自滿，自從她酒醉那一次後，我同情了她。我看出她的靈魂並不污濁。

她是溫柔而暴躁的，喜怒無常的，性子有如鬱憤的五月天。在她心平氣靜的時候，像一泓藍色的湖水那麼嫺雅，細心的變更着她的烏黑的頭髮式樣，或者隨意讓它散開，穿着淡藍色的長臥衣，站在窗前眺望，側着小巧的頭諦聽着樹

上白頭翁的洞簫似的鳴聲。或者拿了一本小說，半斜傾的躺在床上，貪饒的一直讀到頭痛為止，而當他憤激的時候，有如一陣風暴，此如，剛纔還是好好的如一泓湖水，現在她卻又那麼突兀的暴跳起來，母雞一樣直衝到我面前，教訓道：

「密斯清！一個女人決不能太傻氣，應該敢做敢當，乘年青，乘美麗——如果你這樣美麗——趕緊抓點錢！」她加重口氣說：「錢，錢是決定一切！你瞧，有一天，我要坐四個人擰的自備轎子，」她舉起大腿，高貴的凝視着我說：「就用這個姿勢坐在轎子上面，掛着黑眼鏡！」

她眈眈的傲視着，站在那裏，好像她已經坐在自備轎子上。

「但這是墮落行為啊，」我苦笑道：「我的小姐。」

「墮落？哈哈，這也算墮落？」她乾笑，然後憤恨的咬着牙齒：「男子們是卑污齷齪狠毒透底的，我們也要用狠毒對付他們。錢在他們手裏，死命把它撈出來。是的，死命把它撈出來！」

她在房子裏旋轉了一陣，又像瘋子似的停在我面前，說：

「也許你不能像我這樣，如你所說的墮落行為。你是純潔美麗高傲的，正像天上的仙女！但是我，」她兇惡的質問我：「誰使我這樣？你會說是日本鬼子，不錯，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還有什麼原因逼使我過這種苦日子？的麼？」

此刻，她的心境完全是歇斯迭裏的，不可理喻的，可怕的我只有苦笑。並且我也沒有什麼「大道理」好跟她說。即有，也說不通的。我的苦笑使她心涼，安靜下來，溫柔的握着我的手說：

「你懂得我了，是不是這就好了。我，一個知識女性，並非不懂得自己啊。」

她鬆開了握我的手，走去穿上她的西式的白綢短外套，穿起白皮高跟鞋，挾着手提包，向我揚一揚白海鷗似的臂膀，扭動着豐滿的彈性臀部，那末俏媚地，一匹美麗的小白牝馬似的走出門去了。

我喘過一口沉重的氣，走下樓。是感傷，是憂愁，是苦惱，我分析不清楚。我只感到似乎人類的所有複雜感情都攙集

在我的心頭，起着一種無聲的可怕的滾動。我迷惘的走在槐蔭下的石子路上，我不能具體的感覺，具體的想像，具體的觀察。一隻兇惡的百勞鳥的嘶聲長鳴，才使我的感覺恢復了敏銳，開始覺得清涼的晚風在我的頭髮上游戲，同時拂去我的迷惘。我向前看去，在一個坟墓的石欄上，樹林子的繁密枝葉下面，小王和趙明並排地坐在那裏。

我回頭走開了。

「小王也許幸福的罷？」我想，「但像趙明那樣庸俗的人物……」

我順着小道，走上那石坡，經過前次買桃子的那座磚房子。我向大門瞟了一眼，那曾經冒失地忠告我的陌生人，不在那裏，只有一個少婦抱着孩子站着乘涼，我微微感到失望，又微微感到怨恨。

「他到那裏去了？不住在這裏麼？笑話，我可不是來看你的，我是出來散步的……」

我的臉孔發燒，直延展到耳根。是羞愧麼？我不承認。我大踏步的走回來。

深夜，對面山坡上的杜鵑的哀悽啼喚，又開始威脅我，我感到孤獨和悲涼。初夏的夜是如此溫柔寂寞啊。

三

我們三十多個，大都是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從各戰區來的，停留在這「慈善房子」裏，等待解決職業或升學。每天早晨，唱歌升旗，然後自修，間或有「名流」來作精神講話。每一個名流所講的都是我們早就爛熟了的那一套。他辛苦的講着，我們辛苦的聽着，或者沒有聽到疲倦的打呵欠。我們倒不如讀些有內容的小說，在那裏面看點人生畫面，看點實際生活的形象。

讀小說在我們之間成了一種風氣。

於是，負責人就間或約些「曾經是文學家」的人來跟我們講話。聽過幾次，並不新穎。他們也大抵講那我們早就

爛熟的一套。但當那位岳陽，在他的那冊「憤恨」新著裏面曾經接觸到我們知識女性羣的生活的，並且曾經替我們吶喊出悲苦的聲音的岳陽，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好像被逼在狂風暴雨的山巔上，在恐怖中，面目蒼白的驚叫起來。

他走進我們的講話室裏來，他好像故意替我帶來了一場可怕的疾病，又好像故意替我帶來了一顆炸彈。我心臟悸痛，並且似乎就要炸裂。當時我看了他一眼，隨即頭部沉重。我俯下頭去，又擡起頭來。我昏昏沉沉的看見他慌亂的講着。他並不看我，但似乎總是將視線看向李芳的淡紅芙蓉花色的臉頰，而她，李芳，不安靜的扭着她的手指，好像在微笑。我的心一陣寒涼，並且全身顫悸。我向講話人投了憤恨的一眼，我這才看出他已從慌亂轉到平靜，在講着：

「中國的女性是悲苦的，千萬種的鎖鍊，綁着她們，千萬種的鞭子，鞭撻着她們；因此，首先她們要懂得自己，健康自己。在殘酷的圍攻中，要站穩，即使被擊倒，也要用更大的毅力再站起來。而且要比以前站得更穩，憤恨的揮出拳頭去……」

在我昏眩中，他講着講着，於是點了點頭，一陣掌聲，他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小王跳到我身邊：

「原來岳陽就是他呀！」

「我頭痛。」

小王繼續糾纏我：

「太過於興奮了罷？」

我睜大眼睛對她叫：

「你給我走開好不好！」

她靈精的笑一笑，跑上樓去了。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閉上眼睛，感到從來不會有過的疲倦。

「起初口調不怎樣好，慌亂得很，」我聽李芳在對小王說：「但後來漸漸好了。你說是不是，小王？」

「是哪。」小王嫵媚的答覆她。

「話也並不怎樣新穎，態度可十分誠懇，他的眼睛好像有點潤濕。你說是不是，小王？」

「是哪。」

「要站穩，是的，要站穩。」這是李芳在獨語了：「但是跌在深潭裏的人，怎樣站得穩？哈哈，我怎樣站得穩？」

我抽出薄被單把自己的頭蒙了起來。

沒有水分的日子，沒有色彩的日子，窒息的日子，抽搖的日子，我再不能忍受。我要像春天的菓樹，壯茁的發芽，燦爛的開花，豐碩的結果。我要坐在美麗的搖籃裏，飛盪在空中唱我自己的歌。我要求深入靈魂深入血肉的大歡樂，我也不怕從空中被摔拋下來，全身跌成粉碎的肉醬！

小王曾對我說：

「你寫信給他。」

「你知道我高興寫信給他。」

三天之內，我走到那座磚房子的路上去了兩次，沒有一次碰到。這很好，他在躲避，或者根本對我沒有任何印象；但是，我知道，總要有時候見面。

我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我不知道，是的，我不知道。我沒有想到就向那裏走去了。這時候我是昏昏懵懵的。現在，我五次走去了，我看見對面他來了，從城裏回來，那末憂悵的樣子，走在石坡路上面。我走在前頭，我不走向回

「慈善房子」的路，走下向西的那條林蔭小道。我站在那裏，回頭嚴肅的看了他一眼。他遲疑的頓住腳，終於向我走來……

我忽然清醒，感到軟弱，並且感到羞怯。我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一直走到茂密的小黃泥路，坐在那作為林圃的高陽的草地上，面向着坡下的一泓藍色大魚塘；那佈滿着綠萍的塘邊，許多破破爛爛的婦女，在跪着洗濯她們一輩子也沒有機會穿到的美麗的時裝。

他走到我的身邊，似乎在嘆息着。

而我用沉默，羞怯，和帶點憤恨的奇異情緒支持我自己。我擡起頭瞥了一眼他的慌亂的眼睛，我很想帶憤怒的語調對他說：「你嘆氣麼？」

他不安的站在那裏，蒼白着臉孔，說出他的話：

「你是可怕的，你的眼睛，你的聲帶，你的臉孔，以及你的嘴唇和全身的动作，當你發怒的時候。」

我笑了，這正是我所要聽的。我並沒有冒險。而且，這奇特的說明，如此新穎，這要比庸俗和虛偽美麗過幾千倍。

「我想，我說了這幾句話，就應該走開。」

我沉默的看定他的眼睛，起初它們是堅定的，憂悒的；而後轉成惶惑迷惘，終於避開我的視線，看向坡下的藍色大魚塘。

我感到憂悒和羞怯，近乎窒息的沉默着。我對他說什麼好呢？

但我忽然想起李芳扭手指的態度，我全身一震，我跳了起來：

「好，你就走開，我知道李……李芳……」

他睜大眼睛，驚訝的看定我。

「李芳那一位李芳？」

我憤氣的說：

「就是那位臉頰芙蓉，花色的，美麗得像一匹小白牝馬的李芳！」

「我不懂。」他顫動着喉核，像在囁語。「我不懂。這太奇異了。」

但我像走在狂風中一樣，向他頑強的逼進：

「你到底認識不認識她？」

「在我的記憶裏，」他說：「除了在紀念晚會裏看到發怒的臉，擡起的菱形的嘴，用牙齒啃桃子皮時的天真，和我被人拉去不得已走進講話室看到一對睜得大大的奇異黑眼睛，刀子似的刺着我而外，我沒有看到小白牝馬。」

我繼續堅定看着他的眼睛，而他回答我的是一種回憶的直視。我感到羞愧了，灼熱燒着我的臉頰。我低下頭，重新坐在草地上。

「請你坐下罷。」

他嘆息着，坐在我的右側，說：

「你的航進是直線的，速度非常之快，戰鬥機一樣。」

我第二次不能自制的笑出聲來，並且覺得有點眼濕。他對於我的行動具有如此敏銳的感覺，而語言又如此新穎。「戰鬥機一樣，」這該是多麼生動，我自己還沒有感覺到，他卻一下子給描繪出來。

我覺得和他更接近了些，我對他說出我的憂鬱：

「你知道，我要求深入靈魂的大歡樂，或者深入靈魂的大痛苦，在目前的窒息日子裏？」我說：「我最怕半死不活，我恨透了这一切。」

「我瞭解。」他答覆我。「這種要求和感覺在現在是很普遍的；但你的戰鬥方向轉在個人死角裏了。」他低下頭沉思一下：「把你的血淚塗在為民族爭出路的戰旗上，似乎更有價值的。」

他說得好漂亮，在教訓我呢。

「我塗過，但我不能痛快的塗；而且，只能做點綴品，我可够了。」

「你可以冷靜下來，分析一下當前的現實，從現象到本質，或者，」他指了一指坡下大魚塘邊沿跪着的洗衣婦，「至少你要看一看那些匍匐着的婦女。」

他簡直在對我上課了。

「你別從書本上摘下些道理來嚇人。」我忠告他：「這些道理，我還多少懂得一點。現在我不能實踐。我要先在自己的生命史頁上塗一道鮮明的紅線，然後再談別的。」

「你這是自私。」

「自私？目前誰不自私？我說：『並且人類不能有自私麼？百分之百的利他麼？』」

「這就悲哀了。」

「悲哀也許。但沒有這回事。現在正是我發洩所有複雜情緒的時候。」

他站了起來，然而憂悒的說：

「但是我應該走了，並且順便說一聲，一個已經結婚同時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在這種場面，他的地位是不適宜的。」他用出這一兇惡的武器，相當擊傷了我。我的腿似乎在顫抖，同時那抱着孩子在門口乘涼的少婦的影子，迅速的

閃過我的記憶；但是，我這架「戰鬥機」就此回航麼？現在，我恨他，因為他懂得我，看得見我的靈魂。我恨他。

我也站了起來。

「你以為你這一鎗擊傷了我麼？沒有。我還在航行；即使擊中油箱，我也不怕燃燒……」

「我的意思是，」他歪歪了臉孔說：「你是一匹自由的鳥雀，美麗健康，應該飛翔在天空中，或者棲息在高聳的喬木上面的。」

「現在我越過着我的自由停在這裏，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我沒有干涉你的自由。」他激動起來，「我只是想一個母親和一個孩子的……」

「是不是也要想一想你的稿費的貧薄？」在奮激中我說出了這一句話立即感到羞恥。這太刺傷了他，而對我自己也不是光榮的。「我取消上邊說的那一句話，你答應我麼？」

他立即理會了我的意思，臉上開始有神經質的笑容。他摘了一片槐樹葉，用痙攣的手指揉着，溫和的：

「最主要的是注意到你是一匹自由的鳥雀。」

「我禁止你再說這句話！」

「你這性格是悲劇性質的。」他喃喃的說，彷彿在做夢，「可怕的美麗的。我怕，但這又使我和你接近……」

於是，他像沉默的汽笛，忽然爆發出刺激的聲音：

「是不是我們呼吸着同樣的時代氣息？」他叫：「因之我們的性格同樣是悲劇性質的！」

他睜着激動的，光輝的，露水似的眼睛，高聲的笑起來。

我徘徊在「慈善房子」附近的林子裏，我想，我發瘋了麼？下午我做了些什麼事情？那麼大胆的做着非我理智清明時所能做的事，然而，我並不後悔。我愛他，他懂得我，瞭解我的靈魂。在我的孤寂靜止的生活底湖裏，他投下石頭，激起波浪，使我生動；在我的窒息周圍，呼吸困難的周圍，他用靈活的扇子，扇動着清新的風，使我舒暢。我有什麼好後悔的？即使大胆又有什麼呢？我並沒有發瘋。要說大胆，小王才大胆，昨天晚上她就沒有回來；而李芳則經常住在外面的。現在，我

不外將生命作第一次開花。

我好像從高陽地帶往下奔跑，我不可能收住我的步子，我喘息的奔向他的；而且，如他所說，我是一架戰鬥機，直線航行的，速度非常之快的。過了一星期，在藍天上有着白玫瑰似的雲朵的光輝日子裏，我請了兩天假，岳陽伴同我飛到南溫泉風景區去遨遊。

我們在生着藤葛和小棕櫚樹的峭岩下面的小河裏，划着綠色的小艇，穿過柔軟的竹林和迷的人柳蔭，濺起水花，唱着臨時從內心譜出的自然的歌，壓到嬌弱的黃鸝的歌喉。我高聲呼嘯，風爲我奏着虎虎的拍子。我大聲的笑，山谷愉快的響應我。我沐浴在自然懷抱裏，並且以我的活潑和健康威脅着自然。

「我算是洩恨報仇。」我對坐在我對面的岳陽說。他的新刮過的俊秀的臉，正在變化着幸福和憂愁的美妙表情。

「閻佬們什麼都不管，常常在這河上蕩船豪笑的。今天我們也照樣享受它一下子。」

「但我們不是閻佬，而且這享受似乎是可恥的。」

「你別煞風景！我呵止他：『書獃子，這裏不是血肉狂飛的戰場，是美麗得使人發狂的小河呀。該享受就享受，什麼可恥不可恥！』」

「你這潑辣的性格，可以成爲最澈底的戰士的。」

「將來也許要做一做那一類的戰士的；但現在這方面的仇恨報復清楚了再說。」

「我也是你報復仇恨的對象？」

「也許是，也許不是。」我笑了：「但這五年來我受的苦痛，要找到補償，而你……啊，一條大青魚浮起來了。」

「你知道，你是可怕的美麗！」

「啊，那條大青魚又沉下水底去了。」

我們又唱起臨時從內心譜出的自然的歌。

傍晚，我們在流礫質的溫泉池裏，竭力游泳。岳陽扶着我的腦部，但我驚叫着，笑着，使得全溫泉的男子們閃着驚美的眼光。那些肌肉鬆弛了的女人們，嫉忌的看我，而我，第一次意識地感覺到自己的驚人美麗。現在我全身玫瑰色，最天才的藝術家不能描繪的勻整線條，以及豐潤的肌肉。有誰個敢和我比賽麼？我驕傲如一個女王，威脅着溫泉池裏面所有的人們。我旁若無人的歡笑游泳，我盡量享樂我自己。

之後，全身清爽得如同想向空中飛翔，我們停留在以殖民地的大都市為名稱的第一流的仰光大旅館裏。

有着光潔的棕色的地板，軟綿彈性的沙法，綠紗單子的電燈，綠色的窗簾，一色的成套的木器。這豪華，我完全理解它的存在價值。什麼都不管，只管享受自己的闊佬們，需要這種豪華，今天我也需要着它。我算是對它洩恨報仇。

「我們在瘋狂中。」

岳陽坐在沙發上，吸着紙煙，喃喃的說。

我開始感到羞怯，這是我二十四年來的第一次經歷，羞怯和恐怖抓住了我。我沉默着，臉羞紅着。

岳陽走近我，握住我的冰冷的手。我感到一種窒息，從內心直擴展到每一顆神經纖維。我幾乎軟弱的流下淚來。

「清，你說，我們是在瘋狂中？」

「誰知道呢？」

我忍住眼淚，由軟弱轉成頑強。我想到李芳的各式朋友，和小王的情人的小眼睛。她們的對象如此淺薄平庸，尙且那樣大胆的和他們接近，我怕什麼？現在站在我身旁的人，不是連我的靈魂他都深入的瞭解的麼？

「有什麼瘋狂……」

但我再不能支持，終於流下了眼淚，將頭伏在岳陽的肩上。

「你知道，岳，我是由最大的熱愛轉成刻骨的恨，現在已由恨進入愛的。雖是自私的，但挽着你的手時，我覺得會更堅強的……」。

「我知道的，我們一接近我就知道了的。我的心境完全和你相同。」他顫得臉色蒼白，用抽搭的手撫着我的頭髮；「但是，清，我不一定能使你更堅強，反而你將給我新的生命……」

他嘆息着，睜着潤溼的眼睛，擁抱着我。

四

季節已進入盛夏，氣候異常悶熱，紫黑色的雲層沉重的堆積着，像似一座一座的埋伏着惡魔的怪山，在那裏作一種悲意的蠢動。窗外的青梧桐的葉低垂着，顯出缺少水分的軟皺顏色。樂天的喜鵲們停在枝頭，喘喚着悶鬱的乾叫聲。入夜飢餓的惡蚊羣，在每一個角落裏起着沉雷的響聲，牛形的大硬壳蟲撞進房子裏來，隨着大羣的飛蟻慌亂的飛動着，撞在牆上，跌下去，再飛動。於是不久狂風呼嘯而來，捲滾着樹葉子和電線，似乎連房屋都有被捲滾得粉碎的樣子。

狂風突然中止，然而沒有暴雨，只是悶熱。我站在樓上的門邊乘涼，我全身沁着汗粒，打扇也無用。心境呢？卻和這悶熱的氣候相反，是恬靜的，而靈魂則是充實的。我可以聽到自己的平穩的呼吸。我想到岳，微笑了。我不再孤獨寂寞。我感到幸福。

在樹影靜止的那條石子路上，我看見劉英提着她的簡陋的行李匆匆的走來。於是走上樓，放下行李，用灰色小手絹擦臉上的汗。她的回來，我並不驚異，我沉默的給她握手。她瞬着門視眼憤怒的說：

「只做了兩個月，換了負責人，說是緊縮，處長的親戚的女兒卻填了我的位子！」

劉英也會憤怒麼？但我知道，她的憤怒決不能持久。她喝了一杯冷開水，皺着眉頭坐在一張椅子上，就又愁苦

地，幽靈似的低聲嘆息

「唉，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正想用我這時的美好心情勸她達觀；而應着這絕望的嘆息，小王慌急的從外面跑了回來。她的臉上油光和汗粒交映着，臉色卻蒼白得可怕。她帶着哭聲恨恨的說：

「那小子逃走了，那黑心的小子逃走了！」

「誰逃走了？」劉英問。

「趙明，那小子辭了職，不通知我，離開這裏……逃走了！」

她用手甩着頭髮，憤怒的睜着眼睛，不能遏止的大聲哭起來。

像趙明那樣庸俗的青年也值得小王去號哭麼？

我被激怒了。

「走了算完，你還哭，真沒意思！」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小王蹬着腳急急的說。睜着憤恨的惶惑的淚眼看了我一下，將她自己拋在床上，那末悽慘的啜泣起來。

隨即我感覺到了她的悲憤的原因。我替她愁慮了。這怎麼辦呢？一個女孩子，在這苦難的時代，有了這樣繁重的責任，這彷彿一條鐵棒擊中了我的頭部，我顛悸起來。我的每月必有一次的徵候，也是停了一個月以上的。這原因很明白，莫非我也將走上小王的哭泣路子麼？

這多麼可怕！

我尋到了岳，他倒是平靜的。我表示找點藥，或者請大夫用手術。

「你愚蠢！全部聰明，就是這一點愚蠢！」他生氣了：「藥和手術，最破壞健康，並且是罪惡的！」

「那末讓它自然？」

「當然囉！」他反而皺着鼻子嘲笑：「這也算是建國工作。」

自然我知道，岳不是嘲笑我，倘我這樣去理解他，則我不算得懂他，同時也不算懂得自己。但我不能不爲我們的未來小生命的養育擔憂。

「在這樣困難的情形下面，我們能養育小孩？」

「養育自有專門在口頭上『民族』的人們負責的！」岳繼續嘲笑，踱了幾步，隨即溫和的撫着我的頭髮：「清，我們有兩隻不算弱的手，兩付不算蠢的腦子，我們怕什麼？縱使怎樣困難，總也有辦法的！」

他堅定的樂觀的對我笑着，用可以溶解我的靈魂的，一向來的熱烈的吻，吻着我。

我安心了。不對！我有什麼不安心的？沒有岳！我也有辦法！破壞健康就破壞健康，罪惡就罪惡，我要演悲劇就演個澈底，如果我不爲了岳對我的愛的話。

小王是悲哀的，性格比我軟弱得多，又遇到趙明那個無賴，她完全失去了樂天心情，不再實行「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主義。她不安定，常常突然哭泣，詛咒那卑鄙逃走的趙明。吃藥，用手術，經濟成問題，而我又無法援助她。「讓它自然」呢？第一不能再在院裏住下去，第二還是經濟問題。當她聽到劉英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聲：

「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立即憂愁的附和道：

「是呀，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於是，他出奇的狂笑，然後又突兀的哭起來，完全近乎瘋狂了。

李芳是聰明的，她看得雪亮，她用憐憫的聲調對我們說：

「你這兩個初出茅廬的毛鴉頭，可憐得很。我四年來都有法子避免吃酸果子。而你們……可憐得很。」

她不斷的搖着小巧的頭兒，像一個最有智慧的女人一樣。而她的「會有人用四個人擡的自備轎子擡出去」的願望呢？並沒有實現。她美麗、大胆、潑辣，對於這一點，她自己也承認是失敗了的。玩弄女性的流氓們，似乎隨着抗戰一同進步了，大都在澈底的實行「一杯水主義」，一談到錢，對不起，他們避開了，或者不避開，用出只有男子們才有的無恥態度對付你，訕笑你，狡猾得比卑鄙逃走的趙明之類更可怕。李芳一邊狠毒的咒罵，一邊繼續修飾她的羽毛，但不再對我們說：「我是一個昂頭闊步的未婚小姐，」青天白日哭起她的「偉和克朗來。」有一天她也會完全發瘋的。

「必要時，我殺死他們幾個！」她咬着牙齒說：「別以為我永遠是一匹羔羊，哼！」

我似乎比較幸福的，我以全靈魂作第一次的「愛情賭博」，算是贏得了岳的熱烈的反應和他的正直的人性。我勝利了，驕傲了，我比小王李芳她們幸福，在小王的哭泣中，在李芳的咒罵中，我兀自在內心微笑着。

但現在是一個可怕的时代，正像這悶熱的紫黑色的氣候。當我正在幸福的微笑的時候，當我正在沉入溫柔的將為人小母親的奇異的感覺中的時候，我突然如同受到礮彈的轟擊，全身快要炸裂了。

我收到這樣的一封信：

你那無恥的女人！我連寫出你的名字都覺得侮辱了我！你怎麼這樣無恥？竟敢偷搶孩子的父親——我的岳！真是天大的罪惡，無恥到極點！你也不想一想，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痛苦得快要發瘋了，你還好意思增加我們的痛苦？你要開玩笑，也不是這樣開法！我警告你！別再跟孩子的父親——我的岳接近！否則，我找你拚命！我是說得出做得來的，你小心！

這是大礮似的向我轟來的一封可怕的信，我絕對沒有讀第二次的勇氣。我頭髮散亂的在房子裏旋轉着，又跑下樓去在林子裏亂走，全身快要炸裂了。一天一夜後我才轉想到，這是一個瘋婦人寫的，我何必氣憤，我稍稍安靜下來，但我不能思想了，只懷着暴風雨似的心情等岳。見到了，我將信交給他。

「不必看。」他搖頭，「她整天在家裏發瘋似的吵鬧着，孩子也不管。」

「那末，我害了你？」我假裝平靜的問：「是罷？」

「怎麼你害了我，清？」他斜睨着怒目看我，手指在顫着：「你知道，你這句話是十八世紀的女人說的，清！」

「那末，這麼辦？」

他低垂下眼光：

「我已經將我們之間的情形全部告訴她了。」

我炸彈似的爆發了，抓住岳的手，對他叫：

「你在你的妻子面前出賣我麼？你！」

他不看我，只對一株槐樹說：

「現在悲劇達到最高潮了。」

「你到底怎樣對她說的？」

他睜着茫然的眼睛，似乎沒有看見我：

「我對她說：我愛清，死也愛清，這沒有法子。我愛孩子，死也愛孩子，這也沒有法子。我對她說：你最好用刀子宰了

我……」

但從來沒有過這樣猖狂的嫉妬抓住我，我繼續對岳叫：

「不是沒有她，就是沒有我！」

他衰弱的細聲說：

「連你也這樣逼我，清？」

「不是逼你。因爲你從來沒有過妻，也從來沒有過孩子！」我驕傲的挺着肚子站在他面前：「你的妻是我，而孩子在我這裏！」

他似乎清醒過來，但說出現在在我聽來是奇異的話：

「怎麼，清！你也流俗起來了？」

「我怎麼流俗？我是現代式的新女性！」

「那末，你何必這樣逼我？你懂得我怎樣愛你的！」他懇切地說：「讓我說服她。保持現在我們三方面的感情不是更好？」

「你這辦法才是流俗，而且是做夢！事情必須乾脆解決。我要你完全屬於我。你知道我是用深入靈魂的愛愛你的！」他像被斧子劈傷的牡牛似的長號起來。

「啊啊！照這樣看來，悲劇要完全由我作總解決了，啊啊！」

他脚步打躡搖搖晃晃的回去了。

我回到「慈善房子」裏。小王李芳都出去了，只有劉英一個人木頭似的坐在那裏。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細細的一想，岳的三方面保全的辦法也並非怎樣不對，倘岳離開了她，她怎麼辦呢？恐怕比發瘋更悲慘罷？在這個苦難年代，我不妨讓點步。但現在我作怪的頑強，我逐漸的感覺到一天不看到岳，我即不能生活。他成了我的靈魂的一部分。我必須岳完全站在我身邊，挽着手走路。我對他的愛是深入到對「時代感」共鳴的底層的，不是普通的，而另一方面，那個寫給

我一封全世界少有的可怕的信的瘋婦人，也決不會放棄岳的，並且決不會讓步的。她有孩子作武器，岳的說服一定徒勞的。這一點女性心理我完全清楚，現在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想到岳的處境和我對岳的愛，我第一次倒在床上哭了。

劉英坐在對面的一張椅子上，皺着潔暗的臉，幽靈似的低低嘆息：

「唉，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感到錐刺似的劇痛，似乎她在針對我嘆息。我突的坐起來，睜着帶淚的眼睛對她叫：

「你想怎麼行就怎麼行，嘆什麼氣？沒有辦法，最多是死，你怕什麼？」

我瘋狂了麼？笑話！我那裏會瘋狂？只有小王李芳劉英她們才會瘋狂！笑話！我那裏會瘋狂？

我只感到幾乎快要爆炸！

一九四二，六二三，風雨夜於渝，七七第再次修改。

奇遇

王維實走在沒有樹的滾揚着灰塵的人行道上，八月下旬的太陽炙晒着這山城，使他的烏棕色的枯瘦臉孔上流着汗珠。他是憔悴的，鬚子已有半寸長，雜亂的圍繞着下頷和唇際。背部微駝，似乎有無形的擔子緊壓在上面。但他的脚步還算是穩重的，不急不忙，自信而有力量。他穿了一套褪色綠布制服，平底黃布鞋，提着一個灰布提包，左腋下夾着油紙傘。

如所有為生活而忙碌的人們一樣，王維實沒有心緒去注意這都市的風貌，即使現在他剛從鄉下進城，寧靜的感覺不習慣於煩囂。他低頭走着，沉思在怎樣支配他的薪水的計劃中。

「英必須有一件夾衣，三年來她沒有添一件衣服。轉眼秋涼了。」

一個雙頰下陷，失去了青春的光澤，身材瘦長，溫柔沉靜，愛他，共同生活將近四年的影子，湧上他的腦際。這影子如所有窮苦人的好伴侶一樣，賢良而務實。他好像聽到她的溫婉的聲音：

「我添什麼夾衣呢？有得舊衣穿就行了；還是小牛的棉襖緊要，我們不能讓他受凍的。」

隨即記起今天清早他將進城，孩子早醒了，照例在床上爬來爬去，做他的吵人的功課。他對孩子說：

「別吵人，讓媽媽多睡一會。爸爸進城給你買新布做棉襖。」

「爸爸！小牛牛要糖。」

「好，就買糖。你再躺下，別吵媽媽。」

孩子裝着樣子，將小手放在耳旁，躺在他的媽媽的身邊去了。

王維實想到孩子，感到愛的溫暖。現在他就好像看到孩子的紅噴噴的小圓臉，起着小酒渦的渾圓小臂膀。孩子是他和伴侶用心血灌溉的花朵。

「小牛做了棉襖，英的夾衣呢？」他再次計劃着，「向學校預支了六百元，交通費項下省來一百五十元，大小兩個的衣料，無論如何不夠的。」

他墜入沉思中，有點煩躁，烏棕色的臉上的汗珠已流到下額，他並沒有拭掉它們，緊緊的抓住布提包。但就在這一個瞬間，他的眼瞼發出亮光了，他找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回去時自己再走一次路，僱一個挑夫挑書，這可以再省下一百元交通費。這樣，那末……」

他撞了一個穿印花布旗袍的女人一下，被尖聲的責罵了幾句。他這纔像夢中驚醒，連忙向對方道歉，然後匆忙向前走去。

這是一條「文化街」，各書店的廣告使他記起進城的目的，並不是專為伴侶孩子買衣料，主要的是為學生們採辦書籍文具的。

他走進一家門面刷白漆掛着天藍色窗幃的書局，他翻了一翻小學課本，大抵紙張粗糙，油墨模糊，有的甚至書頁破碎。這樣的課本是經不起孩子們兩天的翻讀的；而且，這無疑的將損傷孩子們的眼力。他問店員是否還有較好的課本，店員平淡的答應他：

「我們這有這一種。」

他並不驚奇這答覆，只是有點憤懣。他憤懣經營「文化事業」的商人，也和其他商人一樣，做着「老虎生意」，竟

印出如此低劣的課本給孩子們。而且驕傲和可惡，要便買去，否則算了。價錢呢？卻貴得全世界少有。他們完全像老虎，嘴唇邊滴流着孩子們的鮮血。

他走出那堂皇的書局，他想，別家也許有較好的課本罷。當他走到門口，從南面頗為下斜的馬路上，一乘自備洋車由一個穿藍布鑲紅邊短衫褲的壯漢拉上來。車上坐着一位二十五六歲左右的白西服紳士，那健康的赤紅色的臉龐和粗壯得像小牛犢的頸項有些熟悉。他打量着那青年紳士，皺着眉，搜索所有認識的友人的面影。但那位青年紳士已經命令車夫停車，走到他面前，以一種激動的語氣問他：

「你老王？」

王維實完全認出對方來了，那潔白整齊的牙齒是一個友人的特徵。

「是你呀，陳軍！」

「啊啊，沒有認錯，果然是老王啊！」

那位青年紳士，衝動的，猛撞的，用體育員的臂力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又伸出鐵錐似的大手緊握着王維實的瘦手。

「老王，你怎麼樣？抗戰發生那年我們分手後就沒有碰見，現在相逢，真不容易！你有什麼事麼？到我那裏去談談好麼？我沒有什麼事，反正我是坐車出來逛街。去罷，老王，到我那裏去談談！」

陳軍的詢問和邀請，一陣急雨似的直向他倒下來，使他只能用一種似乎是好奇又似乎是麻木的眼光直視着對方的赤紅色的健康臉孔，而且這樣簡單的說了一句話：

「我要買書。」

「買書！」陳軍大聲的叫起來，就像聽到奇異的新聞：「書有什麼用，除了傷腦筋？」他又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

的肩膀，「在學校裏的時候你是書蟲，現在還是書蟲，你就是給書的「蟲」蛀壞了！」他笑起來，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自覺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雖是你的球打得滿棒，但書總是傷腦筋的。走到我那裏去談談！」

他立即轉過頭去命令車夫叫一乘街車，又對王維實說：

「這裏站着談話不舒服！」

王維實聽到陳軍的沒有質量的直覺談話，看着陳軍的率直的動作，如像在一位魔術師的面前，他感到奇異的迷惑，又感到友情的溫暖。他不自覺的用手去摸被陳軍拍過的肩膀，那皮膚微微發辣。他順從的坐上洋車，聽見陳軍在命令自己的車夫：

「回家去！」

洋車向下斜傾的馬路奔馳，車夫雙肩聳起，頸子縮在肩胛裏面，兩隻手臂緊緊的挾着車柄，只有脚尖點着地面，好像在飛行。王維實的思想一如洋車的滾動，覺得很難看清他的老同學陳軍的生活。

二

陳軍是他在S埠C大學的同系學友，一個華僑樹膠園主人的兒子。由於出生在熱帶的馬來亞，由於家庭經濟優裕，從小營養得好；並且，由於愛好球類，他有着牛似的標準健壯體格。全身肌肉起着鐵繩子樣的絡紋，體重約一百五十磅，臉部略帶長方形，永遠泛濺着傲人的赤紅色，鼻子高而直，鼻孔與鼻尖之間有美的曲線，眼睛褐黃而清澈，有兩重濃黑的長眉，背部平直，胸部一尺多闊，再配合起小牛犢似的粗壯頸子，就將他做成現代式的標準美艷的青年男子。

在S埠C大學的時候，陳軍自然的成爲一個風頭最健的運動健將，田徑各種運動成績全達到中國水準以上。他的撐竿跳與擲標槍造成暹東運動大會相等的記錄。而每次學校裏的足球籃球的對外征戰，倘缺少他作中鋒，則一

定黯然無光。『陳鐵牛是一員猛將，』體育新聞記者每次看過陳軍的表演之後，如此稱讚他。

陳軍是驕傲的，他以豪笑答覆校外的體育員們的嫉忌眼光，他大量的接受有球癖的S埠小姐們的獻媚的花束和愛嬌的約會；但他對這些豔麗的小姐們似乎並不放縱，他對她們不大感興趣。他曾經那末豪爽的對王維實說：

「那些小姐們全是脂粉塗成的，絲織品花衣裳蒙住的廢料，全身肌肉軟得像棉絮，連鬚腳都不中用。我要的女性是全身烏赤高大壯健，皮膚大量吸收紫外線的『彈性女兒。』棉絮似的小姐們去她的罷！哈哈！」

他大笑，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又挺起闊胸膛輪了一陣拳頭，赤紅的臉上閃灼着快意的光影；然後一段大木頭似的倒在床上，很快的他就發出響亮的鼾聲來了。

現在遇見他，仍舊那樣壯健，那樣豪爽，那樣直覺，將近六年的可怕戰爭，好像沒有絲毫影響他。這在王維實看來是相當奇異的。也許因為他的父親從南洋回來，以他的資產經營商業，更加有錢，因之，他就一直的過着優裕的少爺生活。這是唯一可以解釋的原因。像陳軍連在夢裏都只知道球的人，要他走進世界，獨立生活，實在是頗為不容易的。他擡起頭看向前面，陳軍的自備洋車的漆黑亮亮，在陽光下閃着豪華的光澤，它的主人以一種優閒的態度坐在上面，頭髮微起波紋，同車壳一樣漆黑，粗壯的頸子挺得筆直，偉大而健美。王維實看着那背影，覺得又陌生，他很難具體的分析此刻的複雜的感覺。

在一座高聳的磚造現代建築物下面，在山城招待所的「水手舞」字體的白招牌下面，洋車停下來了。陳軍跳下車子，陪同王維實走進那富麗建築物的大門。白衣的茶房恭敬而敏捷的先走上樓，打開淡綠色的房門，微彎着背站在門邊。陳軍沒有進房門就吩咐茶房：

「拿半打冰凍汽水，兩杯可冰琪淋來。立即就拿來去！」

「是，是，陳少爺。」

他們走進房間，陳軍立即開動放在圓桌上的旋轉電風扇，一面對王維實說：

「熱死了！老王，你請寬衣。」

他又走進東面正壁的左側，扭開內室的門，走進去，似乎又扭開一重門，在放自來水管子，發射在瓷盆裏的水聲隱約傳來。王維實站在外室的中央，在這一瞬間，他看了一下全房的陳設。兩套單人綠皮沙發和一隻三人坐的綠皮長沙發，安放在適宜的牆壁下。柚木茶几上的瓷瓶裏插着鮮紅的美人蕉。東牆正中一幅張善子的「虎中堂」，另外三幅顏色強烈的西洋風景畫，懸掛在其他的白牆上。向南的窗垂着天藍色的綢窗幃，西窗外另加懸了綠色的長竹簾。地板是棕色的，光滑得有如舞廳的地板。整個房間的色調與線條，正如刻薄的藝術鑑賞家所愛說的烏七八糟，毫無個性。然而這類似客堂的長大房間卻也有着流俗的豪華之氣。而且，如果將所有的傢器移開，則無疑的又是十人舞踊的小規模舞廳了。

「老王，你還站在那裏！」

陳軍從內室走出來，揚起黑濃的長眉望着他，精神旺盛的對他喊：

「放下你的行李！先來洗個冷水浴，熱死了，電扇也不行！」

王維實並非爲了拘束，他只是墜入如一般走進新環境的人所常有的瞬間木立狀態。而直覺慣了的陳軍是從來沒有經驗過這瞬間木立狀態的微妙心理的。他放下灰布提包和舊油紙傘，跟隨陳軍走進內室。一種高貴的化妝品的混合香氣直向他的嗅覺撲來，但他還來不及細看這寢室的內容，他又被領進一間浴室去了。

陳軍塞給他一件蘇紗背心，一條淡青卡嘰短西褲，和一雙輕軟的細草編的拖鞋。經過十分鐘，當他扭開浴室的門出來，寢室裏的華麗的陳設重新使他注意。一張席夢思的雙人床，掛着長而寬闊的白紗圓帳，鋪着高貴的細龍鬚草蓆。綠色的綢罩座燈放在床頭，三五牌的香煙凌亂的堆在煙盤上。臥床的對面，一架高大的厚玻璃全身鏡，反映着臥床的

綺麗被褥，一套黃紋皮沙發放在一邊，放滿了化妝品的梳粧台蹲在三角牆的下面，在發散着誘惑的香氣。兩張曲線柔和的西洋女性的裸體的畫片，鑲着鏡框，放在梳粧台側邊。這寢室和外面的會客室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沒有一本書。

「他大概結婚了。」王維實自語着。

「你瞧什麼？」陳軍進來，皺着直鼻子說，「瞧我的祕密麼？」

「你老兄還有什麼祕密呢？一切都攤在你的臉上。」

「但我有祕密的，而且是大大的祕密呢。」

他詭譎的斜視了王維實一眼，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似乎想狂笑，但他阻止住已經衝上喉管裏的洪亮聲浪，只是又那末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

「走！現在是喝汽水吃冰淇淋的時候了。」

三

他們坐在皮沙發上，交疊起腿子，迎着電扇的涼風，開始冷飲和暢談。

陳軍興奮的問王維實：

「抗戰發生以來，你一直幹什麼？」

王維實祇能苦笑，他將這問題岔開。

「還是先談談你的『祕密』罷。」

「對！反正我們都要談清楚各人的遭遇，現在就先談我的祕密。其實這在老同學面前也不算祕密，只是一個小事。」陳軍端起一大杯汽水一氣喝完，用拳頭擦一擦紅潤的嘴唇，開始講他的「一小故事」。

「你知道，老王，我這個人，運動場才是我的天下，一離開運動場我就什麼都不是了，別笑，老兄！這是實話。八一三砲聲一響，我再也在S埠歇不住了，而且爲了跟日本鬼子幹，我熱得發狂，不管自己能幹什麼，我變成了打旗子的宣傳團員。我一直打旗子宣傳到武漢，後來覺得這不是辦法。別誤會我，我受不了苦，憑我這一身蠻勁，什麼苦我都吃得；只是一加一，二慣了的，很多事情使我受不了。我想回南洋去，我的父親不贊成，他只匯錢來，叫我「入川。」於是我就入川了。我到了這裏，想完成還差兩年的大學教育，或者投考空軍學校；但是你知道，我對於一切科學全外行，那些定理以及什麼名詞全跟我沒緣分。我不大敢去考。於是我用我父親寄來的錢到處旅行。人生不外享受，玩了再說，管不了許多。但是日本鬼子進攻新嘉坡後，我的父親一家人沒有消息。丟那媽，我像從半空掉下來，玩不成了。」

王維實聽着陳軍的南腔北調的官話，笑起來，他說：

「但是現在你好像生活得不錯，又好像結了婚的樣子。」

「慢着，這就要說到小故事了。結婚，在我未找到我的父親以前，我死也不會結婚！」

陳軍又倒了一大杯汽水，一氣喝完，看見王維實只喝了半杯，他強請他喝完，一面按鈴叫茶房再拿半打汽水來。

「在新嘉坡打仗那一年夏天，我住在北溫泉，迎風樓吹山風，在溫泉池邊，我遇到一個人，這才沒有上吊。」

「一個發了財的熟人罷？」

「女仔！」陳軍突然奇趣的叫着；「一個女仔！你曉得，我的游泳術是不壞的。我只穿了一件肉色絨短褲衩，我像水蛙似的跳水，她總是斜眼看我，我曉得那斜眼是什麼意思的，我就跳得更優美，游得更像鱷魚。」

「她是什麼人？」

「鬼知道她是什麼人？那時候，我只知道她的斜眼想捉住我，那時候，我只看到她有一雙像水桶的腳臂，鉢子那末大的乳房，竹籬那末圓突的臀部，牝馬那末堅實的肌肉。她也真是像一匹牝馬，二十五六歲，高大強壯。有一天早晨，我在

溫池游泳，她也在那裏，剛巧只有我們兩人。我用跳水來跟她的眼睛戰鬥。當我正平伸兩臂，作出最優美的飛躍跳水的姿勢時，她忽然顫着嘴唇嚴厲的教訓我：「你的身體這樣好，爲什麼不去考空軍？」

陳軍站起身來，又出力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仰着頭大笑，用拳頭擦着鼻子。

「嘿！老兄，你的身體這樣好，爲什麼不去考空軍？」這話多有意思？以後所有的故事，全在這句有意思的話裏面了。我算是木偶奇遇記！」

他不倫不類的，那麼直覺的，將他的豔遇，比做「木偶奇遇記」，這使得王維實也發出不容易有的放縱笑聲。

「那末，她到底是什麼人呢？」

「人家的姨太太，」陳軍用不屑的語調說：「一個各方面手脚長，銜頭嚇人，專門暗中做大生意的，發了幾萬萬的，」

「那末，從此她就和你好得很了。」

「她離開不了我，」陳軍頗爲厭惡的甩着右手，像甩去蜘蛛網，「她妖怪似的纏住我。」他遲疑了一下：「但她的手頭至少有一千萬。」

「今天她怎麼不來呢？」

「上星期陪那隻肥豬，她的「板凳」飛昆明去了，並且還要飛加爾各答。他們又是去撈一大筆。」

「她不怕她的「板凳」麼？她跟你……？」

「她會怕他！」陳軍又興奮起來，「肥豬反而怕她呢。大概他總有什麼陰私給她抓在手裏。這女子是厲害的。」

「這故事恐怕不是真的罷？」

「完全真的。」

陳軍端起汽水，一面喝，一面睜着褐黑色的眼睛瞧王維實。

「我的故事講完了，現在輪到講你的了。」

王維實的興緻消失了，沉默着。他沒有出奇的「豔遇」可以告訴老同學，他只有勞苦貧窮的生活和憂愁的日子。他想起他的蒼白的伴侶，想起他的小烏鴉似的只顧吵吃的孩子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汽水，那冰凍的黃色液體，冷冽的銳劍似的直刺着他的胸胃，連牙齒都酸麻起來。他刮燃火柴，吸起五年來不曾吸過的三五牌紙煙。

「抗戰初期，跟你一樣，打旗子到處遊行宣傳，後來就教書。」

「我猜想你是教書嘛。那一個中學？」

王維實靜靜的說：

「小學。」

「小學！」陳軍大聲的叫起來，「你教小學？一個受過大學二年級教育的人，教小學？你文武全才，文來文行，武來武行，你教小學！」

王維實仍舊靜靜的說：

「小學也重要，基礎教育。我教了四年了。」

「你教小學四年了！」陳軍完全驚駭住了，好像聽了一個最可怕的故事；但立即他的臉部的肌肉顯出不慎和同情相糾扭的顫動。「老王！你在欺侮你自己！小學教員的薪水比不上茶房，這是大家知道的，只有四門絕路，像中學剛畢業的女孩子們，纔會去拿每月幾百塊錢的小學教員薪水。而你卻說教小學四年了！你怎樣生活呢？」

「我生活得還好，我一家三口生活得還好。」王維實再次靜靜的說，安詳的吸着紙煙。

陳軍在地板上慢慢的踱步了，好像在自語，細聲的說：

「那麼你結婚了，並且有孩子了。」忽然他停止踱步，站在王維實的斜對面，微側着頭，斜眼看定他，高聲說：「是的，你們生活得還好，我相信！我向來是一加一等，直說慣了的，現在我也說你當小學教員一家三口生活得還好，你的豬肝色的臉孔告訴我，我相信，老王！」

似乎不是虛偽的做作，陳軍的聲音充滿了感情的波動。王維實的強作鎮靜開始動搖了，想起怎樣為伴侶孩子計劃買粗布的事情，想起煩瑣的油鹽柴米日常生活，想起冗忙的小學功課。他的心陰暗起來。但他的外表竭力裝作平靜。他換了一枝三五牌紙煙，正在思索比較適宜的話預備答覆陳軍的激動感情，從淡綠色的門框邊悄悄探進來一張嬌媚的嫩白臉孔，並且一種類似黃鸝叫鳴的聲音響動了。

「哈囉，阿陳。」

隨即進來一位身裁頗長的青年小姐，她穿着藍底白色織細古典花草的薄綢旗袍，不寬也不窄，無懈可擊地襯托着她的豐潤窈窕的肢體。她的胸部突起兩個錐圓形的球，那尖端好像要突衣而出，挑逗着人們的嘴唇。她的恰如其度的細腰肢沿着豐滿的臀部直到隱約裸露的愛嬌小腿肚有着極優美的曲線。她穿着雪白的紋皮半高跟鞋，淡紅色的發亮大脚趾甲從鞋尖露出來，像鯽魚那樣俏健。她的兩隻臂膀和手指的關節部分起着醉人的小酒渦，而她的髮絲如此烏黑，並沒經過電氣的燙炙或人工的捲捫，那末隨意的從耳朵上端到後頸挽成一個嫵媚的烏雲半弧形。左鬢上端簪了一朵同旗袍顏色一樣的藍絨花朵。一手曲舉到脅際優雅的拿着白紋皮夾，白色的西式短外套放在臂彎，另一手臂手掌微向前張開，懶懶的耷垂的。瞬間的印象，她就給人家一種驚嘆，一種震動，一種東方式的最傑出的藝術塑像。她的全身似乎在幅射着光和電，使人的眼瞳擴大甚至於迷惑。

陳軍那末驕傲的向王維實介紹：

「這位是山城皇后林蘭小姐。我的……」

王維實這才從驚嘆最傑出的藝術塑像的忘我境界震醒過來。他這才看到她的晶莹的眸子由長睫毛的上下閃動而發出來的微嘖的美。他這才看到她的向他軟軟伸出來的柔腴的似乎在說「你可以吻它」的手和表情的美。他這才看到他那微側着頭而眼睛看向他的白嫩長圓的頸子的美。以及她那像煮熟脫壳的蛋白一樣膩嫩光澤並且淡紅的臉頰的美。精巧的鼻子，天然紅潤的菱形嘴唇，決不做作的自自然然的優雅風度的美。

王維實的全感覺漲滿了林蘭小姐的美的閃光，美的波紋，美的聲浪。

「哦，哦……」王維實囁囁着，當他聽到陳軍對林蘭小姐說：「這位是我的老同學王先生」的時候。

她和陳軍坐在長沙發上去了，在吃齋可冰琪淋，談着瑣門希拉，茜蒙茜蒙，加萊古拍。她一口北平話，微笑着，愛微側着頭。態度嫺雅而又似乎不羈，端莊而又似乎飄逸；似乎是玩世主義者，然而當她沉默的時候，眼眸有淡淡的憂悒的暗影；而且，也看不出她對陳軍有虛偽感情的表徵。不久她站了起來，用輕捷而正確的步態走進內室去了。

陳軍細聲的對王維實說：

「如何？」

「一時間我對她還沒有統一印象。」

「大學畢業生呢。我愛得她發狂。」

「那位手頭有一千萬的呢？」

「去她的吧，那俗厭的婆娘！」

林蘭小姐從內室出來了，微笑的盯住陳軍，似乎在問：「你在你的朋友面前說我？」陳軍爽朗的笑笑，看了一下白金壳長方手錶。

「六點十分了。我們應該開始節目了。」

王維實站起來，向主人告辭。

「我要走了。」

陳軍嚴厲的看他：

「誰會讓你走？」

「我還要買書。」

「今晚你必須住在這裏！」

王維實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麻紗背心和短西褲，覺得不便再說了。而此時陳軍已走近內室的門邊，在同他招手。他走進去，陳軍給了他一件白綢襯衫，一雙光亮的黃色紋皮鞋，和一雙黃套襪。他祇得穿上。然後他們重新走到外室來。

「我們去吃晚飯罷。」陳軍對王維實說，又轉向林蘭小姐，「你看怎樣，阿蘭去新生活俱樂部。」

「我隨便。」她說，加上一句，「我隨王先生的意。」

王維實慌忙說：

「我沒有什麼，我沒有什麼。」

他們坐上臨時僱的洋車。

四

傍晚的山城市中區是美麗的，豪華的，狂亂的。高貴的紳士淑女們從高樓大廈，從山莊別墅出來了。修飾得像金圓國的電影明星，坐在小汽車上或包車上，馳向歡樂的宴會和刺激的娛樂場所，或者挽着手臂迎着晚風與華燈在街頭散步，談敘着幸福的夢和人家的秘密。公務員們職員們從辦公廳從陰暗的「家」走出來了，似乎憂愁而又輕鬆的徜

伴着。寒酸的流浪者失業者，寂寞的躑躅着，好像已失去了感覺，木然的移動着脚步。有閒的獨身漢們，用全部生命力獵狩着青年女性的倩影。公共汽車老虎似的咆哮着奔過來奔過去，散佈着窒息性的濃黑煙陣；那一座高聳在十字街頭的灰黑建築物有如憂鬱的巨人，沉默的面對着華麗的百貨商店和雜雜沓沓的蟻羣樣的人流。

王維實坐在洋車上，感覺複雜而紛亂，他好像第一次看到與聽到這城市的複雜色彩，複雜形象，複雜聲響；他好像沉入在這複雜色彩形象聲響互相捲滾起來的急漩中，他昏眩了。

他們走進一家最著名的餐館，但不走進樓下的「十五桌」的餐廳，而走向後院的「俱樂部」的樓上雅緻小餐室去。電扇開動起來，新鮮的瓶花送出香氣，淺綠窗帘舞蹈着，涼爽的皮沙發張開彈性的胸膛迎着。十分鐘左右，一流廚師的傑作，那豐盛的菜餚與飲料，就互相誇耀着擠在一張覆着繡藍花的白台布的小型圓桌上面了。

陳軍拿起一瓶用白鋅旋轉蓋子旋住瓶口的上好威士忌對王維實說：

「喝點白蘭地吧。」

「你知道我不會喝酒的。」

「這五六年來還沒有學會喝酒麼？今天無論如何請喝一杯。」

他旋開白鋅旋蓋倒給王維實一杯，這白色的高貴飲料，有着濃郁的芳香。

「阿蘭，你也喝白蘭地吧？」

「不。」林蘭小姐露出一列細珠似的潔白牙齒，「味夢思更使我喜歡。」

陳軍順手在桌上拿了一瓶純黑的酒瓶。他倒給「山城皇后」一杯。這飲料的氣味是甜冽的。

「這是葡萄酒。」他轉向王維實，「你也請一杯。真正的外國貨呢。」

王維實奇異陳軍的風度，這直覺的「陳鐵牛」現在完全像一個外國紳士，這樣優雅，這樣英俊，跟下午直着嗓子

暢談時的粗野風度正好是一個鮮明的對照。但使王維實更奇異的是盛在江西大盜盅和盤裏的各種名菜，那清嫩香孤嫩鷄翅膀，如此嫩滑鮮美，就像……簡直無法形容，他只覺得這決不是他日常所吃的南瓜可以比擬的。那明爐蒸鷄，如此膩軟而香，放在裏嘴，只要輕輕一嚼一嚥，它就那末順適的向腸胃旅行去了。（這自然也不是他日常所吃的南瓜可以比擬的。）那八寶蒸鴨，那鮮肝湯，那蠔豉蹄膀，那蒸刀魚，那爆蝦仁，那炒魷魚，即使那雪白如珠的山米飯，無一不是珍品，無一不是刺激胃水直湧的珍品。他面對着這些珍品感到奇異，吃着這些珍品感到奇異，好像在參加着神話中的「仙宴」。然而，奇異之中更奇異的，他看見陳軍同林蘭小姐對這些奇異珍品毫不感興趣甚至於無視。他們只稍稍喝點湯，飲着威士忌，或味夢思，吃着加品糖的稻香米稀飯。世間還有什麼比這更奇異的嗎，當別人吃着糝子臭米飯送南瓜的時候，自己面對着名菜珍品而不感興趣？王維實睜着詫異的眼光看他們，覺得難以解釋。後來他才豁然大悟，才像苦思的科學家突然發現了定理一樣，在心裏下結論：

「他們長年長日這樣珍品羅陳的吃着，當然不感興趣囉。」

但他立即感到這「結論」又是怎樣的平凡和可笑。他忽然明確的感到自己是給過多的窮困生活日子壓壞了，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少見多怪的人。」

「在這山城裏，要吃什麼有什麼，」陳軍吸着三五牌紙煙，平淡的說，「不過呢，材料全是雙腳的。」
林蘭小姐用白餐布抹抹天然紅嫩的嘴唇，同樣平淡的說：

「烹調方法也不高明。」

「是呀。」陳軍同意着說，「這山城的餐館，沒有名廚子。昆明的餐館廚子要高明多了。」

他們喝了沙治汽水，白衣侍者奉上賬單，陳軍稍稍一看，掏出支票。王維實佯裝平靜的走近去，看見陳軍寫了七千五百元。

「七千五百元一頓飯！」他幾乎喊出聲來。

陳軍將支票交給侍者，平淡的吩咐：

「那兩瓶酒給你們。」

「謝謝，陳少爺。」侍者鞠躬。

主人的興緻絕好，繼續進行他的「節目」，提議去聽趙榮琛的全都玉堂春。林蘭小姐沒有意見；雖然剛在國泰電影院上映的「鳳求凰」更中她的意；雖然她還有一個刺激的夜會須要陳軍陪她去。她是聰慧明達的，她知道陳軍正在用全付熱忱招待他的老同學，不能稍為拂逆他的興緻的。而且作為社交界的一個傑出的選手，她是懂得在某種場合採取某種使人愉快的態度的。另外，她也許愛着陳軍呢。

而那位尊貴客人，現在穿着主人的白綢襯衫的王維實，卻已經十分疲倦了。今天由鄉下進城，走了六十多里的山路，下午意外的碰到老同學，暢談了那麼久，各人狀況已經相當明瞭，興奮過去了。同時喝了過度的汽水，吃了過多的細膩食物，乾枯的腸胃受了壓迫，似乎有些不舒服。現在，他所要求的是休息睡眠，使精神體力恢復，明天買好書籍文具粗布，趕路回鄉下準備上課和照顧家。想到家，他有點不安了。他在這裏吃着山珍海味，伴侶和孩子卻在家裏吃那粗飯南瓜。

「哦，還要聽戲麼？」他說。

「趙榮琛的玉堂春還可以一聽。」

「王先生，就叫阿陳陪我們去罷。」林蘭小姐嫵媚的瞞着黑珠子樣晶瑩的眼瞼對王維實說。

顯然她是在支持陳軍對客人的熱忱。他不好意思拒絕了，只好同他們去戲院坐在陳軍經常包定的最好位子裏。那令人頭痛的古色古香的全都玉堂春直到午夜十二時才演完，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他好幾次差不多打瞌睡了。林蘭

小姐好像不大感興趣，但她是過慣了夜生活的，夜越深她的精神越好，而且更加美麗了。陳軍則完全沉緬在歌舞聲中，戲園子的氛圍中。人的嗜愛真不能從性格上去理解，粗野直覺的陳軍，卻如此的嗜愛令人頭痛的平劇。

五

從戲院出來，吃了夜點，回到山城招待所，各人洗好臉，已近午夜後一點鐘。林蘭小姐留在寢室不出來，讓出時間給這兩位老同學暢談。王維實疲乏得就要倒在早就預備在外室一角精緻潔淨的小鐵床上了。但是精神飽滿的陳軍卻又吩咐侍者送來冰凍西瓜，汽水，坐下來，正正經經的對他說：

「現在我們來正式談你的問題罷。」

「談我的什麼問題？」他有點訝然。疲倦給驅走了一半。

「你的職業問題呀，生活問題呀。」

他噓了一口氣。爲了自尊心，他平靜的答道：

「我的職業還穩定，生活也還過得去。」

「老王！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你聽我說，」陳軍的赤紅色的臉孔更正經更誠懇了，「小學教員的生活到底好不好，我們不談它吧，反正我們知道就是。我們是老同學，同系同寢室兩年多，你的爲人，我向來佩服。這不是當面捧你，我心裏有數。」他咽了一下粗壯的喉管，「我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是，除了運動。新嘉坡失陷，我的父親沒有消息，誰知道將來怎樣呢？我過着沒有根的生活，也決不是辦法。」

他停下來燃紙煙，臉上有一抹暗影。他倒說了實話。這才引起了王維實的注意，他聽他再說下去。

「所以，去年冬天我搞了一個利源貿易公司，她也有股子。（王維實知道，「她」是指某五姨太太。）去年底結賬，

倒撈了八九百萬。但我這個人對商業完全不行，請了一個經理，看樣子怕靠不住。今天碰到你，再好不過。」陳軍頓了一下，又繼續說，「想偏勞你主持利源貿易公司。老同學，不怕直說，月薪暫定九千，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我打算最近，」陳軍漸漸興奮起來，滿臉閃着紅光，「這裏的總公司調整後，再在昆明設分公司，一切由你經理。必要時你到加爾各答去，我們有好的關係。到本年底或明年上半年，我們至少撈它千把萬。這完全是等我們去拿的錢。老王，你覺得怎樣？這是事業，無論如何，你總得給我幫忙！」

第一個湧上王維實的心裏的思想，是「這小子吹牛！」但一轉想，又覺得不盡然。正如他對這位直覺的人物的理解，也正如陳軍自己所說的「我這個人是一加一等二直說慣了的」一樣，這大概是實話。以陳軍與那位「厲害的女人」的奇遇關係，再通過她所可能有的其他「關係」，則陳軍所談的利源貿易公司，以及撈它千把萬的計劃，實在是無可懷疑的。「一切由你經理，月薪暫定九千，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此刻這才像雷似的震動着他的腦神經。倘若他答應「幫忙」，他不就是從此登天，高高在雲端上面從這裏飛到昆明，再由昆明飛到這裏的飛來飛去了麼？然而這在「氣魄不大」的他看來，又好像有些荒謬，有些可笑。而且，如所有在教育界呼吸清苦空氣的「教書匠」一樣，對於只願使自己肥胖的行爲，總不免側目的。不管性格如何，或怎樣貪財，總覺得爲理智所不容的，尤其在目前戰爭時期。現在王維實就這樣隱約的感覺着，雖然他是給窮苦壓彎了背脊，爲了計劃買伴侶孩子的粗布衣料，省下坐轎子的交通費，勞動自己的腳來回走一百多里的山路。

他沉默着，用手摸他的雜亂的棕黃色鬍子，作爲掩飾自己的波動的矛盾心理。

「你覺得怎麼樣？老王，這是事業。」

陳軍焦急的等待他的答覆。

「這在我很……很難說。」他有些困難的說。

陳軍似乎有點失望，皺了幾皺濃黑的長眉；但隨即在赤紅的臉孔上顯出確信的微笑。他站了起來，摔掉紙煙蒂子，用右手按着王維實的肩膀，愉快的說：

「好，讓你考慮考慮，明天答覆我。」

他走進內室去，只幾分鐘又走出來，那末平淡的塞了一張紙頭在王維實的灰布提包裏面，好像塞了一塊紙包糖。然後又站在王維實臉前。

「你累了一天，現在請休息。但是希望你明天有好的決定告訴我。看看在老同學的面上。」

於是他回轉身走進內室去了。

大概午夜後一點多鐘了吧。空氣這樣沉靜。從內室傳來林蘭小姐的細嗓音：

「現在正是夜會興緻最濃的時候。今夜是野貓夫人主催呢。我是來約你同去的。」

「要陪老同學，他是我最好的同學呢。」這是陳軍的次中音，「難得今天碰到。」

「我也這樣想。但是今夜的夜會，野貓夫人預備有極精彩的節目呢，而且有場面不小的合舞呢。」

內室的電燈熄滅了。

六

王維實已經躺在小鐵床上，在閉着眼睛反復的考慮他的問題。他先細細的分析陳軍所說的話，如當時聽到後所感覺的一樣，頗像吹牛；但經過再分析一下陳軍的地位與爲人，覺得又不像說謊。最後他確信陳軍並沒有騙他。那末，他是否應該幫忙呢？爲老同學的「事業」無疑義的應該幫忙。其次，爲改變他的生活，使自己一家人生活得好些，他也無拒絕幫忙的理由。他這樣的反復思考着，以致腦神經漲痛。在疲乏的朦朧中，又似乎覺得有一種聲音在他的耳邊響動。

這聲音好像從他的內心發出來，愈來愈響亮，一如雷鳴；不久這雷鳴又變成發射光芒的電炬，在他的眼前明顯的映出「發國難財」、「奸商」、「罪人」這些在他平日看來不名譽的字影。這字影像見於銀幕上的卡通，直刺入心胸，而使神經麻痺。他的頭部昏眩起來，沉重起來，夢囈似的喃喃着：「我不能做，不能；但我要生活得好一點；我不知道，不知道……」於是他覺得自己好像冉冉的沉落在一個無底的深淵裏面，漸沉漸深，似乎連呼吸都窒息了；但十分突兀，一下子他又覺得自己浮上來，愈浮愈高，直到彩雲繽紛的天空，而且好像坐在汽車廂似的飛機裏面了，而且在附近坐着他的伴侶和孩子。他們穿着天仙樣的彩衣，像是貴夫人與闊公子，臉上泛着玫瑰色，手裏拿着精美的糖菓。而他自己的臉部也泛着玫瑰色，穿着華貴的白西服，手裏拿着精美的糖菓。於是，他笑了，感到無上的快樂和幸福。但就在這時，前面突然奔來一團烏雲，閃着怕人的電光，在電光閃爍下，隱約有一羣拿着雪亮的大刀的赤膊的人，好像劊子手，隨着烏雲直向飛機奔過來。奔過來，奔過來了，於是一聲震動宇宙的霹靂，飛機像一隻受傷的老鷹，向烏雲不見底的深谷墜落，墜落，又一聲巨響，飛機碰碎了，而他也碰碎了。

他恐怖的張開眼睛，從小鐵床上驚坐起來，摸摸額部，流着水樣的冷汗，心劇跳着。環顧全房，一切依舊，電燈亮着。「唔，這是夢，一個可怕的夢。」他側耳靜聽，從樓梯上傳來響亮的橐橐的皮鞋聲。「剛才的巨響，就是這個聲音麼？」他想。正想再躺下去，皮鞋聲已響到門邊，門陡的被有力的旋開，走進來一位高大的女人。

王維實迅速向她的臉部看去，正碰着她的細長眉下的疑惑的大眼睛。隨即她轉過頭，挺起豐滿高聳的胸部，舞動着竹籬樣的圓突堅實臀部，走向內室，就像走向她自己的內室那樣熟悉。這時王維實看見才清晰的她穿着黑綢短袖旗袍，手臂搭着黃色海絨秋外套，頭上戴着黃色西式女帽，手裏提着精緻的黑色旅行小皮箱。

她推開門走進內室去了，電燈亮了。

「半夜三更還有女人來找，老陳這傢伙。」王維實想，重新躺下去預備再睡。

「小陳！我回來哉。睡得這樣早起來！」

王維實想見剛才走進內室去的高大女人的類似男性的洪亮聲音。立即像觸電似的，他想這許是那位某五姨太太，那位「厲害的女人。」他替陳軍擔憂了，林蘭小姐在內室，剛剛給他碰見。他尖銳起神經，期待着那將要來的事情發生。果然很快的他就聽到那高大女人的暴怒的吼聲。

「好！你乘我去昆明軋餅頭！并排睡在床上！哦，我以為是誰，原來是你這個妖精呀！好！你軋餅頭！」於是王維實聽到拉扯的聲音，肉和肉相擊的噼啪之聲，同時聽到陳軍的咆哮：

「你給我滾出去！」

「你敢叫我滾嗎？你這光棍！你，你，你這妖精！你，你……」

這是咬牙切齒恨得想吃人的齒聲，大概她在找林蘭小姐發洩憤恨了。

「你抓她的臉？」陳軍的吼叫聲，接着是打耳光的聲音，「給我滾出去！」

「你打我！你這禽獸！滾，滾！」好像在互相拉扯着，王維實本能的想進去勸解，但是這類事情勸解不得，而且他們關係又是這樣離奇古怪。

林蘭小姐從內室出來了，白嫩的臉頰上燃燒着紅光，但態度還是冷靜的，而且更莊嚴了，在用手指掠抹鬆亂的髮

「你逃走，有臉的不要逃走！」

高大的黑衣女人從內室趕出來，隨着陳軍也趕出來。她雙手蟹螯似的箝住兩腰，母牛一樣喘息着，站在林蘭小姐面前：

「我們講個道理！」

林蘭小姐輕蔑的撇起紅嘴唇，並不理睬，臉對向陳軍用平靜的聲調說：

「阿陳，再會。」她輕捷正確的走向門邊，又回過頭來，微笑着：「我諒解你，阿陳。」當她轉過臉去的時候，眼睛裏好像流下兩滴晶瑩的淚珠。

她走出門向樓下走去了。

高大的黑衣女人移動了一下腿，似乎還想趕去；但她發現了王維實的存在，好像發現了一位公證人。她走到他的
小鐵床前，訴說着：

「請你先生評評理，我這樣的爲他，」她用肥手指指着陳軍，「他竟沒有良心的軋餅頭。你評個理，這對不對。」

王維實愕然，他想不到這奇異的糾紛竟會問到他的頭上來，而且問得這樣突兀，這樣沒頭沒腦，這樣粗俗。他張開口，直着眼，一句話說不出，連苦笑都沒有。

「你評評理，乘我去昆明偷軋餅頭，這到底對不對。」她再次粗俗的對他說，「我這樣的爲他。」

王維實只有愕然。高天的黑衣女人得不到回答，有點生氣了，撇着嘴說：

「你這人是木頭！」

她坐到皮沙發裏去了，大眼眼盯着咬緊牙齒站在南窗下的陳軍，好像氣消了些，對他諷刺：

「想不到吧？我回來了，飛到昆明，放心不下，讓『他』自己去加爾各答，我就回來了，剛下飛機。多愜意呢，軋餅頭，剛剛碰到。想不到吧？我——回——來了。」

她拉長嗓音唱歌似的說着，諷刺着，盡量的發洩她的嫉恨；但站在南窗下的陳軍仍舊緊咬着牙齒，一句話不說。大概他恨透了。她盯着他的健壯得像黃牛的身體，盯着，盯着，忽然怨恨的顫着嗓音哭訴起來：

「我這樣的爲你，沒良心……你說用你的名字存銀行幾百萬就存幾百萬，說做生意就做生意，那一樣不依你，連那

蠢豬我都不管。我憑什麼這樣的爲你沒有良心，我還不是爲我們圖個下半世過快樂的日子，你竟打我，罵我滾……噢，媽媽啊，媽——媽——啊！我命苦，遇到沒良心的——人！」

她哭訴着，健康紅潤的大臉盤上滾着淚珠，陳軍似乎聽得不耐煩，也許是還有其他原因，走進內室去了。她睜着淚眼，盯着他進去，於是她也站起來跟着進去了。

斷斷續續的訴說還從半掩的門邊傳進王維實的耳裏，摸約有十分鐘，突的聽到她的笑聲，和「死鬼」的嗔罵，又聽到陳軍的帶鼻音的笑和「你快洗澡。」再摸約十分鐘，內室的電燈熄滅了，隨之而起的是放縱的嬉戲聲浪……

這一切都以那樣粗俗的動作，那樣放肆的話句，那樣醜怪的嘴臉表演着，王維實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聽覺與視覺。然而，這是事實，活生生的擺在眼前，活生生的聽到看到，使他無法懷疑。他們互相罵着「禽獸」，互相撕打着，但又那末快的互相嬉笑着，放肆的連房門也不關攔。好像污穢的狗類，剛剛死命咬鬪，忽又追逐起來。王維實渾身生起雞皮了。他細細的想一下，從下午到現在深夜，他像走進一部醜惡的電影裏面。他看到王維實伸手向淫穢的人家的「五姨太太」要錢揮霍，過着奢侈放蕩的生活。他看到那位高大健壯庸俗的黑衣女人，顫着高聳的乳峯，向一個貪婪的肥胖老年奸商要錢，拿來收買淫藥，而那個「肥豬」則戴着人的紳士面器，用着鬼計和陰謀四處搶錢，吸食人們的血肉，使自己肥胖得有一噸重，到處排洩着奢侈淫穢的細菌……這一連串具體的感覺與活動的形象，使王維實像患了惡性瘧疾一樣，全身發抖了。

「這是無恥！他喃喃着，「這是罪惡而我……」想起下午和晚上他所吟喝的冰凍飲料，昂貴的外國白蘭地，豐盛的菜餚，是淫穢無恥罪惡的交換品，他感到連腸胃都要翻起來，他激動的矚視全室，覺得充滿着凍結的無恥空氣。內室的男女鼾聲更增加了這無恥空氣的重量。他呼吸困難，頭痛，心跳，發燒。

「我不能留在這裏。」他告訴自己，「我必須離開這裏。」

他從小鐵床上下來，穿上自己的綠布制服，從床下取出灰布提包和油紙傘（這是茶房給他安頓的），扭開門，走下樓，像逃出地獄似的逃到街上去了。

夜風是清新的，他擡頭看看烏藍色天空上的星羣和下弦月，深沉的呼了一口氣，覺得心情輕鬆了許多。激動已過去了，作怪的他開始有些不滿意剛才自己熱病似的激動。「何必這樣呢？」他想，「老陳對自己的感情並不壞的。」於是他想起陳軍的直覺而誠懇的赤紅臉孔，以及他對他所說的話：「一切由你經理，月薪暫定九千，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他的心一震，好像有一隻魔手抓着他的頭髮。「這是一個機會，但是：即使不辭而走，也應該留一個地址給他，老同學了。」似乎頗有點懊悔與歉仄，但立即感到羞恥，他以剛才的激憤與強調的不信任來保衛自己。「老陳是吹牛，即使：總之我不能。」他想起自己做的墜飛機的惡夢，搖搖頭，「我不能，總之。並且他們的生活是污穢的。」他重又感到心境平靜了。

「先生……」一個女人從牆角的暗影裏閃出來，看了一眼他的灰布提包，又閃回暗影裏去了。

「可憐。」王維實對自己說：「可憐。」

忽然他想起陳軍塞在他的灰布提包裏的一張紙頭，他驚訝了。莫非陳軍有什麼陰謀麼？他急向提包裏找出來，打開來在路燈下一看，是一張中央銀行的支票，上面用自來水筆寫着一萬元。

「他用錢收買我！」王維實慘笑，「這是作惡的錢，污穢的錢！」他很想將這張一萬元的支票撕掉，或送給那站在陰暗角落的女人，但他沒有這種「大氣魄」（他是一個性格平庸而頗正直的貧困的小學教師啊。）同時陳軍的赤紅臉孔又湧上他的腦際。他祇能擺着支票慘笑。

許是將近午夜後三點鐘了，距離黎明還有二點鐘。這不長不短的時間距離，在疲倦了的夜行人是艱難的。王維實走在冷寞的街上，等明天買好學生的書籍文具與伴侶孩子的衣布就回鄉下去。他走着，提着灰布提包，夾着油紙傘，想

起從昨日下午到現在的離奇遭遇，感到脚步異常的沉重。

一九四三，八一〇——一五。

地下火

—

一九四一年冬天在青島。

星期日下午五點鐘左右，李蘋收到她的老同學遣人送來的一封信。

蘋：

請你於本日下午六時來我這裏，有一個朋友要介紹給你認識。

志清即日。

讀信後，她並不考慮將要認識的新朋友是誰，立即穿起藏青呢大衣，拿着提包，如往常一樣不告訴她的母親一聲就走出來了。

她沿着海濱馬路走去。

天色有些陰沉，風並不大，但相當冷。海水同天色一樣灰暗，滾捲着白練蛇樣的波浪。三艘烏灰的日本兵艦，殘暴的鱷魚似的踞伏在海面上，它們好像逐漸向她吞噬過來。那帶子一樣的棧橋和龜形的小青島，現在已被軍事化了，不時的來往着驕傲的日本水兵。

她有點憂鬱，有點悲哀，又有點憤怒；她加快脚步，低着頭，直向前走。

她從太平路市禮堂門口經過。

這裏有如銀幕上的一個特寫鏡頭：

汽車，馬車，人力車，人羣，把這一段寬闊的柏油馬路的交通完全阻塞。肥碩或精瘦的紳士，從車輛裏面跳下來，挽着特意修飾的豔裝婦人，滲和在蝌蚪羣樣的人叢裏湧進大門。日本憲兵傲慢的彎下嘴角但又顯然的假裝着微笑，在那裏歪着頸子走來走去。警察們認真而又驚慌的維持秩序。他們機警地閃着三角眼，提防着突然踢在臀部上的日本憲兵的堅硬皮鞋。

大門口豎着一座用金色紙紮的牌坊，寫着大紅字：「青島特別市公署主辦：慶祝香港陷落特請程硯秋老板今晚登台。」

而在附近的花崗石的牆壁上貼着紅綠色紙的標語：

——香港陷落表示英國勢力薄弱！

——打倒英國是需要中日兩國合作！

——只有消滅了英國東亞才能真正和平！

——建設大東亞使中國成爲王道樂土的國家！

李蘋輕蔑的撇一撇嘴，但在內心卻也有一個憂悒的聲音：

「香港真的失守了麼？」

兩個日本人站在石階上用攝影機對着這「熱烈的羣衆場面」拍照。他們的臉上泛着如像玩把戲者所常有的笑容。李蘋一閃躲在馬車背後，然後迅速的走開了。

轉過了幾條馬路，她走到了志清的家裏。

「現在纔來呢，」志清推一推他的小商人式的紅蒂瓜皮小帽，似乎有點不滿意，「瞧瞧你的手錶，早過六點鐘了。」

「市禮堂門口擠極了。」李蘋靜靜的說。

「你不是可以不走太平路麼？」

「誰知道那裏有『熱烈的羣衆場面？』」

「鄧先生知道的。」志清斜眼看了一下站在窗下的一個黑啤吱西服的陌生人，「他還替我們預備了三個位子呢。」

「去聽程老板的戲？」

「當然啦，日本人『南進』佔領香港，咱們似乎也得高興高興。」

於是志清眯着意味深長的眼色向那位陌生人介紹：

「這位就是我的老同學李蘋。」他再把瓜皮小帽向後腦推一下，更顯出高高的額門，「還是你自己向她自我介紹吧。」

那位陌生人，走近李蘋面前，用外交家的姿態，側着頭，深深的鞠了一個躬，然後不慌不忙的從西服內袋掏出精緻的珠皮夾，抽出一張名片，雙手遞給李蘋：

青島特別市警察局

特務科科长

鄧明

北京

一種近似本能的憎恨衝上李蘋的心頭，她恨恨的瞪了鄧明一眼，但立即像洩漏某種秘密似的恐怖起來，她明白了，志清所要介紹給她認識的「朋友」就是這位在敵人手下當特務科長的人物。她的背部一陣寒涼，像浸在冷水裏面，覺得站在跟前的不是人，而是吃人的豺狼。她想逃走，但一時間想不出理由，並且恐怕對方疑惑，反而顯出破綻來。

「李小姐，早就由志清告訴我你的大名，只是沒有機會相見。」鄧明合着雙手，冷靜的說，「你是志清的老同學，那太好了。」

最後一句話好像在暗示着：「你們的事我完全知道。」

「嗯。」她決定沉默，坐在椅子上了。

她偷偷的觀察鄧明的動作，他的皮膚與臉色略帶黑色，身材不高，但極健壯。眼瞼褐黑，慣愛作警惕的閃動和堅毅的凝視。他的年紀約有三十四五歲，有一頭的黑髮。他似乎時時在思索一些秘密的事情，而聳動着眉毛。這又使李蘋的背部像浸在冷水裏一樣寒涼起來。

「志清該死！」她憤怒的想。從眼梢看了志清一眼。他倒平平靜靜的在笑着。「爲什麼介紹這種人給我認識呢？志清該死！」

「我們去聽戲吧。」鄧明微笑着向李蘋邀請，「程硯秋的戲是不容易有機會聽到的，四大名旦呢。」

「我不想去。」李蘋連忙拒絕，口氣枯燥而堅決，「你們去吧。」她站起來，「我要回去了。」

「真是彆扭，又不是請你去唱。」志清似乎生氣了，搶下李蘋的提包，「聽聽程老板的荒山淚也不壞呀。」

「我不想去。」

「別太客氣吧。」鄧明微笑着說，「既然大家是朋友，何必拘束呢？」他站起來走向門邊，「請你們稍爲等一下，我去打一個電話，叫主辦人把戲票送來。」他拉開門出去了。

「志清，你這是什麼意思？把這種人介紹給我！」李蘋開始向志清咆哮。

「介紹給你認識呀。」志清裝傻。

「我認爲把幹特務的人介紹給我認識是一種侮辱！」

「你瞧，你暴怒的像一匹野貓了。」志清居然用諷刺的語調說，「事情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啊。」

「當然不簡單！」李蘋繼續咆哮。

「這就對了。凡事必需經過思索，再三思索，否則，只有像野貓一樣暴怒的份兒了。」

志清的閃爍言詞和那種類似教訓的態度，使李蘋稍稍平靜下來。她問：

「那末鄧明是什麼人？」

「警察局的特務科長呀。」

「志清，你別再開玩笑好不好？」

「是你自己在那裏開自己的玩笑，這該我什麼事？」志清仍舊用諷刺的語調說，「你想，我會毫沒來歷的介紹一個特務科長給你認識麼？我是這樣幼稚的人麼？」

「你爲什麼不明白告訴我呢？」

「現在還不到明白告訴你的時候，這不是不信任，而是爲了工作上的必要。」志清嚴肅起來，結束道，「總之，他所擔任的工作比我們更繁重就是了。」

李蘋側着頭想了一下，似乎猜出志清的話的意義了。

「不過，我總覺得鄧明可怕。」她說，「你不怕他出賣我們麼？」

「出賣？你說得多好笑！」志清笑起來，就像聽到小孩子式的最沒有分量的話。「剛纔他還告訴我，昨夜東鎮被捕

的五個青年囚禁在什麼地方呢？」

顏李睜大了眼睛，怔怔的問：

「我們的事，你全讓他知道了嗎？」

「這有什麼辦法呢？」志清懊喪的低下頭，「你知道，他的消息比我們靈通得多呵！」

「瞧瞧你幹些什……」

顏李還沒有說完，門突然被有力的推開，鄧明滿臉怒容走進來，重重的坐在椅子上，在粗暴的罵着：

「媽的，留給我們的位子，給憲兵隊的一個姓甯的小子搶去獻慫勁了。媽的，惹到我頭上來來了，我非得找點錯，揍他一頓不可！」

「這是什麼意思？」顏李想，睨了一眼鄧明的微黑的憤怒臉色，「脾氣這樣暴躁的人也可能是地下工作者麼？」

忽然鄧明又跳起來，說是要去找主辦人說話，連志清也阻止不住他。

「這是什麼意思？」鄧明走後，李顏冷笑，「幾張戲票也值得這樣暴怒麼？」

「也許大有用意在。」志清平淡的評論着，「借戲票發一通脾氣也許與工作大有關係的。唔，一切都是機微奧妙的。」

「你得啦吧，我今天算倒霉！」

李顏說完走回家去了。

二

經過了第一次介紹，鄧明就經常的到李顏家裏去找她，好像他有這種權利。這使他非常苦惱和恐怖。在她看來，鄧

明總是用偵探的眼光注視她，好像一隻獵犬的眼光，沉毅而又凶狠。每次看到這種眼光，全身有如針刺。她十分不滿意志清，覺得他這樣隨便的把自己的和友人的生命，尤其是團體的生命放在鄧明的手裏，簡直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雖然志清自認不「幼稚」並且告訴她不必怕鄧明；但她認為這是志清在自欺欺人。根據她和志清同學時期的觀察，志清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容易興奮，甚至容易發瘋，慣愛在幻想中冒險。無疑的這一回又是冒險，誤把幹特務的鄧明看作一個抗日的志士。以後會有怎樣可怕的事情發生，除開鄧明，誰也不知道。想到這個，她的背部又像浸在冷水裏面一樣寒冷起來。

現在，李蘋和鄧明在中山公園散步，坐在紫藤架下。李蘋看着前面的修剪成相同兩條綠色軌道的冬青樹甬道，極力使自己冷靜。她聽到鄧明在憂悒的但也似乎帶着驕傲的聲音告訴她一些事情。

「昨夜由鐵路警察抓到三個破壞鐵路的遊擊隊，用鐵絲穿着手心……」他斜眼看了李蘋一眼，「恐怕局長要交給我辦吧？」

李蘋沉默着，仍舊凝視着那修剪得像綠色軌道的冬青樹甬道。

「今天一早，本局保安隊會同憲兵隊一共開出八卡車，到鐵路沿線去剿遊擊隊了。」停了一會，鄧明又說，「恐怕又有一場戰鬥吧？」

李蘋移視線看向上的光禿槐樹林，她的心境跟光禿的槐樹林一樣灰暗。

「爲什麼要這樣零零碎碎的犧牲呢？」她聽見鄧明似乎在嘆息，「一次一次的教訓還不夠麼？」

「這關他這個狗腿子什麼事呢？」李蘋想，「別以爲我是小孩，哼！」

「李小姐，請你回過頭來好麼？」

「你說你的就是我聽着的。」

大的密集槐樹林附和着大海的嘯聲，宇宙是震動而又肅殺的。

「今晚也許大檢查。」鄧明用一種類似兄長的語調對她說，「不必要的書籍信件之類最好燒掉，知道麼？」

「哼！」李蘋低低的哼了一聲。

海濱公園的矮松林，在兇猛的海風中一如海濤似的澎湃着，滾捲着，水族館和遊憩亭的紅瓦顯得更紅。海浪打在石欄上激起丈多高的浪花，遠處的海濤則像蛟龍一樣翻騰着。這是青島市最美麗的區域，一些壯麗的別墅，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是有如一幅鮮明的水彩畫的。

「我先走了。」鄧明傲岸的跳上一架人力車，但聲音却是懇切的，「注意，今晚也許大檢查。」

「魔鬼！」李蘋鬆過一口氣，對那載着鄧明遠去的人力車擡嘴詛咒着。

三

晚上果然大檢查。在傍晚，當還未開始大檢查的時候，鄧明匆匆的帶了一包麻布包着的東西到李蘋家裏來。他一下放下這包東西，就用類似強迫的語調對李蘋說：

「這一包東西暫且放在你這裏一二天。」

「你別亂栽誣人！」李蘋蒼白着臉吼叫。

「注意，這是你的工作！」

「你別亂栽誣人，你！」李蘋繼續大聲叫。

「小聲點！」鄧明嚴肅的凝視着李蘋的眼睛，「這是我們的寶貝，今夜你有責任保管它！」

「你最好用槍打死我，別這樣卑污醜惡！」

「什麼回事？」李蘋的母親從後房門裏出來，攜着她的九歲的弟弟，驚慌的問。
「李伯母，」鄧明微笑的對她說，「這是一包小東西，今晚暫且放在您府上。」

於是他不等到回答，僅對李蘋肅穆的瞥了一眼，便走出門去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母親又問。

「媽！」李蘋撲在她母親的懷裏。「這都是志清害了我，他介紹我認識這個狗腿子。」

「我早告訴你別跟志清他們來往，你偏不聽。這年頭……」

李蘋突的從她的母親懷裏跳出來，走到那包東西前面，用腳出力踢了一踢，那包東西發出嘎嘎的響聲，似乎在說「危險」呵，危險，無疑的這是鄧明栽誣李蘋一家人的罪物。

「這倒底是一包什麼東西呢？」李蘋的母親摸着那麻布包，「噫，是一個木箱子呢。」

「媽！我們把它丟到外面去吧！」

「這恐怕不行吧！」母親皺眉，「如果他來找呢？像他那種人是不好辦的。」於是安慰她的女兒，「他既然敢放在這裏，也許沒有什麼危險吧。」

「媽！你不知道！」李蘋幾乎神經錯亂了。

夜裏十點鐘的樣子，檢查人來敲門了。李蘋的母親去開門，隨即鄧明陪着一個便衣日本人和兩個黑衣警察走進來。鄧明的態度是做作的，他用獵犬一樣的眼光注視由於憎恨恐怖而顫動着嘴唇，但又竭力故意裝做鎮靜的李蘋。他像法官似的詢問李蘋的母親。

「她是誰？」他用下頷指向李蘋。

「我的女兒。」

「叫什麼名字？」

「李蘋。」

「在那裏讀書的？」

「從前在市立女中。」

「她幾歲了？」

「二十三歲。」

「結婚了麼？」

「結婚了。」

「她的丈夫呢？」

「去世了。」

「什麼時候？」

「廿六年春天。」

「她現在做什麼？」

「在照家顧我和弟弟。」

「你們怎樣生活呢？」

「我的丈夫留給我一點財產。」

「這房子是你自己的麼？」

「是的。」

鄧明鷹似的在全房察看了一下，又向後房探了探頭，謙恭地和日本人說了幾句日語，日本人點點頭。於是他們開始向門口走去。鄧明將要出門時，用腳踢一踢那藏布包的木箱子，疑惑的問李蘋：

「這是什麼？」

李蘋用殉難者的眼睛死死的盯住鄧明的臉孔，那臉孔顯然在快意的微笑着。她幾乎狂叫出：「這是你這狗腿子放下的東西！」

「是一個酒箱子呢。」李蘋聽她的母親用空洞的茫然的聲音說。

「唔，一隻酒箱子？」鄧明平淡的說了一聲，走出門去了。

「媽！」李蘋撲在她的母親的懷裏，低低的啜泣起來。

「唉！」母親撫着她的頭髮，深長的嘆了一口氣。

四

第二天清早，鄧明來拿那「危險」的木箱子。他以極愉快的聲調對李蘋說：

「很好，你很冷靜。母親的答話也很好。可見你平日有準備。這很好。」他讚嘆着。

李蘋憎惡的盯住他，堵着嘴一聲不響。

「這是我們的寶貝呢。」她看見鄧明像愛人似的摸着那木箱子，「沒有它我們將變成聾子呢。」他笑着，「現在我要把它拿走了。」

臨走，鄧明走近李蘋面前，似乎想和她握手說「再見！」但李蘋石膏像一樣站在桌邊。鄧明嚴肅的眼瞳正視她，細聲說：

「明天起戒嚴五天，一切注意。昨夜又在東鎮抓了七個。」他提起木箱子，聲音更嚴肅，「今晚六時請你到志清那裏去，我們等你。有點事情要請你幫忙。」

李蘋一直堵着嘴，盯着他走出門。

晚上她沒有踐約，她不敢去，她害怕鄧明。雖然她大致的看出鄧明不會陷害她，但鄧明的神祕行動，使她無法不懷疑。而且，她以為敵人是陰險狠毒的，經常派遣一些奸細混進抗日團體裏來，以最激烈的抗日姿態出現，然後一變，將一些熱血青年像捉鷄一樣捉去了。因此她不大敢去志清那裏了。固然她信任志清，信任他絕不會變節；但她不信任鄧明，倘志清不對她說明鄧明的地位，她是不能不像蝸牛一樣用壳來防衛自己的。但又時常感到一種內疚，一種像犯了過失的苦惱，好像不到志清那裏去，她的生活是比沒有空氣的瓶子更空虛的。爲了失約，她足足失眠了一夜。

那以後就連天連夜戒嚴。

在戒嚴時期，全青島的商店緊閉着門，武裝的日本兵，坦克車，機關槍隊，機器腳踏車隊，在馬路上威武的遊行着。警察們面對着牆壁雙手垂直的站着，倘一回頭，可以立即被射死。夜裏，海上的日本兵艦射出探照燈，或者隆隆的向海外發炮，而在天空中，偵察機蝙蝠一樣巡飛着……

「志清該不會出事吧？」李蘋焦急的想。

差不多像做惡夢一樣接過了五天五夜，就在戒嚴解除那天晚上，她帶着內疚和不安的心情走去志清那裏。不在，她用以前志清給她的鑰匙開了門，一切依舊，她安心了。

「他到那裏去了？」她自語着。在寫字台上，她看到一張字條：

「明兄來時請稍等一會。我去找蘋。即回。清留。」

「唔，他倒去找我了呢。」但想到鄧明要來，她又不安了。

她順手翻開一本「世界偉人傳」，看見一張爛紙：

「今晚九時，我們得把緊急消息，用無線電發報機發出明。」

有如一聲巨雷，李蘋全身的血流都似乎停止了流動，她頹然坐在椅子上，雙手掩着臉部。

門突然被有力的推開，她著驚的跳起來，慌急的向門邊看去，進來的不是鄧明，是志清。

「呵，是你呀，我去找你，你倒先來了！」志清喜悅的跟她握手，取下紅蒂瓜皮小帽，用手背去抹額汗，「最近你幹些什麼？自從把鄧明介紹給你認識後，你就藏起來了。」

李蘋的臉上泛起了兩朵紅雲。

「鄧明來過麼？」志清問，四處注視着。

「沒有。我剛進來。」李蘋的臉更紅了，「近來鄧明好麼？」

「在大檢查後那天早上，他不是去你那裏拿木箱子嗎？」

李蘋連耳朵都紅透了。

「你受驚了吧？其實那是很平常的。」志清稍為改變了諷刺的語調，「爲了保護那木箱子，他不能不這樣。以前大檢查，當他派到我那一區檢查時，他也把木箱子放在我的泰昌店裏的。他不是去你那裏檢查來麼？」

「爲什麼要這樣呢？」李蘋問。

「爲了比放在別處給別人檢查更妥當。」

「那木箱子裏面是什麼呢？」

「我們的寶貝，一個小小的無線電發報機。」志清笑起來，「嘿，這玩意，現在可不容易得到呢。」

「那麼鄧明是……」

「鄧明麼？」志清瞭解李蘋的意思，「鄧明是最完密最勇敢的組織裏面的一個戰士，一個最徹底的戰士，我們的抗日救國團是受他領導的。」

李蘋低垂下頭，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潮溼。

「那天你失約後，鄧明說，『時代太偉大，而我們太渺小了。』那天是有一種重要工作適合你做的。」志清的語氣似乎在譴責他。

「志清……」李蘋孩子似的噘着嘴。

「其實這也難怪你。」志清握住她的手，「不過，我總以為你可以看出鄧明是什麼人來的呢。」

「志清，原諒我吧。」李蘋抬起頭來，滿臉通紅，正視着志清的眼睛，「我多少看出一點鄧明的態度的。但是，她的臉紅得像玫瑰了，而且呼吸有點急促，『在這種賭博式的戰鬥中，在這種潛水艇式的戰鬥中，我……』她沒有勇氣說下去了。」

志清完全愉快了，他再一次的握住李蘋的手，安慰她。

「現在你來了，再好不過了。以後我們會更有經驗的工作的。」

李蘋很想問志清一些關於鄧明的事情。比如，鄧明怎樣能够在敵人的機關裏工作，又怎樣取得敵人的信任；同時怎樣在那種危險的環境中進行救國活動。但她一轉想，這些全是屬於最精巧最勇敢的戰術問題，只有從實踐中去經驗，談不清，而且是無法談的。現在她只覺得鄧明偉大，有如一個全身閃爍鋼鐵光芒的值得人們永恆崇敬的英雄雕像。她只有向他學習，做他的學生，而且用比愛母親比愛愛人更深湛的感情敬愛鄧明。想起她自己的撤撤傳單貼貼標語，或口頭向人家宣傳宣傳的「救國工作」那是怎樣的浮泛和不足道啊！

「鄧明爲什麼還沒有來呢？」志清看了看他的手錶，「現在已經過了九點鐘了。」

他在屋裏來往的踱着，神情逐漸不安，重新帶上紅蒂瓜皮小帽，臉色陰暗下來。李蘋也不安起來，同志清一樣來往

的踱步。

「他向來沒有失信的呀！」志清又看錶，皺着眉頭，「莫非出了事麼？」

李蘋突然說：

「有地方好找麼？我去找他！」

「沒有。」志清憂慮的答道，「沒有地方好找。在夜裏，他的工作多半是十分艱辛的。」

「呵！鄧明！」李蘋在心裏叫喚着。

五

鄧明果然出事了，在青島時報上用特號字標題，刊着這樣的消息：

「青島特別市抗日救國團組成者，間諜鄧明（真姓名華剛）昨晚九時在市郊某處，彼正用無線電發報機報導消息，企圖策動游擊匪徒襲擊本市。聞正受審判中。」

李蘋在家裏捧着報紙，一雙手發惡寒似的抖悚着，那些黑鉛字像一顆一顆的子彈直射進她的胸膛。她不敢看，丟下報紙，躺在床上，雙手掩着臉部。但過了一會兒，她又不相信這是真實的消息。她從床上跳起來，再拿起報紙，呼吸急促的忍痛再讀一遍，終於她流下哀慟的眼淚。

「呵！鄧明！」她一邊哭泣，一邊低聲叫喚。「呵！鄧明！」

她慌亂的穿大衣，打算出去找志清，還未出門，志清叫人送信來了。

「我去鄉下看母親。望你在家陪伯母，千萬不要亂跑！」

她撕碎了信，重心流下眼淚，躺在床上，哀慟的呻吟着。

「啊！鄧明，中華民族的勇士……」

半個月過去了，鄧明被捕後生死毫無消息。在悲哀憎恨憤怒的沉重感情糾扭中的李蘋看來，青島的市民已經忘記有過這樣慘痛的一件事了。她覺得世界好像已經毀滅，又好像覺得青島的所有中國人全數是沒有脊骨的軟體動物，只會在潮溼的地下無聲的蠕動，可憐可恥到全世界再也找不出這樣的一人類。她悲哀，憎恨，憤怒，幾乎近於瘋狂。最後她接到日夜所焦急期望的志清的信了。

蘋：

請於本日下午六時來我這裏，有一個朋友要介紹給你認識。

志清即日

她立即穿起藏青呢大衣，不告訴她的母親一聲，焦急而又果敢的走出家門。

她沿着海濱路走去，靠海一邊的冬青樹已從深綠的枝葉上抽出嫩綠的新芽，在初春的陽光下閃着膏油的光澤，它們帶着潑刺的飽滿生命力，正像現在李蘋的心帶着潑刺的飽滿生命力。

她逕直的到了志清家裏。

「呵，你來了！」志清緊緊地給她握手。臉部痙攣着，興奮而又親切。他轉身對一個陌生人說：「這一位是陳利安先生，這是李蘋。」

那位陌生人給李蘋握手。他的手瘦而黑，像鐵絲一樣有力。他的年紀約有三十八九歲，戴着同志清一樣的小商人式的紅蒂瓜皮小帽，穿着粗藍布長衫，黑布鞋。他的臉頰很瘦削，顴骨高高聳起，像兩座尖銳的山峯對峙着，挺峭的鼻樑，山脈一樣直指着兩片有着稀疏的鬚子的菲薄嘴唇。他的額為深陷的眼眶，閃着逼人的古劍似的寒光。

「鄧明怎樣了？」李蘋急忙問志清，「有消息麼？」

志清低垂下頭，在磨動他的牙齒。沈默了一會，毅然抬起頭來，一字一句的，清清楚楚的答覆李蘋：

「他給綁在柴堆上，」志清顫動喉核，「全身澆上煤油，給活活燒死了！」

李蘋凝視着，眼瞳直盯着前面，似乎沒有看見什麼東西，甚至不感覺到世界的存在；但作怪的沒有眼淚，她只是那樣木然的直視着前面。

「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她聽見陳利安發出類似銅鐘一樣洪亮的聲音，「在鬥爭過程中，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李蘋一揮頭，看向陳利安，正逢着他的古劍似的閃着寒光的眼睛逼射在她的臉上。這眼光正是一個人的靈魂的昭示，比什麼都更明白的告訴她，這新出現在她面前的陳利安，正和鄧明一樣是一個最澈底的戰士，一個爲「大我」和敵人作殊死戰的最澈底的戰士。

她那末堅決的跨上前去，就像跨上火線去那樣，緊緊的握着陳利安的瘦手，以致臉色都青白了。她從靈魂裏發出要求的聲音：

「請允許我參加比『救國團』更積極的組織，陳先生！」

陳利安回答她的握手，古劍似的閃着寒光的眼睛嚴肅的盯住她，像在透視她的靈魂；但卻用相同父親那樣慈祥的語調對他說：

「可以的。我可以負責介紹。」他的瘦手輕輕地撫着李蘋的手背，像撫摸女兒一樣，「其實救國團的組織也是積極的，問題在於怎樣工作罷。」

「但是，別忙。」志清愉悅的對李蘋說，推一推他的小商人式的紅蒂瓜皮小帽，使他的額部顯得更高朗，「你知道，陳同志是俺泰昌雜貨店的掌櫃，今天才上任的。」

他們三個人互相對看了一會兒，愉快然而嚴肅的笑起來。

一九四四，五，十八——廿一日渝。六月二日重稿。

二對夫婦

一

武昌的舊式房屋的建築，從外面看起來像是一座一座的城堡，既高聳又不開窗戶，除開前門後門之外，給灰色牆包圍着。走進去的呢，則多半是二進三進的深沉院落。隨處是長大的木扉，隨處是灰塵，假使是陰雨天氣，那簡直好像在隧道中。我和仲君就住在這樣的一座舊式建築的房裏，而且是住在最後進的樓下。

樓上住着遠君夫婦，他們是教育界中人。遠君是個胖子，走路愛激烈搖動臂膀，所以他不因了體胖而走路遲慢。他為人謙恭，遇見同屋住的任何人必點頭，且廣交朋友。他是學藝術的，畫得一手好畫，而歌曲也唱得不壞，所差的是聲音不結實，太空。他的太太除衣服的面色時常不同外，長型的臉上也經常起着顏色的變化。有時候是杏黃，有時候是大紅，而有時候則簡直蒼白得可怕，但容顏盡管由於脂粉的顏色而時起變化，卻始終掩藏不住她那長型臉上的多量的黑色斑刺。她操着天津口音，那聲音像是從鼻子裏發出來的，尖銳得使人吃驚。她慣愛對遠君發脾氣，撒嬌，動不動撒着她那闊大的抹滿了大紅脂膏的粗糙嘴唇，彷彿一個潑婦。對於她，無論大小事情，遠君總是盡量「委屈求全」。他說她是「小孩子」，實際是因為遠君比她大十多歲，並且老家已經有「結髮妻」和孩子。如果必需有其他附屬原因，那大概是爲着「愛情」吧？

「爲着愛情」當遠君受了那個女人的氣，給朋友們發覺了，他會咧開向上翻的厚嘴唇解釋道：「一切可以犧牲，受點氣算什麼呢？而且，唔，她還是一個小孩子。」

他的朋友笑起來，他卻一味正經，再加以補充：

「是呀，她是小孩子。現在才不外廿二歲。在家裏她是嬌養慣了的。父親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而且疼愛她。現在她跟了我走出來已經是十分委屈了。但她的確很愛我。」

在寒假，遠君的女人不去某小學教書，整天藏在家裏烤火盆。遠君了解「寂寞」的可怕，於是每天他從某機關回來，近乎奔跑似的踏着又響亮又急促的脚步奔上樓去。如果遇着那女人高興，她就用孩子向母親撒嬌時的那種嬌得怕人的鼻音說話。像貓叫，啾啾地，噤噤地，從樓上竄在院子裏，使所有的鄰人渾身生起不自然的鷄皮。否則，遠君回來得慢些，那末她就默默地臉孔朝牆躺在牀上。這時候，自然，遠君着了慌，他弓起脊骨，低聲地：

「怎麼又不舒服了麼？」

他伸手去摸那生氣的女人的額部，探探是否發熱。出他意料之外，給那女人用臂膊出力一格，把他的懦怯快伸出去的手拋在床架上，發出骨肉碰木頭的痛楚聲。

「你又使性子了。」他喃喃地說：「何苦呢？這會壞身子的。」

女人仍然頑固地不答腔，連氣都不透一口。

「也許我回來錯過時候了。」他只好自語式的解析了：「但是沒有法子呀。人在社會上，不能不交際。去看一個朋友，多談了幾句。這是不得已的。你……唉。」

好容易使女人對牆壁說出了這一句：

「說得好聽。人家自己在家裏……」

她竟鼻子衝衝響，哭起來了。像受了絕大的冤屈，那麼悲哀，那麼可憐。

但哭聲總比「沉默」可喜，這是表示女人已經回心轉意，有妥協可能了。遠君火速捉住這周機會，坐在床沿，小心

替她蓋被，摸她的頭，拍她的肩，堅決向她提出擔保：

「以後我絕對按時候回來就是了。」

女人一翻身爬坐起來，長型臉由於氣惱原諒的互相牽扯，斜歪着。不久，又出奇的笑了，並且用鼻音嬌聲問：

「你吃過晚飯了麼？」

「啊，啊，你就是這樣的小孩子氣！我那能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吃飯！那能！我趕回來跟你一塊去吃呀！」

他輕輕地在她底長型臉上拍了一下：

「你，嘿，嘿！」

女人經過這種愛撫手術，溫馴得如同一條「小羔羊」了，連忙對鏡子檢查可以誘惑他的「伴侶」的臉部。而後跟隨在哼着「義勇軍進行曲」的遠君後邊出去吃晚飯。

遠君是絕對遵守自己的諾言的，真的後來並無一次「遲歸」！但他是廣交朋友，如果除去某機關工作之外，即回來「陪太太」，不是疎忽了朋友麼？這對於他是一件嚴重的事，決不能如此。於是他「變通辦法」，把朋友請到家裏來。起初，他頗有得意這種「兩全其美」的辦法——既能在家裏陪太太，又不致於疎忽了朋友。但朋友來的次數多了，又引起「小孩子」的不耐煩。一次，有兩個朋友從戰區逃亡出來，找到了遠君，晤談才數分鐘，那兩個朋友便發覺出遠君「怕老婆」的態度。想要告辭，但久別重見，許多話未說完。於是用一種試探的口氣對遠君說：

「現在幾點鐘了，我們該走了吧？」

「早哩，早哩！」遠君連忙說：「還沒有坐五分鐘，這樣快就走！」

這種熱心「留客」的態度，正觸着他的已經不耐煩的女人。她背着客人的面用剪刀敲着桌子，扭着頸子，撮起大紅嘴唇，發出鼻音：

「人家要走，你就讓人家走好了，你又留人家。」

遠君的臉孔發青了，這無異當場掃他的面子！他氣得渾身顫抖，正想對她來一次破天荒的發作。可是那兩個朋友看見情形不妙，趕快拿了帽子起身告辭：

「以後再談吧！」

一時遠君手足無措，再留呢？還是不留呢？他決定不下，只是：

「啊啊，走了啊啊！」

他把客人一直送到大門外，態度十分不自然，滿臉抱歉之色，對客人說了許多「苦衷」。他的朋友答覆他一種近乎諷刺的微笑。而一個比較口直的老實責備似的說了：

「我們是來向你辭行的。今晚我們要去西安了。」

遠君像給打了一棒，喃喃地說：

「這樣快麼？這樣快麼？」

「是的，這樣快！」那個口直的朋友有力的答覆他：「流亡的人，是走得快的！可惜我們只談了幾分鐘！」

他的朋友掉轉頭消失在匆忙奔走的人流裏。遠君踏著沉重的脚步奔上樓，乘着一時的怒氣對女人喊：

「你簡直豈有此理！當場當場……你！」

他的圓形的鼓兒臉抽搖着，喘着短促的呼吸，渾身充滿了破壞的暴力。假使不是有點涵養，他簡直就想動武，將茶壺打碎，推翻桌子，扭着女人的頭髮，以至拆散這個賦人的「家」。

女人起初有點驚訝，長型臉拉得更長了，睜着黃色的眼睛。但僅一瞬間，她明白過來，知道自己有力量可以制服第一次向她挑釁，並且暴怒着的對手。於是她運用出她的「孩子性」尖聲叫：

「我當場什麼我！你說！」

「你當場掃我的面子，趕走朋友！」

「他們自己要走，怎麼說我趕走了他們！」

遠君有點氣弱了，定眼看去，他的「小孩子」的眼眶已經開始紅潤了。他聽見她恨恨地哼：

「他們要走走，關我什麼事？他們在這裏，我……我不方便，你不知道麼？」

遠君的氣完全沒有了。他知道，現在她已經有「結晶品」在肚子裏，生理上起了變化，差不多不上五分鐘就必需坐馬子。他自悔剛才的粗暴，這像什麼呢？向女人橫眉瞪眼，並且狂亂地叫喊着，如同同一匹公牛。他溫和了下來，細聲地：

「你不好到後房去麼？」

「人家聽得見！」

「也可以下樓去借人家的坐一坐呀。」

「我不願意！」

突然女人倒在床上哭了，越想越傷心，跟他跑了出來，受盡千辛萬苦，到如今，他竟擺出「夫權」對她大發「雄威」，將來還堪設想？是的，將來……一片渺茫，一片黑暗！他在老家有「結髮妻」，有孩子，而自己竟愛上了他，現在竟受他欺侮！將來會弄到什麼田地？將來將來！

「總算我沒有眼睛，總算……啊啊！」

她大聲地號哭，用手打着床板，雙腳踢着棉被，淚水溼透了衫襟，彷彿遭受了最重大的打擊，恨不得迅速脫離這個痛苦悲慘的世界。

遠君着了慌，盡可能的勸慰，盡可能的陪不是，並盡可能的向她提出保證，以後決不至再有使她傷心的事情。這站

在他的地位上，必須要這樣完全喪失「夫權」的；因為太太已經有了「結晶品」，萬一由於過度的刺激，有三長兩短，那不但是悲慘，而且是罪惡的。

這一場「爭端」經過好多曲折：賠罪，認輸，忍氣，保證，這才露出「妥協曙光」，「和平」解決下來。但因他們兩個人的性情各各不同，不久又險些發生「衝突」。那是一個星期日上午，遠君的上司某處長，路過遠君所住的門前，他請這位「貴人」到家裏談談。這在人情上或者交際上是必須的。然而，當他把「貴人」引導到家裏，他的女人橫躺在床上不起來。這使那個「貴人」慌忙退出門，來不及喝茶，便擺起一副憎惡的神氣走了。自然，這使遠君慌亂，而感到對上司的「不敬」。怒惱之下，他又想對太太發作了。但受了前一次的教訓，他已經沒有勇氣再行使「夫權」，他只好略帶埋怨的口氣對女人說：

「客人來了，你也得起來招待招待，這與面子……」

「我生在世界上，」女人說：「並不是爲着對人陪笑臉，招待人家的。」

「但是，你也不好躺在床上不起來呀。」

「我那裏知道你會領你的什麼處長來？」

遠君又認輸了。他忍下了氣惱，臉上現出不自然的笑容，把話頭引到別種事情上去，免致再來一次寒心的爭端。於是，以後他再來一個「變通辦法」，每次領客人來家裏時，他即在樓下院子裏對樓上大聲喊：

「芝萍！客來啦！」

同時他脚步放慢，將樓梯用皮鞋踏出響亮的哀鳴，好使樓上房間內他的女人準備一下，不至於再有躺在床上下不理客人的不愉快事情發生。

仲君每次聽見遠君在院子裏大聲喊叫，或聽見樓上的嬉笑聲時，他就皺起只有兩簇的短眉毛，發表他的見解：

「我走過許多地方，見過千百對夫婦，卻從來沒有看見像他們這種樣子的夫婦！」

二

真的，像遠君夫婦這樣的，我也確實少見。我們住在樓下，每天夜晚都被騷擾得坐立不寧。一下子從樓上傳下尖銳的貓似的叫聲，一下子又互相嬉笑着，用木屐敲着樓板，炸彈似的從我們頭上壓了下來。或者在半夜，遠君跑着脚步，端着爲他的女人所瀉滿着尿水的痰盂，走到前樞，瀑布似的傾倒在院子裏，剛剛落在我們樓下的窗前。這樣的擾亂別人和不講衛生尚在其次，而遠君的絕對服從女人的態度確是十分驚人。

「對於女人絕不能像遠君那樣一味順從和屈服，」仲君對我說：「這會變成她的聽差或是奴隸。一個男子變成了女人的聽差或奴隸，那像個什麼樣子？還能有所作爲幹事業嗎？」

我故意向仲君提出相反的意見：

「唔，夫婦間說不到聽差或奴隸，那是爲着愛。雙方愛着了，一切都可以互相幫助，互相代勞的。」

「什麼是愛！這是中學生們欺騙自己的瘋話！」仲君幾乎叫了起來：「全騙鬼。男女間的結合只是一種互相間的利用，生理上的利用，經濟上的利用，社會地位的利用。一句話，生活上的利用而已。你不妨看看事實：女人們爲什麼總愛跟身強力大，有錢有勢的男子結婚呢？是利用。男子們爲什麼專挑體格健美，經濟可以獨立的女人做情婦或者太太呢？同樣是利用。這不是很明顯麼？無論男子或女人，互相地利用着，可以在生活上得到便利和滿足。所謂愛，還真是天曉得！」

仲君的這種「男女利用論」是否怪誕呢？據我看，這不外是由於一部份男子爲「愛」所俘虜，喪失了理智變成白癡，像遠君那樣，因而看不慣，從而產生的一種逞強的反動。這就好像法西斯蒂對共產主義處逞強反動一樣。假使這

個此喻不會不倫不類的話。

「所以對於女人必須強硬，山嶽般不可動搖。」仲君繼續發揮他的卓絕的見解：「一動搖，比如稍對女人低聲下氣，她就什麼毛病都發作了，撒嬌，哭，以至於無端生氣。男子就不免吃虧。最緊要的是錢抓緊。沒有錢不能生活。她不會作怪了。」

「她跟你鬧呢？」

「不理她。」

「她上法院告你。」

「已經供給她相當生活費，我沒有罪。」

「她去荒唐，給你難堪。」

「這她是犯罪的。有夫之婦，捉獲，離婚。」

「她狡猾得很，毫無破綻呢？」

「那決不會，不正當的行爲總無法隱藏的。」

「女人做起這種事，比軍事間諜更技術。她就是用各種方法給你難受，絕不露出構成罪狀的痕跡。」

「那，那，那樣的女人很少。倒霉碰着，我會走，遠遠的走開。」

結局，仲君還是一個懦怯者。如果真的碰着刁潑狡猾的女人，他仍然不免一走了事。不過據仲君說這種女人很少，大部份的女人，只要錢抓得緊，就可以使她們屈服。

仲君是學會計的，即使對女人也精於盤算。在上海時，他有過不少的情婦，但決沒有一次吃虧。他的舊同事，那個愛說閒話，在前院住的賀君告訴我：仲君在上海有一個未婚妻，大概已經同居過。但仲君一口否認。我也半信半疑。因為根

據仲君對女人的卓絕見解即使和某女人有婚約，也是一種「利用」而同時，仲君同遠君一樣，在家裏已經有「結髮妻」和孩子。

紙不能包火，他的未婚妻事前沒有告訴他，從上海到香港，冒着敵機的轟炸，由粵漢路到武昌來了。

那是二月下旬，初春的一個深夜，我同仲君被這來客從夢中驚醒，尤其是仲君更爲惶惑。他躺在床上並沒有起身，態度顯得不自然。當他的未婚妻帶了一個表妹走進房來，仲君還在床上。於是他的未婚妻用一種上海女人派頭的腔調，大聲地說話，並且用頗爲尖銳的聲調對向牀上的仲君：

「弗認識嗎？翻在牀上好寫意……」

從燈光下，我定睛看去，她是一個年約二十八九歲的女人。身材高大，燙髮，嗓音俏皮，而且如同破舊的胡琴音。她手裏拿着黑手提包，穿着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外罩黑絨大衣。她站在燈火下，完全一個大大型，圓臉，尖鼻子，白牙齒。

仲君仍然沒有起身，並不說一句話，只是含糊的啣唔着。大概他在假裝做夢，或者在盤算心事，決定怎樣對付，才不致吃虧吧？

「起來呀！人家累死了。」

仲君的未婚妻不能忍耐了，大聲的叫喊。

仲君勉強地在被窩內穿衣服，沒精打彩起身了。他沒有對那位太太型人的女講話，臉是陰沉的，不愉快的。他坐在牀上，看着對面的木牆。

這真是出奇的「會妻記」，女人的眼睛發黑，又疲倦，又感傷，同時又憤怒。她筆直地站在寫字台的旁邊。那一位她的表妹則坐在椅子上了，疲倦得面無人色。

我也不自然了。我睡在另一張木牀上，和仲君的小鐵牀成一個斜角。我不便起身，我用家鄉話對仲君說：

「人家不遠千里而來，去倒水給人家洗臉哪。」

仲君露出尷尬的笑容，十分勉強，幾乎是委屈，拿起面盆，將要踏出房門，扭轉頭，用家鄉話答覆我：

「我可不像樓上的遠君，替女人倒尿鉢呢。」

兩個女人洗了臉，睡在仲君的小鐵床上，仲君則暫時和我一起。他不可再安穩地睡下，一直吸三八牌香煙到天亮。第二天我搬到前院另一間房子裏去了。

雖然已經同居，但仲君對他的未婚妻密斯李採取少有的冷淡態度。每天他去某女校辦事，直出直入，並不跟密斯李說一句話。賀君是知道他們的底細的，於是增高了他的愛說閑話的興趣。他說：

「現在他們正在勾心鬥角，將來有好戲看的。老仲這樣冷淡，密斯李決不是好惹的。」

密斯李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放肆，大胆，說話不顧分寸，一個上海灘頭白相的女人。第一次她給我的印象是近乎笑話式的。在她剛來時，敲了半夜的前門，後來，仲君平淡地對她說：

「你不會敲後門麼？」

「前門沒有敲，怎麼敲後門呀！」

她很滿意這雙關意的妙話。最初我還不明瞭，看到她出奇的怪笑，我這才體會了那句話的含意。

仲君實行她的「錢抓得緊」的辦法。密斯李要求過漢口，他決不隨她去。甚致一次星期六晚上，密斯李滿臉粉刷光豔，而仲君卻拒絕不去，走去跟一個隣居聊天。密斯李氣得跳上床一直睡到第二天將近吃中飯的時候。她的生活態度是「三好主義」，吃好，穿好，玩好。每天吃零嘴四五次，一下子煮蓮子，一下子煮牛肉粥，一下子吃朱古力糖。而且喜歡喝點好茶。她個人零用，每天至少三塊半錢。穿的衣服料子全是價錢昂貴的，而最適合她玩的，是好萊塢出品的歌舞片，和中山公園湖沼裏的划船。

起初她向仲君討個七八塊，後來發覺這對「錢抓得緊」的仲君決不可能。於是她改用「零取」的辦法，每次從微小事情着手，三四角三四角的挖。但對這個「零取」仲君也決不放鬆。這真是所謂「棋逢敵手」。

「拿四隻角子買茶葉綠豆。」

一天傍晚，我們一同去中正路散步，密斯李向仲君「零取」。仲君默不作聲。經過她再三索取，好不容易他才辛苦地從袋子裏掏出二角來。

「二角弗够格，要四角！」密斯李生氣了。

「沒有了。」仲君靜靜地答。

「連四隻角子都沒有！」

她扁着臉衝前幾步先走了。但突然響起空襲警報，她又趕快跑回來緊緊扣着仲君的臂膀。

密斯李氣憤憤的對賀君說：

「阿仲實在對我不起，在上海時，寫信給我說，每個月給我儲蓄三十元，現在向他拿幾隻角子也沒得。想起從前剛訂婚的時候，整天孩子似的陪伴我的時候，完全是兩個人！唉，我真對不起那個老徐。唔，老徐現在在那裏？」

「好囉，好囉，過去的事不必再提囉。」

賀君趕快避開了她。但他背後卻對別人皺起大鼻子，鄙俚地說：

「密斯李真是好意思，現在還問老徐！」

過去仲君對密斯李的確曾經用過手段，他給她寫信總是這樣開始：

「親愛的芳妹如吻！」

每次受了仲君的冷漠態度的刺激，特別是錢被抓得一角不放鬆的時候，密斯李即對人啣嘆：

「什麼人都靠不住，只有父母。父母沒有不疼愛兒女的，要是他們有錢，即使一輩子不出嫁也是舒服的。」

然而，她知道自己的姿色已經減退，二十八九的她，認真地裝飾起來，固然有點像電影明星葉秋心，但眼角已經有少的皺痕。她哀傷自己的青春的逝去，她急切要求抓住一個男性，作為這一生的歸宿。於是她於偶然的邂逅中碰見了仲君。在表面，以為仲君是大學畢業生，有專門技能，並且身強力壯，對她又慇懃。在上海白相了十多年，足以驕傲的青春時光，現在「人老珠黃不值錢」，碰見這個對像總算是可慶幸的。誰料「人生」是這樣複雜，到如今竟像陷在夢魔中，失望得這樣交關呢？

然而，這不外是生活的一面，另一面仲君夫婦是極端放縱的。他們是「有肉有血」的人，並且都已進入中年，所以密斯李有了一種一個人不敢睡空房間的習慣。她必須有人陪伴，同時要亮着燈光才能安穩地睡下。在晚上，假使仲君在隣居的房間裏，不管是聊天，或商議要事，半點鐘之內她會來催促四五次。每次都是用這樣的話：

「有啥事體好講格，睏覺去罷。」

於是仲君夫婦回到他們的房間裏去了。

仲君盡可能「利用」密斯李這種弱點。以前他是每天早晨去某女校辦公，在學校裏吃中飯，後來上午他不去了，從夜裏八九點鐘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一時，下午去學校坐了二三個鐘頭又回來了。仲君不輕易出門，總是守在自己的房間內。他十足的實踐他的「利用論」。

於是他的身體日見衰弱，精神日見恍惚。對自己的生活前途及時事失了自信心。偶然他向我要報紙看，第一句話就是這樣：

「打得怎樣？台兒莊失了吧？」

或者：

「日本兵器優良，徐州總會被攻破的。」

自然，這種失敗主義者，任何人都感到憎惡，所以我總是不客氣的給他一棒：

「現在你簡直是一個漢奸！」

這傷了他的自尊心。他扳起了「同」字臉，口吃吃地加以否認：

「怎麼我是漢奸？事實的確如此，終歸徐州是不行的。現在不是又在『轉移新陣地』了麼？我不外照事實說實話，

這與漢奸毫無關係。」

對於我所憎惡者，照例我絕不留情面：

「最好你別談國事，這對你沒有益處！你回到你的房間裏去，這或者比看報紙更容易打發無聊的時間！」

平時他是自認「老練穩重」的，所以當我的氣色太壞時，他就「沉着」不響了。

他曾經譏笑過樓上那一對夫婦：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遠君夫婦這樣的！」

現在他所給人家的樣相和遠君夫婦有什麼不同呢？

誠然，有時他也感到這樣生活下去是危險的，不免大聲嘆息：

「我應該離開她，到浙江××局長那兒去。」

他這嘆息引起了遠君的同情：

「你應該走的。現在你還可以走。我呢？不行。我的太孩子氣，沒有我簡直不行；並且她又……」他用手比着肚子：

「一天一天大起來。我真是膩透了，可是有什麼法子呢？在戰時簡直不能跟女人共同生活唉！」

這時候仲君照例活潑起來，消失了他的憂愁，居然諷刺起對方：

「好說，好說。你的那裏是小孩子，精明得很！」

遠君並沒有體會到這是諷刺，爲着愛他的女人，一聽到人家褒獎，就會忘形：

「是的，她不能算笨拙。她比我懂得更多，解放週刊，新華日報全看，她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只是太孩子性。」

但這樣自讚的話，並不能引起仲君的或種感想。他對遠君永遠存着滑稽的見解。爲什麼呢？他認爲生活與思想根本是兩個問題。遠君夫婦的思想差不多共同的，一律主張澈底的革命，痛恨官僚，憎惡封建殘餘。然而，就因爲思想澈底得出奇，才會給仲君認爲一個活的滑稽例子。他說：

「思想與生活，根本兩個問題，這可以從遠君夫婦身上去找到證明。」

於是，他的「同」字臉笑得變成一個骰子。

三

因爲仲君認爲夫婦間沒有愛，所以他對任何人也沒有愛。他生活在世界上彷彿專門爲着實行他的「利用論」。對人，對事，對物，無往而不利用。不管你和他有過怎樣深厚的感情，一等到他發覺你沒有被利用的可能，他即掉頭而去，如同素昧生平的陌生人。反之，你對他的各方面有實益，他可以在某一個時期內成爲你的最誠謹的「隨從」。比如，當陳先生——那個五十歲的紳士，仲君的同鄉，一個在法界有相當歷史的法學家，剛從南京來漢口，有被任爲某部主任希望的時候，仲君即以超人的誠懇去籠絡。他搬到一個近乎「閣樓」似的房子裏去住，將他的房子讓出來給陳先生的家眷。舉凡有家眷的人初到生疏地方所有困難的事務，他都以最敏捷最周到的手法替人家佈置好，務使人家沒有一點缺憾，如同到了最適意的旅館。同時他又自作「嚮導」，每日伴同陳先生遊玩武漢三鎮風景。這時候，他不把錢抓緊，大量「投資」了。車錢，點心錢，一概他出。必要時，又自己下榻房，動手做點「家鄉菜」，宴請陳先生。這使法學家，那個五十歲的老頭子，有點不自在。他抹抹頰爲尊嚴的「鬚公鬚」對仲君說道：

「你這樣的辛苦，使人怎麼敢當！」

而陳先生的夫人，一個肥胖得身體分成數節，放足，校書出身，二十五六歲的圓臉女人也說道：

「是呀，仲先生，你太辛苦了。」

仲君的沒有血色的青白「同」字臉泛起笑容，舌訥訥地：

「這算不得什麼。大家是同鄉……」

於是，他繼續地下廚房。但他所做的「家鄉菜」的確不高明，使人吃了不斷灌茶水。陳先生是大肚皮的胖老人，由於喝茶過多，大肚皮似乎更大了些。陳太太也一樣。因為仲君喜歡在菜裏放大量的鹽或者醬油。

陳先生的某部主任位置，僅是希望，並不可能很快實現。這時候東戰場剛失利，當時似有一部份人失卻民族自信心，武漢的空氣相當緊張，陳先生不得不將家眷遣去湖南他的姪婿處。於是仲君又忙了起來，他替陳先生的家眷送上可以擠死人的武長火車。雖然陳先生尚在失業時期，但仲君眼光銳利，他看得出在法界有相當歷史的同鄉，不久準能有不很小的職位。果然，僅過半個月工夫，陳先生就任某部的主任了。

陳先生搬到漢口去住了。仲君從「閣樓」遷回自己的房子裏。爲要省房租，他拉我去一同住，使我更有機會接觸這位出色的人物。不久，我發現他晚間就寢時的習慣：將襪子脫下放在床頭，並將痰盂踢在床頭邊的地板上，一個紙煙罐子同樣放在一邊。於是他睡在床上，吸着紙煙，靜靜地幻想着。半夜他拿起地下的紙煙罐子塞在被窩內祕密地小便，然後倒在床頭下的痰盂內。這種懶怠的習慣是使人吃驚的，然而他解釋道：

「寒天起床不方便。我這種方法是簡單化的，實用化的。」

他這種不能構成一貫意思的「解釋」是很滑稽的，連他自家也感到好笑。

他對陳先生「投資」了以後，滿以爲可以收獲到效果，把職業解決下來。殊不知陳先生並沒有給他設法。這使他

十分失望而生恨，他的同鄉——那個法學家偶而過來武昌，他不再「投資」了。他對我說：

「陳老頭這個人只顧自己。」

當他用纏「大樹」的辦法，得到某局長的介紹在某女校任會計，接着他的未婚妻密斯李從上海來後，他不再招待由湖南回武昌來的陳先生的家眷了。並且和陳老頭子的人發生了糾紛。

爲節省及方便起見，他們——陳先生夫婦，仲君夫婦，賀君，合伙共同僱傭人。仲君的未婚妻每夜煮三四次零點，這使陳先生的女人說起閑話：

「那樣一夜的煮着，要多少煤炭呢？」

密斯李聽了很生氣，她問仲君：

「陳太太是什麼人竟管起我來了！」

「別理她！」仲君說：「她以前是唱大鼓書的，不忘老毛病，小氣鬼！」

密斯李照舊日夜煮她的零食，陳太太覺得太吃虧，毅然實行拆伙，自己開伙食，另外僱傭人。仲君卻笑了：「瞧着，那個胖女人甕着『改組派』的脚走去買碗筷了。嘿！好人不做，這樣拆伙，給隣人看見像什麼？」

陳太太僱了一個女傭人，兩天工夫辭退了。仲君又冷笑了起來，加以非議：

「兩天工夫，罵傭人二三十次，誰受得了？辭退說得好聽。不辭，人家也趕快要走了。」

由於下雪，廚房下的泥土異常滑溼，女傭人一時間僱不到，陳太太叫她的十分貌醜的婢女燒飯，洗衣，而她自己做菜。婢女拿着菜刀，房東的看門人站在過道中。婢女爲着避路，跌了一交，額部碰着菜刀，流血了。

於是婢女被擡進醫院。

陳太太氣極了，對房東的看門人毒恨地說：

「你不會走開，站在過道裏做什麼？這鬼地方這樣滑，也不掃掃，害死人！」房東的看門人，不平的對別人說：

「我這是鬼地方，不合適就搬出去另外找房子呀！」
陳太太怨恨沒有完，繼續咒罵：

「就因為看門人站在過道裏，才會使人跌倒的！」

「自家不留心怨別人，」看門人說：「屌屎不出怨惡狗啊。」

這糾紛使仲君心涼意快，他以第三者的地位暗中批評：

「如果不拆伙，還有這種事？沒有知識的女人，一手自造痛苦不自悔，反而覺得理由十足。別人全不對，只有她自己對的。這種女人不但愚蠢，而且討厭。」

於是仲君吐了一口涎沫，再發表他的未完的「批評」：

「她在這裏，四隣無一合適，整日鬧是非。她時當故意扳着肥胖的圓臉孔，表示她是高貴的陳主任的夫人，實際她的骨頭有幾兩重，肚子裏有幾條蛔蟲，人家一目了然。這種豆腐架子搭什麼？嘿！他如果老老實實做個婦人倒還好些，偏偏這樣叫人……叫人討厭！」

差不多他每天要找陳太太的縫隙，然後背地裏指摘。有一天下大雪，陳太太一早過江去了。仲君便又得到指摘的

材料：「瞧，過江送寒衣去了。怕她的男人受凍哩。把她的男人當作小孩子哩。」

雖然暗中仲君盡量的指摘着，而表面卻常常用笑着的虔誠的態度對陳太太，有時更和她一起抹馬將，收場後又

「牌癮多麼大啊！半夜三更叫她起來打牌，她也馬上坐下。一雙衣袖全抹破了！嘿，真是校書女沒有一個不是死愛打牌！」

不論仲君暗中對別人怎樣指摘陳太太的短處；而陳太太表面仍舊是一個尊貴的「夫人」。她滿足她的現在生活狀況。她只希望她的陳先生長命，使她多「排場」幾年。另外她希望生幾個孩子。她對男女間的配偶問題的見解也極平常：

「實在和男人結婚，年紀多的好些。年紀多的男人才懂得溫存，愛護。這不是說我跟了一個老男人就這樣說。不是的。你看樓上的遠先生，不是因為他比太太大十三四歲，才會那樣的愛她，遷就她，怕她麼？一般年青女人總喜歡年青的小伙子，以為這才稱心，這才幸福，那知道這正是大錯的事呢。年青的小伙子，多半脾氣大，心眼多，靠不住，女人愛上他，不留心，就吃虧。是呀，好像，好像阿仲夫婦，李向他要幾角錢，也像要他的命一樣。這有什麼意思呢？嘿，嘿……」

她竟得意的笑起來了。自覺見解比人高一等。

陳先生呢？他覺得他的女人不壞，對他慇懃體貼，他滿足於這個比他小廿歲全身漲滿脂肪的胖女人。

他在某部主任，靠老朋友的面子，每月拿兩百元，這是「乾薪」。他自己說，他是「掛名主任」。

他是喜歡談「國事」的，特別是前線的軍事消息，經常他向人報告一些常識以下的新聞：

「幾前天平漢線的確一度吃緊，後來鬧了幾門最新式的俄國大砲，才把日本鬼子嚇退。」

如果前線失陷了幾個城鎮，他就憂愁了，異常消極的嘆息：

「徐州總是……總是危險的。」

這三對夫婦住在武漢，每日平靜的生活着；然而武漢卻是不平靜的。當牛噓似的警報響澈初春的陰暗雲霄時，樓上住的遠君的女人，踏着驚馬似的急速脚步跑下樓，一面對她的男人尖聲地叫：

「快點，你快點呀！」

仲君夫婦，陳先生夫婦，自然同樣的慌亂，以最急速的脚步，走向防空壕裏去。

這時候他們才深深的知道是生活在戰爭時代，並且感到了戰爭的威脅。防空壕內擠滿了避難的人，人聲嘈雜，空氣窒塞，同時又臭又黑暗。第二次的警報發出後，防空壕內的嘈雜聲沒有了，而每個人的心卻緊張了起來。不久，敵機的殘暴響聲隱隱地來了，接着高射砲聲震破了天幕，接着敵機聲更近了一點，好像就在頭上。密斯李緊緊扣着仲君的胳膊，用指頭塞着耳朵。

「高射砲的聲音交關響格。」

遠君的女人蹲在地下，像要鑽進地底下去。

陳先生的女人喃喃自語：

「炸彈不會這樣對落在頭上的，不會的。」

仲君屏息着呼吸，從青白色的「同」字臉上，露出內心的極度恐懼。陳先生摸摸快脫光了頭髮的頭兒，嘆息着：

「唉，殘暴的日本鬼子！」

一串激烈的高射砲聲，像是發自防空壕附近，同時炸彈的爆炸聲震破了地皮。

「噠，噠……」

遠君的女人嘴唇怕得噠噠作響，蹲着的腿軟了下去，坐在地上。

「別怕，這是高射砲聲。」遠君安慰他的「小孩子」拉着她的手臂：「別怕，一切……」

他希望敵機丟了幾個炸彈快快飛走，好使他回到家裏陪着長型臉的太太合唱「義勇軍進行曲」。

廿七，五，廿一，武漢。

陳可爲

一

陳可爲的名字，在文壇上算是被人家知道了。

他是「民族文學月刊」的編輯委員，由於精明和具有事務才能，編輯印刷發行的實際工作落在他手裏。主編人力競文——那個以說空話著名，健忘，胆小，老是住在鄉下從事大量寫作，專向稿費多的雜誌送稿子的「老牌作家」對於編務並不負責。另一位編輯委員林清泉，是一個好好先生，自然也樂得不管。其實無法管，精明而好事功的陳可爲使他無法插手。他只是掛個名義，整天讀着世界古典名著。就只這一點原因，造成陳可爲實際負責「民族文學月刊」的地位；所差的是在封面上還不會印出「陳可爲主編」一行大字罷。

但在另一種雜誌「戰壕文藝」的封面上，陳可爲滿足了這一點好像很普通的「風頭主義」。這是用他自己的名義主幹的，「社」、「主編」、「發行」完全由他一個人包辦。好在這是很輕易的事情，印刷紙張有辦法措油，從報紙雜誌裏面剪下來材料，再從「民族文學月刊」的稿件中留下一批，稍爲編排一下，印出來就是了。他承認「戰壕文藝」並不是富有藝術性的第一流雜誌，目的不外登廣告讓人家知道陳可爲是主編文藝刊物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好拿着這一份刊物去向各方面請求補助費。

爲了達到這一重要目的，他把「戰壕文藝」宣傳爲「抗戰期間唯一的前線士兵讀物」；不過，對不起，這是不定期刊物——印刷條件困難呢。

陳可爲對於「寫作」是有着驚人的魄力的，而且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寫文藝短論，詩，報告，散文，戲劇，甚至小說。他在一篇「論民族文學的時代性」的大論文裏，這樣洋洋洒洒的寫道：

「現在一切的一切都是萬分之不足道的，應該火速忠實底地提出唯一之原則來重新估計一切的一切；這唯一之原則就是「民族至上」。我們試閉着眼珠子靜靜地思考一下，如果沒有民族，那還會有中國文學嗎？而中國作家還有可能性存在嗎……」

陳可爲的立論如此鮮明，文體如此漂亮，就連力競文也驚嘆不止，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陳可爲也「論現實主義」的，他認爲「現實主義就是排擊過去，着眼點於現實之尖端，緊緊地擁抱着現實形像的一種創作方法和主義。」這自然同他的「論民族文學的時代性」一樣警闢，一樣可驚嘆的。

陳可爲的作品呢？當然異常結實，站得住，可以「傳下去」。他從新聞紙上看到一點材料，忽然心血來潮：「嘿！這可以寫一篇小說呢。」於是他就用兩天時間寫成一篇「血刃戰之夜」在「民族文學月刊」上用鉛版製題刊登出來。另一篇三四萬字左右的報告文學「魔掌裏底掙扎」他把自己作主人翁，怎樣因工作在漢口被日本人捕去，不屈不撓與敵搏鬥，受盡非人間的苦難，終於逃出魔掌。他用出他所能想到的讚美，把自己寫成超人性的英雄，連他自己看了也不能不叫好。這一篇「傑作」和屠格涅夫的重譯「前夜」一起在「民族文學月刊」發表，廣告上則大字刊着：「本刊兩大連載。」他算是與屠格涅夫齊名。僅僅半年光景，陳可爲「創作」出諸如此類的「傑作」將近十篇。等如向銀行存款一樣，他用這些「作品」作底子，實行「信用透支」。他虛擬一個「現實在版社」的名義，一系列的刊登他的將近十冊的著作「即將出版」的廣告。這些著作中，包含了散文，詩集，報告，小說，文藝論集等等。

於是，陳可爲這名字，在文壇上，像慧星的突現，被人家用一種驚訝的眼色看到了。而那些強烈好愛文藝，企圖以文藝爲事業，被人家用作雜誌名稱的「文藝青年」，謙卑的寄作品給陳可爲請求指正，或者請他寫文章，支持他們辛苦

經營的文藝雜誌。自然，陳可爲一律不使他們失望。他隨時給他們覆信談些「怎樣創作」或者隨時給他們寄些小文章去，並且預告着「最近我正在寫一個長篇」在火線上，「不久即可脫稿」那些不知高低的青年們把他的信用「作家書簡」這一流行名稱刊出來，表示他們和陳可爲這個「名作家」是朋友。而陳可爲則在「民族文學月刊」上代爲發出交換消息：「新進青年作家××主編之××月刊已出版第二期，內有陳可爲之創作小說，內容甚爲充實云。」事實上明明白，陳可爲在文壇上是一個「名」作家了。

二

陳可爲的出身或者履歷呢？

徐州人，二十五歲，私立銅山中學高中二年級肄業，一個沒有父親小雜貨鋪老板娘的兒子。他算是從「底層」爬起來的人物。在學校裏的時候——就是說七七抗戰那年春天，他和同級的幾個同學辦了一張壁報，攻擊一個拒絕他的「愛情」的女同學。風波起來了，一個大地主的兒子替女同學抱不平，暗中想了一條絕妙的計策，給陳可爲戴上可怕的色彩帽子。陳可爲嚇出了一身冷汗，連夜逃走了。

對於這種光榮事蹟，陳可爲除把自己升上教員地位外，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他對力競文說：

「銅山中學是一個赤化的學校，從校長到教員是一色的。而大多數的學生則受着麻醉劑的毒害，毫無正確認識。我憤恨他們，跟他們搏鬥，結果被排擠出來。」

而對於一些苦悶，不滿現狀的人，他用了另一種說法：

「生活就是鬭爭，不鬭爭就不能存在，即使失敗亦無所謂。哼，當我在銅山中學教書的時候，我所領導的學生幾乎把專門干涉我們校外活動的校長攆走。後來校長用出喪失人性的手段，我這才自動離開學校。」

這兩種說法，對於陳可爲，反正都是光榮的。

而陳可爲又怎樣成爲「民族文學月刊」的編輯委員的呢？這是力競文最爲清楚的。當他偶而感到陳可爲的專擅行爲，將有奪取他的地位而代之的趨勢的時候，他就對他的朋友們說道：

陳可爲麼？倘不是我一手提拔，他還會有今天！在廿六年冬，他在武漢是一個流浪的小畢。有一天他親自送一篇稿子來，作品呢，似乎還通人也精明。那時我們的「民族文學月刊」正缺少一個校對員，我介紹他做了這種工作。現在呢？居然也像一個作家了！

不錯，最初陳可爲是「力競文的人」。廿七年春天，力競文因參加著作家聯誼會的籌備工作，爲要表示他也有「幹部」，他給陳可爲爲一種跑腿的事務工作，直接認識了不少可以代表各方面的作家。或者寫信由陳可爲送去向各作家拉稿。武漢緊急，力競文在武漢照料家小，陳可爲隨「民族文學社」到這山城租房。子。陳可爲一到，除開租安社址外，立即接洽印刷將「民族文學月刊」復刊。自然復刊號是由他編輯的。薄簿的十六開一冊，十多篇文章中倒有五篇是陳可爲的大作。其中一篇「山城文壇散步」他是用一個可以代表一方的大作家的態度寫的。但又頗像政客的口吻，他給山城各文藝作物的主編人和刊物內容一種近乎拉弄的讚捧，但也謙虛的貢獻出某些地方似應有加強或改進的意見。等到力競文和另一位編委林清泉帶家眷來到山城，在鄉下忙了一個多月安頓家室的事務以後，陳可爲已代編「民族文學月刊」四五期了，寫了十幾篇洋洋洒洒的大論文和「創作」在那裏用大鉛字特別標題刊載了。而且陳可爲的突擊作風似乎收到了成效，像一把劍子刺入力競文的心腹。陳可爲似乎已經由「力競文的人」變成了「方鎮儀的人」，而和力競文處在同等地位了。

原來民族文學月刊是「民族文學社」發行的。民族文學社是代表一方的文化界重鎮方鎮儀創辦的，成立於南京，現在已有五年的歷史了。方鎮儀每次接到「民族文學月刊」雖然公務冗忙沒有細看，但在目錄上總時常看到陳

可爲的堂皇大題目。因此在一次社務會議時，他看了一眼陳可爲，頗有賞識之意似的微仰着下頷說：

「噢，原來你就是陳可爲。」

散會之後，力競文用一種嫉忌的語調對陳可爲說：

「可爲，你真算努力，替我編了這幾期，又寫了那麼一些文章。」

陳可爲好像看透了力競文的無能，平靜而嚴肅的說：

「這沒有什麼。文人在戰時所能做的不外這一點點。而且我們的民族文學月刊是代表一方的唯一文藝刊物，應該使它盡可能充實和不脫期的。」

力競文不斷的閃動着眼瞼一會兒，多皺紋的臉上泛出笑容，連聲說：

「是的，是的，你說得對。我們應該使『民族文學月刊』儘可能充實起來，使它成爲代表我們這一方的權威刊物。」

過了一個星期，社長方鎮儀下了一個手條，正式委派陳可爲爲『民族文學月刊』編輯委員。這使力競文感到威脅。他決定振作由自己約稿集稿編輯。但他正在鄉下這樣計劃着的時候，下一期的『民族文學月刊』已經出版了。並且再下一期的「要目預告」中，有他的一篇連題目都未想起的創作小說，接着陳可爲的催稿信來了：

「競文兄：

請千萬將預告中的創作小說寫出寄下，因爲我們必須使『民月』按期出版。稿請準於本月十五日以前寄社付排爲荷！弟可爲上。二日。」

如同突然受到威脅的人們一樣，力競文連苦笑聲都發不出來。他相當生氣，打算進城去面斥陳可爲幾句；但這幾天碧空如洗，說不定有空襲。城裏的防空洞著實不衛生的（據說充滿了屎尿甚至死孩子的屍體。）而且誰知道炸彈落在什麼地方？胆子更比他小，三個孩子的母親，他的妻也婆婆媽媽的說：

「你進城做什麼呀，又不是月頭月尾拿薪水的日子，留在家裏看孩子罷。你看，天晴得多麼怕人，一點雲彩也沒有呀……」

愜意仍未打消，覺得很不舒服。他想從此不管「民月」編務了；但這不管又將失去每月二百五十元的編輯費。而且他也總算是一「民族文學社」的一個資格相當老的人。同時方鎮儀是熟人，地位到了簡任官，這一面的人事也不能失去的。自己寫作爲主，老是住在鄉下，不如照舊掛名義，由陳可爲去幹。於是他咬一咬牙齒，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陳可爲：

「小說即動手寫。「民月」編務勞你和清泉多負責。下星期我可進城。」

力競文是著名多產的作家，真的在十天之內按照預告中的題目趕了一篇小說。刊出後，在目錄上是加花邊的特號字，而文章放在第一篇，全頁直行排，在編後記裏介紹着：「這是名作家力競文先生入川以來的第一篇力作。」同時特多的稿費也由專人送來了。

力競文嘆息道：

「唉！陳可爲是有點聰明的。」

三

這是陳可爲的房間，在寫字台的右壁上掛了一張他自己八寸放大像。單眼皮，薄嘴唇，圓扁的臉孔像平板的鼓子。像片之下釘了一排寸釘，掛滿了一些用鐵夾子夾的「民族文學月刊」編排草樣，封面插畫，開會通知，以及當天應辦的重要事項的紙條。而在書桌上一把算盤壓着原稿信件。那些物件的外表同陳可爲的西服一樣，整齊而清潔。

現在他雙手交疊在腦後，仰躺在床上思想。他想到現在的地位和將來的出路，他兀自發出笑聲來。

「嘿，現在我總算走上文壇了，將來我還要大大的發展的，只要自己努力。」他想：「我的作風，文壇上的熟人——那些新式的窮秀才們，也許要側目的，但是管他。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法，各人有各人的路子。」他想：「我的名字只要在青年羣中傳揚出去，成名，並且由此在社會上建立與已有利的人事關係，我的前途不就是從此光明了麼？同時，我還要『抗戰建家』呢。」

他笑得很開懷，覺得這「抗戰建家」很有趣，就像一般商人們想到「囤積第一」的時候，不由得要笑起來。羣的他從床上跳起來，從抽斗裏拿出一封信細細的讀着。這是一個名叫柳風小姐的信。前二個月她投給「民族文學月刊」一篇小說。如同一般對女性作者特別感興趣的編輯先生們一樣，陳可爲立即給她回了一封信：「你的作品，我打算採用。」他這樣寫道：「希望我們能談談。」自然，約定時間「談談」了。在雪圍喝了一杯咖啡，陳可爲發覺自己非「命定」愛上柳風小姐不可了。她是一個銀行家的女兒，正在大學裏讀書！

柳風小姐的小說，在「民族文學月刊」發表出來，編後記裏這樣介紹道：「柳風是一個生疎的名字，但不是一個生疎的作家。他不願以舊有的名字號召，願以作品和讀者對面。」

於是，柳風小姐立即來了一封信：

「我怎樣的慚愧啊！我不是什麼作家，我只是一个正在學習的青年呀！先生！請再不要給我什麼作家的頭銜了，我難爲情得要死。但我必繼續努力學習：」

陳可爲每次微笑地讀了這封信之後，近乎憐憫似的說：

「小孩子，這樣的小孩子永遠不會成名。」

他將柳風小姐的信放回抽斗裏，踱了十幾分鐘方步。

拿起算盤敲了一敲四處收到手的「戰壕文藝」的補助費。隨即連忙穿起鮎魚似的黑點子灰色絨西服，拿了手

杖走出門去了。

他去那裏呢？他去中國日報，找新任總經理路前程，接洽一件要公。

最近山城的中國日報發生了怠工的事情，陳可爲知道這個中國日報的有力支持者，是董事會的孟致產。現在因改派總經理跟和報館有過十年以上歷史的原任總主筆發生了「誤會」。那總主筆策動工友怠工來爭取一種利益和面子，於是新派去的總經理路前程爲實行「下馬威」（也爲着面子）在多方攔人僱新工人，並且出重價，只要能衝破原任總主筆的威脅，日報早日復刊。陳可爲就爲着這件事情去鬆洽的。

他見到了路前程，說道：

「我的朋友新從宜昌帶來一批工友，打算在這裏開印刷廠。現在因房子暫時找不到，不能開工。如果路總經理有意，這一批工友可以到貴報工作的。」

對方爽爽直直的答道：

「這很好。那末，我們就具體的談一談。」

具體談話的結果，舊有工友怠工置之不理，陳可爲介紹的一批新工友即日上班，三日之內復刊。爲酬謝陳可爲，答應他在中國日報編輯三天「文種」文藝副刊，其他四天的副刊仍用原有「綠葉」名稱另派一位自己人主編。

陳可爲爲很高興，這一回他又實現了預期的計劃。因爲他知道路前程是孟致產的人，他給路前程編文藝副刊，間接就成爲孟致產系統下的人了。孟致產是特任官，不單國內著名，國際上也著名的。

他把「文種」編的相當有風格，用拍肩膀諂媚地拉到了一些較知名的穩健派的作家的文章；同時經常發表一些著作家聯誼會的文件（這是他向著作家聯誼會的負責人求來的。）他編的這個副刊儼然有權威副葉的傾向了。

力毅文見到他時，稱讚道：

「老兄真有一手。文種實在編得不錯。」

陳可爲心裏自然沾沾自喜，但外表卻沉靜得很，說：

「文種如果有點可取，不外形式上的風格罷。」

這裏他忽然嘆息起來，異常嚴肅的說：

「你知道，抗戰到今天再也不能講『大同小異』，應該是『大同小也同』的時候了！比如著作家聯誼會卻落在『小異』的人手裏，而我們不能起領導作用；尤其是雜誌『中國作家』，我們沒有拿到手？你知道，他們都是不聽話的。」

力競文不暇思暇的附知曉：

「是呀。現在不是講『大同小異』的時期。必要時，我們得將『中國作家』拿在手裏。你老兄是很有編輯才能的。」

「前天鍾儀跟我談過此事。他也覺得有調整的必要。」

但對一些激情的青年人，他卻說著作家聯誼會已經降到附庸地位，成了一種點綴品，腐化得十分可以，早就失去作家集團的進步性的了。

不久「中國作家」的投稿中發現了直接寄給陳可爲的信稿。主編人，那位當了雜誌編輯將近十年的老編輯家，對於陳可爲的作風向來是搖頭的，暗笑道：「唔，陳可爲也來要花頭嗎？早哩，再學習廿年才來搗罷。」

陳可爲恨得牙齒發癢，以前他曾不斷送稿子給「中國作家」，總不見刊出來。只有一次，他的一首詩被刊在最後一頁的補白欄裏，作爲最壞的詩的一個例子。那個老編輯家說：

「不管陳可爲用盡法子把自己搞得發紅發紫，我編的刊物永遠不發表他的『傑作』，但吃飯請客之類是不會漏掉他的名字的。真是好笑得很。」

陳可爲就用「流言攻勢」這一手，在特定的時空間之內倒也有些效力的，使得那些在現社會站在「唱老旦」

地位的穩健派作家，對於陳可爲也不能不畏忌他一二分。

「試試看！」陳可爲像應時而生的蟲類，得意的叫開了。

四

十月間有一個「照耀寂寞」的紀念會，這就是魯迅逝世三週年忌日。「著作家聯誼會」發起聯合十個文化團體組織紀念籌備會，而陳可爲這位「名」作家，爲了他所處的「客觀環境」對於籌備會自然冷淡得很，但當籌備會的羅維基挾了一捲紀念特刊的稿子到處找印刷的時候，陳可爲忽然心動，對羅維基說：

「你把稿子交給我罷。我有地方印的。」

「可是要一定能印出來呢。」羅維基遲遲疑疑的說。對於陳可爲的作風，他向來是一清二白的：「這不是玩呢。」

「一定可以趕時印出來的。」陳可爲堅決保證。

「那末就這麼辦。稿子封面我們都已經完全編輯好。就照這樣印。校對時通知我。」

紀念會在一個戲園裏舉行。十九日上午七點鐘，陳可爲先挾了幾冊紀念特刊走進來。羅維基拿了一冊，翻了一翻，臉色變了。封面編排完全改變了樣子，加添了陳可爲的一篇文章不要緊，他竟用他的名義寫了一篇這樣的一編後散記：「在印刷過份困難的今日，臨時想印一點東西，真是相當不易的事。這一次魯迅逝世三週年大會的紀念特刊最後把「編」「印」的工作推在我的肩上。自然這是「義不容辭」，但怎樣印出來呢？最後終於還是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程先生慨慷地爲大會解決了這工作上的困難。這是我應代表大會向路經理致謝的。」最後他竟丑表功似的大胆的寫出：「就此，姑算我工作的告成。」

這種把莊嚴的大會，作爲他自己個人的工具，大胆的向人家公開討好的下流作風，使得羅維基氣得面紅耳赤，而更使

他憤怒的是取消了「籌備會編印」的一行字，改用了陳可爲個人名義，併側着頭問陳可爲

「怎麼籌備會編印的一行字沒有了？」

陳可爲平淡的說：

「恐怕印刷工人漏掉了罷。」

「怎麼又變成了你主編了？」

陳可爲惱羞成怒的說：

「難道有人故意取消籌備會的名義嗎？」

「你自己還不雪亮嗎？」

陳可爲舞着手杖說：

「是誰你說出來！」

羅維基雷似的吼叫道：

「你再搖手杖！」

「搖又怎麼樣？」

「你再搖搖看！」

陳可爲看了將近爆炸的羅維基，軟弱的停止了舞手杖，回過頭去，假裝老成持重的一連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表示不值得計較，他挺着頸子走開去了。

將宣佈開會前幾分鐘，陳可爲走上主席台去，拿動一下台布，移動一下花瓶更動一下椅子，好像他是籌備會的唯

一負責人當主席團坐好之後，他挨近方鎮儀一張椅子坐下了，使台下二千多人認為他或許是「主席團」之一；但僅踟促的坐了幾分鐘，他又走下台來站在一位著名老作家後面，附頭在人家耳邊嘎聲的噴咕着，顯得十分親密……

「當晚，中國日報的總經理坐在辦公桌旁，看了一眼不知道那一位留下的魯迅紀念會特刊，翻到陳可爲的編後記：「終於還是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程先生慷慨地爲大會解決了這工作上的困難，這是我應代表大會向路經理致謝的。」他似乎本能的點了點頭：

「唔，陳可爲還有點聰明。」

但忽然他又蹙起眉頭：

「我替魯迅紀念大會解決了工作上的困難，而且是慷慨地嘍！這是從那裏說起？」他上下閃動眼瞼：「印紀念特刊麼？我連知道都不知道！」他微側着頭，用手摸着下頷：「唔，陳可爲這個人的頭腦？」

綠葉副刊編輯走進來說：

「陳可爲先生剛才來發稿子，說是總經理答應他綠葉的地位多讓給他編的『文種』一天呢。」

「那裏話！」

綠葉的編輯又說：

「並且他常常送稿子要綠葉刊載，說是總經理答應他副刊全由他支配呢。」

路前程霍的從椅子裏跳起來：

「你去叫他進來！」

「他已經發完稿子走了。」

「你立即打電話給他，各人編各人的，兩不相涉，並且告訴他，以後不要未得我同意，亂在什麼刊物裏說我替他解

決了什麼困難，尤其是關於紀念魯迅的那些事！」

綠葉編輯微笑地走出去後，路前程再次微側着頭，用手摸着下頷想：

「唔，陳可爲這個人的頭腦？」

中國日報的改派路前程作總經理，是孟致產的主意，但現在一部份董事支持了舊主筆。舊有工人雖還沒有越軌，但也頑強地要求復工，並且揚言將有所動作。兩方面鬭爭着，孟致產頗有採取折衷辦法的趨勢。在這個時候，處境最難的是路前程。陳可爲替他設計道：

「前程：前程兄，報社的事情我們當然不能退卻的。」

「唔！」路前程用對待小職員的眼光掃了陳可爲一眼：「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我們不能受壓迫退卻。我們應該用一種方法對付他們！」

「用什麼方法？」

「此如，我們將機器損壞一部份，即說他們暴動劫持。這樣，我們必勝！」

「讓我考慮考慮！」

結果，陳可爲編的「文種」突然版排好印不出來。陳可爲驚訝地去問路前程，因公外出。接連三天不能刊出。陳可爲知道絕望了，他寫了一個「文種」停刊啓事附在給路前程的信裏，請求在中國日報刊出，挽回一點面子，路前程也置之不理。

「他媽的！把好人當狗矢的混蛋！」陳可爲恨恨的罵道。

五

但陳可爲並不悲觀的，他的奮鬥精神很旺盛，方法也相當多的。他仍舊繼續實踐他的「奮鬥哲學」，隨時注意，緊抓機會，突然閃擊。這方面的「人事」弄糟了，他就從另一方面重新建立「人事關係」。不久他和一個留歐大學教授搞得很好，由他介紹給一個主持歐美學會的主任理事，擔任會刊助理編輯。這些「留洋人士」是享受慣了的，對於編輯什麼會刊之類委實感到頭痛，就全讓陳可爲去幹。而他由這個機會成爲了該會主任理事的人。並且掛起歐美學會的徽章來。

公公道道，他編刊物對於形式是有一種風格的。歐美學會的會刊，自他經手編後，由公報形式變成了一般的雜誌。其次，他對於該會一般工作，感到很大的興趣，極賣力氣。二月份的「文化界晚會」是由該會主辦的，這就由急好事情的陳可爲去籌備。節目他預備得相當豐富，邊疆苗民舞，苗夷歌謠，笑話，電影，鋼琴提琴獨奏，應有盡有。因爲賣力氣，開會時，他由唱節目單的司儀，不自覺的變成了主持會場的主席。

這種「文化界晚會」同一般流行的晚會一樣，有着如同戲園子的窒息空氣，太太們的呼兒喚女的尖嗓子，以及小孩子的啼哭聲。當那一面拍掌，一面扭動屁股舞蹈的「新疆舞」完畢之後，陳可爲在令人頭痛的哈哈大笑聲中，啞的報告節目：

「A，諸位諸位！這一項的節目更有趣的更有趣的，是貴州苗民歌，苗搖擺夷民歌，還有還有偽、偽滿州國的滿民歌……」

陳可爲還沒說完，突然從觀衆座位裏站起一個穿草綠色制服的青年人，用東北口音抗議道：

「喂，你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在這個時候何必說這種話？這樣無聊，我退出會場！」

大家看向這個說話的青年人，從人叢中憤然向門口擠去，又轉回臉來看站在主席座位附近的陳可爲。他們起初是張着嘴伸長頸子愕然，後來立即覺得這一「臨時節目」比剛才扭臀部的「新疆情歌舞」更有趣。但也有熱心人

勸那東北青年，不要那末煞風景，而陳可爲卻又說起話來：

「你誤會了，請聽我解析。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坐在主席椅子裏的歐美學會的主任理事對他喝道：

「你還解析！」

陳可爲退在鋼琴後面，閃着單眼皮的眼睛，青着臉站着。他聽到那東北青年被勸回來，重新坐下去時說：

「他簡直胡說嗎！」

這一次當衆掃去面子，陳可爲傷心透了。他覺得文化界的人都不是「玩意賬」。他熱心爲人服務，偶有誤會，連解析都不允許。這是嗎回事？他只有寫信去給沒有看到這「傷心場面」並且對她抱着大希望的柳風小姐，約她于星期日出來同他散步，得點安慰。

這一個交關緊要的會晤地點，他預定在幽靜的生生花園。到時候，柳風小姐從沙坪壩出來會見了陳可爲。她並不像樣美麗，但健康，活潑，有挺起的豐滿胸部，馬似的隆突的臀部，昂頭四處傲望的那些豪闊小姐們特有的氣派。陳可爲滿心悲觀感，請她喝了牛奶，就開始向比較隱蔽的山坡上去散步。

女性的那一種奇異的香味，衝進陳可爲的心坎，使得他的所有神經纖維都麻痺起來。他怔忡的說：

「柳風！我有幾句話想對你說，你願意聽麼？」

「什麼話，陳先生？」柳風睜着警衛的大眼睛：「你請說罷。」

陳可爲猶預起來，好不好對這位小姐說些更親近的話呢？

「唉，我覺得人生是無聊的！」

原來是這麼一句爛熟的話。柳風小姐笑起來：

「人生怎麼會無聊。你看，樹木正在發嫩芽，充滿着生命力。江水流動着，就好像在唱歌。人生怎麼會無聊。」
陳可爲的全身血流更熾熱了，這位他自覺「命定」愛上的小姐，到底是可愛的小鳥兒一般。

「你說的話就好像是詩！」

她嬌聲嬌氣的笑了，坐在一株槐樹下，雙手抱着膝蓋看嘉陵江。陳可爲坐在她側左面，一眼看到她的隱約在絳夾網旗袍下的腿部。那是怎樣的肥白！他感到窒息的顫悸。他很想一下子就對她說明自己對她的再也難於忍受的愛。但又覺得似乎不妥。女性都是先天的患着害羞症，明明愛你，也是用拒絕的態度。他想，還是用動作試試探罷。

他用出大勇氣摸了一下柳風小姐的肥白的小腿，說道：
「柳風，你沒穿襪子不冷嗎？」

她着驚的跳起來，臉色變得像暴風雨時候的天壁，兩雙大眼睛好像在閃着恐怖的電光，那麼嚴厲的說道：
「你真是最放肆的人！我還沒有看過像你這樣俗厭的人！」

她一旋身，擺動起馬似的隆突臀部，走下山坡，頸子挺得筆直，倨傲而自尊。
陳可爲遲疑了一下：她在裝假罷？他趕上去：

「柳風！你……」

「滾開！你這放肆的人！」

她連頭都不回，筆直的走出門，又筆直的走向沙坪壩去了。

「唉！我在做什麼事？」陳可爲喃喃自語，看着漸漸遠去的柳風小姐的馬似的隆突的臀部，肉體的感到疼痛；又似乎覺得遠去的他的心愛的人兒，那柳風小姐，帶走了一堆金光燦爛的金銀。她是一個銀行家的小姐呀！

「唉！我在做什麼事？」

他衝動的想用手掌抽自己一下耳光，但是全身無力，連手都舉不起來。

六

這半年來，在文壇上，看不見陳可爲的用黑大字刊的「傑作」。去年預告的十冊「名著」，並沒出版一冊。而所有文化界的集會也看不見他那單眼皮，薄嘴唇，矮小身材所構成的影子。據說上半年「民族文學月刊」，因力競文不負責，給陳可爲搞得希臭，實行改組，陳可爲給踢出來，交下五六千元無法報銷的一堆賬簿。從此他就不見了。但前幾天力競文在街上偶然碰見他，急急忙忙的好像一個小事務員。力競文問他：

「陳可爲，久不見了，現在你做什麼？」

陳可爲笑着答道：

「做點西藥小生意。」他說：「老兄要美國的哈力護僮魚肚油精麼？」

據力競文對人談：陳可爲做生意倒是一個硬腳色的。

卅二，六月，七日夜，渝，十月重稿。

取締

咱們第一支隊從前線調回後方休息。晚飯後快活的李麻臉又講起一段從前他所經歷的故事。

同志們！他精神旺盛的喊道，現在咱們是抗日的革命軍，人民的戰士；不是什麼官僚的奴才，或是整天打立正敬禮的傻瓜。

當然，以前俺也做過什麼官僚的奴才。那是民國廿六年夏天的事。那時俺在煙台警察局第三分局當警察。每月薪水連伙食十塊錢山東省庫券。

有一天早晨——初夏的六月吧。分局長召集弟兄們訓話。他吐了一口濃痰，打着官腔道：

「現在又是夏天了，天氣熱起來，煙台一般時髦的婦女們，恐怕又要穿些奇裝異服。咱們煙台是山東的屬地，出聖人孔子的省份，不能發生「有傷風化」的事情。並且省裏的「進德總會」正在推行「進德」禮義廉恥不得不講。韓主席來命令，從今天六月一日起嚴厲取締婦女穿著奇裝異服。」

於是，分局長發給咱們每人一張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表。取締辦法詳細列在表內。比如，袖子不能短到手肘以上，褲管應長到膝蓋以下。不准露胸裸腿等等。

說句良心話，這樣的事情俺不大贊成，因為這是雞毛蒜皮似的小事情。同時因為那時的煙台日本公開發賣毒品，高麗棒子橫行霸道，強佔民房，警察局長倒不聞不問，反來命令咱們做這些不關痛癢的事情，俺着實認為無聊得很。

咱們分派到各街道去站崗時，平常辦公認真的王傻子對俺說：

「喂，李麻臉，別讓娘們兒迷住了呀，該怎麼辦，必得怎麼辦。」

這小子倒不放心俺。以為俺會對娘們兒送人情。可是，嘿，那時俺也實在對娘們兒迷迷感感的呢。那時俺是光棍。光棍對娘們兒總是迷迷感感的。

俺站在十字街頭，向東西南北街道張望，看看有沒有穿着奇裝異服的娘們兒。

是初夏，太陽光晒在身上，熱辣辣的，暖風吹來，癢騷騷的。真是好天氣。

街頭來來往往的娘們兒，臉孔既白淨又紅暈，穿着各色各樣的初夏衣裳，大屁股扭來扭去，金魚一般。

俺看得出神，老毛病又發作，開始迷迷感感，站在十字街頭，茫茫然不知身在何處。只是在眼前亂幌着大白蘿蔔似的胳膊，笑迷迷的眼睛，隨風飄動的美麗的紗綢的衣裳。

「你跌什麼？渾了不是？」

猛一驚覺，看見分局長站在俺身邊。俺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的，慌張得差點掉下帽子，連忙對他立正敬禮。

「你是幹什麼來的？」他嚴厲的訓斥俺，用肥手指點着俺的臉孔。「叫你來這裏做木棒的麼？」

俺一句話說不出來，只是臉上一股發熱，一股發臊。

「今天的命令你一點沒執行！瞧瞧這街上走道的婦女的服裝！再玩忽命令——開除！」

分局長邁開有馬刺的光亮黑皮鞋，咯咯響，威嚴的走了。

俺對他的背影打立正，敬禮。俺怕他猛的回過頭來。俺是一個傻瓜，他的奴才。

但是俺是活人，有血有肉，給斥罵了，像別人一樣，會發怒。於是俺在崗位上前後左右大踏步的走着。這時恰巧東面娘孃的來了一個娘們兒，她穿着一件銀色的菲薄的旗袍，袖子幾乎短得沒有，裸着腿，手裏拿了一個銀色的皮提包，滿得意的向西走來。

俺等她走近面前，憤憤的攔着她喝道：

「站住！」

起初她吃了一驚，臉也青了；但只一會兒，她由吃驚而鎮靜；隨後竟用她的單眼皮的尖利的蛇眼睛輕蔑的在俺的臉孔上閃動了；並且從她的紅紅的小嘴裏發出像貓叫一樣的聲音：

「什麼事呀？」

不知怎麼一來，俺倒有點發臊，剛才被分局長斥罵後的憤怒給臊去了一半。俺結裏結巴的對她說：

「你這件衣裳，不能穿，袖子太短，衣衩太高，又裸腿……知道嗎？」

她把小嘴唇向下一撇，露出想咬人的白牙齒。

「俺喜歡這樣，你管得着嗎？」

嘿，她倒教訓起俺來了。這還成俺的害臊全給氣光了。俺踏前一步，惡狠狠的喝道：

「俺說你這件衣裳不能穿就不能穿！太短，太……奇裝異服，有傷風化，應該取締……」

俺對那個娘們兒連斥帶喝的說了一頓。其實什麼叫做「有傷風化」俺也不大清楚。

「原來俺這件衣服是奇裝異服嗎？」那個娘們兒的聲音沒有剛才那麼潑野了。俺感到了勝利，傲慢的點點頭。

「就算俺這件衣裳不准穿，你也得用好好的態度告訴人家呀！」她又說話了。那樣子像教小孩的女老師：「決不能隨便吆喝人！難道你的工作是站在街頭攔着女人吆喝的麼？」

他媽的，她這幾句話簡直比分局長的斥罵還狠，刺得俺又氣又臊。很想給她點顏色瞧瞧——把她帶局子；可是第

一次勸告又不能就帶人。

俺正在躊躇，她可昂起頭兒，哼了一聲，向西去了。

算俺倒霉，那天碰了兩個釘子，真氣得說不出話。後來俺打了一警棒拉水車走錯路規的老頭兒，恫嚇斥罵了一個時髦得像女學生的女工，俺的怒氣才略略消散了一些。

從第一天得來的經驗，第二天俺變得聰明些了。看見像喝過墨水的娘們兒或者氣派不同的闊太太，俺便用勸告：「啊，太太，你的衣裳袖子太短呢。沒有穿襪子呢。上頭有命令，這樣子不行呢。」

這些太太們給俺這麼一用軟工夫，有的羞答答的走過去，有的愛理不理的傲慢的噤咕道：

「多無聊！」

如果碰見像審子又不像審子的四六貨，或是每月只掙七八元工錢全花在衣裳上的時髦女工，俺又改變調門：

「喂，幹什麼的，袖子短短的，胳膊大白蘿蔔似的露在外面好看嗎？」

或者裝着一派正經：

「不行！你這是奇裝異服，有傷風化，以後不准再穿！知道沒有？」

於是這些娘們兒全都聽俺的指導，不敢反駁俺一句。於是俺洋洋得意自覺比她們高一等，在崗位上踱步時更穩重有力了。

經過俺勸斥的娘們兒不止七八十個，其中只有一個特別調皮。看她那樣子，既不像喝過墨水的女士，又不像良家的闊太太，說她是四六貨一類的人物也不十分道地，自然女工更不用比了。她穿得挺闊氣，手脖，頸項，全繞着金圈金練，嘴裏的金牙齒也有三四個。有時她和一個西裝小伙子一起走，有時又跟一個穿杭綢的胖子一路，而有時她自己一個人在街上游來游去。

俺也客氣也調皮的告訴她：

「唔，太太。你穿的衣裳不大對呢。以後穿袖子長點的吧。」

她側着頭，藐視的眼光從白金邊的眼鏡裏射過來，傲慢而自尊；就像有錢人家的太太看她的下人時那種樣子。再有一次，她穿着外國姑娘式的帶裙子的洋服，短得剛到膝蓋，兩條肥短的腿裸露着，高跟鞋一顛一顛的走來。俺迎着她：

「姑娘，你沒有穿襪子呀。」

她稍微露出金牙齒，算是俺稱呼她「姑娘」的報答。但只一會兒，她又擺出主人似的尊貴態度昂然走了。

「她媽的，什麼東西！」俺對她的背影吐了一口痰。

換班時回到局子裏，碰到王傻子告訴他這件事情。

他劈頭就說：

「怕什麼？把她帶局子就是了。剛才俺還帶了一個呢。」

「怎麼你帶了一個？」

「是呀。」王傻子平淡的答：「現在局長正在訓她呢。」

俺走到局長辦公室的窗前去，局長站在南首，對一個穿絳色的時髦娘們兒說話：

「現在咱們要提倡「進德」——對中國舊道德要遵守。對於有傷風化的服裝，向來取締的。根據本局警察報告，

曾經勸你三四次注意服裝，你儘是不理睬，現在不得不將你帶局問話。以後你必得遵守本局警察指揮才是。」

局長一派正經，說話堂皇，態度嚴肅，不愧一個好官。

「現在你可以回去了。」

絳色服裝的娘們兒滿臉通紅，低頭走出局子，慌忙坐上洋車。

「調皮的娘們兒，非這樣給她點難看不可。」王傻子得意的說。

俺也覺得這辦法不壞。

兩天以後，那個喜歡用主人的態度答覆俺勸告的娘們兒，又從俺崗位附近蕩過。自然她仍舊短袖，裸腿，高跟鞋，扭着肥屁股。

俺不客氣的對她說：

「俺已經勸告你六七次了，怎麼總不服從呢？」

「服從什麼？」她假裝胡塗。

俺說：「就是服從改變你的奇裝異服呀。」

她又擺出主人的架子，並且氣得很：

「你管不着！」

「什麼？俺管不着？」我睜大了眼睛。

「是的。你管不着！」她拔起裸腿想走了，加上一句：「你不配管！」

俺眼睛冒火，大聲喝：

「站住！」

「幹什麼？」

「不配管，俺就管給你看！」

「你是什麼東西？」她竟罵人了：「敢來管俺？」

俺跳上前去，一把抓住她的裸着的大白蘿蔔似的胳膊。她的皮包就掉在地下。

「走！」

她掙脫俺的手，也不捨皮包，用拳頭捶俺的胸脯，尖聲嚷：

「救命呀！當街搶劫呀！」

娘們兒撒起野來真不好辦，她又是這麼體面的女人，俺停止了抓攬，只是氣得面目發黑：

「走到局子裏去！」

「到局子裏去就到局子裏去！看你的局長敢把俺怎麼樣！」

她爽快得很，拾起提包，逕直走在前頭。大屁股一扭一扭的。

看的人不少，有娘們兒，有老頭兒，青年人，小孩子和狗。

俺緊跟在她後面一點不害臊——「斬狗教猴」教那些時髦的娘兒們瞧瞧，知道俺的厲害。

到了局子，把這個悍潑的女人押進局長的辦公室去。

局長正在低頭看一件公事，一擡頭看見俺解去的女人，臉發黑了，站起來，嘎聲問：

「怎麼？你來這裏？」

俺以爲是問俺，忙領功道：

「是俺把她帶局的。」

「不是問你！」局長大聲喊。臉轉向那女人：「是怎麼一回事？」

她冷靜地答道：

「還是去問問你這位能幹的下人！」

「怎麼送來的？」局長問俺。

「穿著奇裝異服，」俺答道：「有傷風化，不聽勸告。」

「混蛋！」局長跳到俺跟前，口吐白沫星子：「她是……她是俺局長太太。局長太太也好帶局？也好干涉？混蛋！」局長太太俺在做夢嗎？怎麼帶來的女人是局長太太？

突的那個娘們兒乾聲號哭起來，把頭向局長的胸脯頂去，一直把局長頂在牆邊：

「好！你這個沒良心的！你的手下的人竟敢污辱俺，當街抓俺的胳膊，搶俺的錢包，把俺帶局！俺犯了什麼罪！強盜！土匪！——嗚，嗚，俺的媽呀……」

女人頭髮散亂，乾聲號哭，雙腳亂跳，好像要拚命。

局長把女人放在一張椅上，跳到俺身邊，左右開弓，就給俺兩記耳括子：

「渾蛋！你搶局長太太的錢包，當街搶劫渾蛋！」

俺挨着給打的熱辣辣的耳臉，向局長連連打立正：

「是，是，局長，不敢。」

那個女人從椅子裏站起來，不哭了，睜着沒有淚的眼睛，走近來，逼視俺的麻臉：

「你敢把俺帶局子？」她舉起肥手掌狠狠的給俺一個耳括子：「敢當街抓俺的胳膊？」又是一個耳括子：「還搶錢包？」又是一個耳括子！

俺幾乎發瘋，耳朵嗡嗡作響，心裏彷彿有千軍萬馬馳過；但俺不能走開，站在那裏，打着立正：

「是，是，局長太太，不敢，不敢……」

俺豎在那裏，筆直的木棒一樣。

局長許是要安慰太太，對俺大聲喝：

「還不給俺滾出去！」

俺滾滾去了。正值王傻子換班回來，問明底細，對俺嘲笑：

「蠢傢伙，怎麼蠢到這樣田地？連局長太太也帶局了？不會問一問麼？哈哈！真是……」

俺所有的憤怒，一齊爆發，向王傻子的胸脯就是一拳搯去，嘴裏一連串大罵：

「臊你奶奶！舅子！王八蛋！」

當夜俺扯下警察制服，揣了幾塊錢，離開煙台，投了軍。現在咱們是抗日的革命軍，人民的戰士；而俺不再是什麼官僚的奴才，專門打立正敬禮的傻瓜。

二十八年五月

